

言 情 小 說

情 海 奇 緣



上 海 文 業 書 局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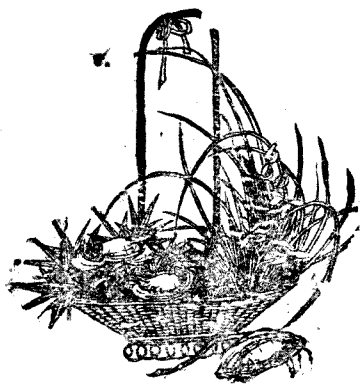
序

言情小說。近年來風尚所趨。觸目皆是。然究其內容。類皆散漫複沓。鄙夷不堪。寓目。夫傳說既以情名。自必文情雙豔。曲折迴環。如過月秋雲。層出不已。然後方能使讀者盪氣迴腸。擊節嘆賞。一如身歷其境。否則失本旨遠矣。令人愛戀傳奇小說者衆。而愛觀愛情小說者尤衆。此固潮流所尚。仰亦天性使然也。文王輾轉反側。嗟我后妃。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他如杜青蓮。季太白等。皆絕代名人。靡不有風流韻事。足見人之不能忘情。情之爲人必愛。余雖非情種。然每讀豔麗傳說。至繾綣綺緃之處。如桓子野聞歌。一往而不能自己。茲閱是書。竣不覺肢慵體懶。忽忽若有所失。而是書香豔溫柔之魔力。真如獻子之加人。

情海奇緣

一等矣。忻讀之餘爰是以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



古越鏡湖散人識

愛情
小說
情海奇緣

第一節 鬧聖會義士感恩

(詞曰)燕趙士流落在他鄉。翰墨場中暫寄跡。風塵隊裏受悽惶。窮途寶可傷。稽康輩青眼識賢良。

排難解紛多義氣。黃金結得少年郎。施報兩相忘。右調夢江南。

話說浙江甯波府定海縣城外養賢村。有個鄉宦。姓祝名廷芳。號瑞菴。休歸林下。平日居官清介。囊內空虛。與夫人和氏。年俱六旬。僅生一子。名玻。字琪生。年始十六。文章詩賦。無不稱絕。祝公夫婦。尤心愛之。常欲替他議親。他便正色道。夫婦五倫之首。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兄弟朋友。所以聖王圖治。經端內則。聖經設教。則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可見婚姻是第一件大事。若草草成就。恐怕有才的未必有貌。有貌的未必有才。有才貌的未必端莊自好。貞靜自持。一有差錯。那時聽其自然。恐傷性。棄而去之。又舊倫與其悔之於終。何如慎之於始。琪生這一篇話。意中隱隱有個非才貌兼全。德容並美者。不可祝公見他說出許多正道理。又有許多大議論。也莫可奈何。便道。小小年紀。就如此難為人事。以後雖有幾家大家。來扳親。亦索付之不理。琪生却惟以讀書為事。與本縣兩個著名的秀士。互相砥礪。一個姓鄭。一個姓平。那姓鄭的名偉。字飛英。家計寒貧。為人義俠。那姓平的名襄成。字君贊。家私饒裕。小滴面黑麻。做人又極尖利。衆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裏核鉤。三人論文作課。

情海奇緣

正是二月中旬。三人文字做定。又借館山。每人一盞一菜。對坐談論古理。引道。得北鄉書。蓮庵中却多有客房。甚是幽雅。這蓮庵。我們何不賃他幾間坐坐。一則可以謝繁。我可以朝夕互相研究。仁兄皆以爲何。英勳躍道。此舉大妙。明日何不即行。但苦無一人去之先容。耳。君贊笑。此事不勞二兄費心。弟可以一力承當。此寺中大士前玻璃燈油。舍妹月月供奉。這住持與小弟極厚。明日待小弟自去向他借房。想來無有不肯。斷無要房金之理。飛英道。不然。仁兄雖與他相知。小弟二人與他從不曾面。却不好叨他。況借家利心最重。暫借則可。久寓則厭。却是送些房金爲妙。琪生道。飛英說得有理。君贊聽說也覺隨機。便道。是是也。是當晚散去不題。次日三人去見和尚。議定房金。則移書請劍匣。進庵讀書。頗覺幽靜。自有過了幾時。又時四月初八。庵中做浴佛會。鄭平二人以家中有事回去。琪生獨住庵內。至半夜。和尚們打兵兵。喧鑼打鐵。擂鼓敲鐘。一直至曉。琪生不曾合眼。只得清早起來。鑽至後殿。去避喧譁。這些人都在前殿吵鬧。後殿寂無一人。琪生纔覺耳根清靜。看了一會。詩興迭起。見棹上有筆硯。隨手拈起。在粉壁上信筆題浴佛勝會七絕一首。

西方有水浴蓮花

何用尺塵洗釋迦

願渡衆牛歸覺路

思教化體涉河沙

題畢。吟咏再四。投筆行至前殿。舉眼見一老者。氣度軒舉。領着一個絕色女子。在佛前拈香。琪生二見。就如觀音出現。意欲向前細看。却見後人亂嚷。只得遠遠立看。那女子聽得家人口中喊罵。回頭一看。與琪

生却好打個照面。隨分付家人道：「不得無禮罵人。」琪生一發着魔。只見那老者與女子拜完了佛，一齊擁着到後殿來。琪生也緊緊趕看。老者同女子四下閒玩，抬頭見壁上詩句墨跡未乾，拭目玩之。贊道：「好詩。」對女子道：「不但詩做得好，只這筆字龍蛇競秀，斷非尋常俗子手筆。」女子亦嘖嘖贊道：「詩句清新俊逸，筆勢飛舞動拔，有凌雲之氣，果非庸品。」老者因問小沙彌道：「這壁間詩句還是誰人題的？」小沙彌尚未回答。琪生正在門旁探望，聽得這一問，便如轟雷貫耳。應聲答道：「學生出筆，貽笑大方。」老者聽得外面聲連忙迎將出來，見琪生狀頗不凡，愈加起敬。兩人就在門首對揖。老者道：「老兄尊姓大號？」琪生道：「學生姓祝，賤字琪生，敢問老丈尊姓貴表，尊府何處？」老者道：「老夫姓鄒，賤字澤清，住在蒲村。原來兄是瑞庵先生令郎，聞名久矣。今日始觀台顏，幸甚幸甚。」兩人正在立談，忽有贊闖來，他是向認得鄒公的，見過禮，就立着接談一會。鄒公別了二人，領着女兒去。他二人就閃在一邊偷看女子臨行，又是秋波回顧。琪生待鄒公行未數步，隨即跟出來，未踰出門耳邊，忽聽得一聲响亮，低頭觀來，却是黃祭祭的一枝金鳳頭釵子，慌忙拾起，籠入袖中，出門外一望，轎已去遠。徘徊半晌，直望不見轎影，方纔回轉，心中暗想道：「妙人妙人，方纔囑家人時，節我看來不是無心人。如他這風釵，分明是有意貽我，難道我的姻緣却在這裏教我如何消受？」忽又轉念道：「今日之遇，雖屬奇緣，但我與他非親非戚，何能見他訴我衷腸？這番相思，又索空虛了一頭走一頭想，就如出神的一般。只管半猜半疑，却說平君贊亦因看見女子，竟軟攤了一般。」已縱看

與鄒公相與。不便跟出來。恐怕鄒公看見不雅。遂坐在後殿門限上。虛空摹擬。不防琪生低着頭。一直闖進門來。將他冲了一個翻筋斗。倒把琪生嚇了一跳。慌忙扶起。兩下相視大笑。君贊道。弟知飛兒不在。恐兄寂寞。所以匆匆起來。又遇見了有緣人。此是生平一快。琪生道。適間鄒老是何等人。君贊道。他諱廉。曾領鄉薦。做過一任縣尹。爲人迂腐。不會做官。壞了回來。聞知他有一令姪。適纔所見。想必就是誰道世間有此尤物。致令我心醉欲死。二人正在雌黃。忽聞殿外甚喧嚷。忙跑出來。只見山門外三四十人圍着一個漢子。也有上前去剝他衣服的。也有把他亂罵。不敢動手的。再沒一個人勸解。琪生定睛看那漢子。只見面如鍋底。河目海口。赤鬚滿腮。雖有衆侮。却面不改容。神情自若。因問旁人道。是何緣故。中間一人道。那漢子賭輸了錢。思想白賴。故此衆人剝他衣服。要他還錢。琪生道。輸了多少錢。那人道。聞說該他們十二兩短頭銀子。琪生道。這也事小。怎沒人替他分解。那人道。相公不要管罷。這干人俱是無賴光棍。惹他則甚。君贊也道。我們進去罷。不必管他閑事。琪生正色道。凡人在急迫之際。不見則已。見而不救。於心何安。遂走近前。分開衆人道。不必亂打他。該你們多少錢。俱在我身上。你們兩個只管隨我進來。遂一手攜着那漢子。同進書房。也不問他姓名。也不問他居住。但取出一包銀子。約有十二三兩。也不去稱。打開對衆人道。此銀是這位兄該還列位。就請收了罷。衆人接着銀子。看歡眼笑。謝一聲。一闕而散。琪生對那漢子道。我看足下一表人材。怎麼不圖上進。却與這班人爲伍。非兄所爲。那漢子空容答道。咱原是山西太

原人姓焦名熊。字伏虎。綽號紅鬚。幼習武藝。舊年進京。指望圖個出身。開知嚴嵩弄權。遂轉過來。想不到此路費用盡。遇見這班人賂錢。指望落場。贏他幾貫。做此盤費。誰想反輸與他。受這些狗的凌辱。咱要打他。又沒理。咱要還錢。又沒錢。虧得相公替我還他。實難爲情了。因問相公姓甚名誰。琪生道。就與他說出姓名。又取三兩銀子。送他作路費。紅鬚也不推辭。接在手中。也不等琪生送他。舉手一拱。叫聲承情了。竟大踏步而去。君贊怨道。這樣友人。咱盟兄也。將禮貌待他。又白白花去若干銀子。可惜。可惜。琪生笑道。人各有志。各盡其心而已。若能擴而充之。即是義俠。豈可惜小費哉。時二人說了一會。却又講到美人身上。你誇他窈窕。我贊他端莊。你說他體態不同。我看他姿容迥別。直論到日晚。各歸書房去了。不知後事的如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二節 題佛贊梅香沾惠

(詞曰)佳人纖手調丹粉。圖成大士。何限相思恨。無端片傷心相叩。楊枝酒作蓮花信。侍兒啣命來。三徑柳嫩花柔。風雨渾。元定連城近。趙蒼苔冷。殘紅褪。却餘香蘊。右調戀花。

說這君贊別了琪生。到自己書房。思思想想。醜態盡露。自不必說。這琪生亦忽忽如有所失。日暮拿着風釵。鼻兒上臭一回。心懷中撻一回。或做詩以消悶。或作詞以致思。日裏做衣襯。夜間當枕頭。一刻不曾釋手。書也無心去讀。飯也不想去吃。只是出神搗鬼的。不知活亡。又說那鄒澤清年及五旬。夫人戴氏已亡。

只生一女。小字雪娥。年方十六。貌似毛施。才同鄒衡。尤精於丹青。家中一切大小事務。俱是他照管。鄒公憤於擇婚。尙未允聘。房中有兩個貼身丫環。一個叫輕烟。年十七歲。一個叫素梅。年十六歲。俱知文墨。而素梅又得小姐心腹。亦善丹青。二人容貌俱是婢中翹楚。雪娥待以心腹。二人亦深體小姐之意。那日雪娥自庵中遇着琪生。心中愛慕。至晚卸粧。方知道失鳳釵。次早呼人去尋不見。一發心中不快。輕烟與素梅亦知小姐心事。向小姐道。小姐胸中事。料不瞞我二人。我二人即使粉骨碎身。亦不敢有負小姐。俱爲小姐思量此事。實爲渺茫。思之無益。徒自苦耳。還望小姐保重身體爲上。雪娥道。你二人是我心腹。我豈瞞你。我常操心。處已恒嚴。既不肯越禮。又焉肯自苦。只是終身大事。也非等閑。聽其後悔。無煩預謀。說罷。唏噓。似欲墮淚。輕烟見小姐愁悶不解。俟去擇過筆硯。道。小姐我與你做首詩兒消遣罷。雪娥道。我愁腸百結。滿懷怨苦。寫出來未免並增惆悵。做他則甚。素梅又道。小姐既不做詩。我與你畫幅美人。頑耍何如。雪娥道。我已紅顏薄命。何苦又添紙上淒涼。就是描得體態好。處總是愁容筆墨。俱成孽障。着手傷心。總多淚痕的。畫他何用。二人見小姐執性。竟沒法處。雪娥手托香腮。悶悶的坐了一會。忽長嘆道。我今生爲女流。當使來世脫離苦海。遂叫素梅去取一幅白綾來。少頃白綾取到。雪娥展放棹上。取筆輕描細寫。圖成一幅大士。與輕烟着人送去。襪來。又分付二人道。如老爺問時。只說小姐自己許的心願。輕烟捧着大士出來。適遇鄒公的。鄒公取來展開一看。見端嚴活潑。就如大士現身。今日緣畫完。問道。是甚物件。

輕烟道。是小姐自幼許的大心愿。此時拿着聖像笑嘻嘻的走進女兒房中道。孩兒只幅大士。果然畫得好。雪娥笑道。孩兒不過還心愿而已。待裱成了。送與爹爹題贊。鄒公道。不是我誇獎你好。據你這筆墨。雖古丹青名公。當不在我兒之上。若是題贊。必得一個寫作俱佳的名儒。方可下筆。不然豈不塗抹壞了。只是如今何處去尋寫作俱佳的人。遂躊躇半晌。忽大笑道。有了有了。前日在庵中題詩的人。寫作俱佳。除非請他來題纔好。裱成之時。待我請他來一題。雪娥道。憑爹爹主意。鄒公點頭。竟捧着聖像笑嘻嘻出去。就着人送去裱好。不兩日裱得好了。拿將回來。鄒公就備禮着人去請琪生。琪生正在庵中無敘思想。但恨無門可進。一見請帖。就欣然喜出望外。正是鳳啣丹詔至。人報好音遲。急急裝束齊整。一同來入至鄒家。鄒公迎將進去。各叙寒溫畢。鄒公道。適有一事相懇。先生既惠然肯來。真令蓬筵增輝矣。琪生道。不知何事。乃蒙寵召。鄒公道。昨日小女偶畫成一幅大士。殊覺可觀。恨無一贊。老夫熟計。除非先生妙筆贊題。方成盛事。琪生道。晚生菲才。恐污令嬈妙筆。老先生道。該別選高人運筆。纔是。鄒公道。老夫前已領教。休得過謙。就起身來請過大士展開。琪生向前細看。極口稱贊道。靈心慧筆。真令大士九天生色。游夏何能贊詞。遂欣欣然拈筆在手。絕不會假一思索。妙筆靈心。一揮而就。

聖像端嚴。遠過瑤宮仙女。神威整肅。殊失螭窟婦娥。慧眼常窺苦海。沉沉現於筆端。婆心欲渡恒河。躍躍形諸楮上。洵慈悲之大士。真救苦之世尊。隻字拜揚聖體。實切皈依。片言歌咏隆光。用申瞻仰。沐手

敬題。謹舒忱悃。

弟子祝 瓊拜跋

琪生之意。句句題贊。却照着小姐身上。鄒公那裏會得到。待他題完。極口稱贊。即捧着大士對琪生道。還有小酌。屈先生少坐。老夫即來奉陪。遂走向女兒房中道。孩兒你看題得如何。雪娥看見。默知其意。贊道。寫作俱工。令人可敬。遂分付素梅將大士掛起。鄒公出來陪琪生飲酒。問及琪生年庚家世。見他談論如流。心甚愛慕。竟舍不得放他回去的意思。因道。先生在青蓮庵讀書。果有高僧接談否。琪生道。庵中到也幽靜。是只僧家行徑。可惜。幸有同館鄒平二兄。朝夕談心。庶不寂寞。鄒公道。庵中養靜固好。薪水之事。未免分心。誠恐葷素不便。究竟不是長法。據老夫管見。恐先生未肯俯從。反覺冒瀆。琪生道。老先生雲天高見。開人茅塞。晚生萬無不遵之理。鄒公道。舍後花園頗有書房可坐。至於供給。亦是甚便的。琪生謝道。雖蒙厚愛。但無故叨擾。於心不安。鄒公欣然便道。你我既稱通家。何必作此客態。明日即當遣使奉迎。琪生驚喜。連應道。領命領命。至晚告別。鄒公尚恐女兒不悅。當晚對女兒道。我老人家終日兀坐。甚是寂寞。今見祝生傾蓋投機。我意欲請他到園中讀書。與他做個伴侶。已約他明日過來。你道何如。雪娥聽說。喜出望外。應道。爹爹處事自有主意。何必更問孩兒。二人商議已定。只待次日去請琪生。再說琪生當晚回庵。就與鄒平二人說知。飛英倒替琪生歡喜。只有君贊心中悞悞。閒話休題。次早鄒家來接。琪生即歸家。告知父母。回到庵中。遂別了飛英君贊。帶一個十四歲的書童。并書籍。逕到鄒家。鄒公倒屣相迎。攜手同

至書房已收拾得干淨。自此鄒公時常出來與琪生談詩論文。各相傾倒。只是琪生之心不在書之內。一段精神全注在雪娥小姐身上。却恨無一線可通。一日午後。素梅奉小姐之命到書房探望鄒公。鄒公不在。只見琪生將一枝鳳釵看過。又看。想過又想。戀戀不捨。少頃又放在心懷。前素梅認得是小姐之物。好生奇異。急跑轉來對小姐道。奇哉怪哉。方纔到書房請老爺。老爺却不在。只見祝相公也有一隻鳳釵。後來放在懷中。恰似小姐前月失去的一般。雪娥道。果然奇怪。怎麼落在他手內。須沒個法兒去討來。便好。輕烟在旁面笑道。可見祝相公是個情種。把鳳釵放在懷內。是時時將小姐捧在懷內。一般雪娥深喜。默然不答。輕烟反說。若要鳳釵。必待了人靜。俺老爺睡了。就要素梅姐去取討。若果是小姐的。他自然送還。雪娥道。有理。等至人靜。黃昏。素梅來到書房門首。只見琪生反着手在那裏踱來。踱去。若有所思。素梅立在門外。不敢進去。琪生轉身看見一個美人女子。疑似絳仙謫凡。便深深作揖道。我輩何事惠臨。素梅含羞答道。我家小姐前因在庵中失去一釵。我輩盡遭怒氣。聞知相公拾得。特求返趙。琪生大驚道。你怎知在我處。素梅道。適纔親眼見的。琪生掩臉微笑道。釵是有一枝在此。須得你家小姐當面來討。方好奉還。素梅道。妾身有事。乞相公將鳳釵還我罷。琪生又笑道。你既身上有事。我就替你作了去。素梅見他只管弄情調舌。漸漸有些陟邪。就轉身要走。早被琪生上前一把攔住道。姐姐愛殺我也。若不賜片刻之歡。我死也。我死也。素梅苦掙不得脫身。紅了臉道。相公尊重人來撞見。你我俱不好看。琪生道。夜來人

靜書童正在睡鄉。還有何人。一面說。一面將他按例草茵之上。素梅料難脫身。口中只說小姐害我了。小姐害我了。素梅此時只得聽他所爲。有詩有證。

月掛柳梢頭。爲金釵出畫樓。相摟相抱。尙有得甜宮娥。閉羞浸撲。咬牙閉目。厨承受。沒來山風狂雨。酒樓着許多憂。

素梅原是處子。未經風雨。幾至失聲。琪生雖略微其意。素梅已是難忍。事畢。腮紅已染羅裙矣。素梅道。君不嫌下體。探妾元紅。望君須記今日。妾有死無恨。琪生笑道。只賴你情長。我決不負汝。素梅說道。我若情長。狗彘不食賤妾。琪生道。情長就是。何必設誓。又摟了素梅。素梅道。久則生疑。快放我去。後來時日甚長。何須在此多刻。琪生遂放手。素梅將羅裙整一整好。同琪生進書房來。琪生燈下看看。越發可愛。你將釵與我去罷。琪生試他說。你方纔說小姐討釵。分明是小姐令你來取的。怎又瞞我。素梅微笑。琪生愈加重問。素梅纔把真情與他說知。又笑道。我好歹撮合你們成就。只是不可從新。歷舊。琪生大喜道。你今日之情。我已生死不忘。况肯與我撮合佳人乎。因問素梅求詩。素梅道。你做一首詩。并釵與我帶去。自有妙處。琪生忙題詩一首。取出鳳釵一齊交付。又囑他道。得空而來。切勿誤我。望眼將穿。遂攜手走至角門而去。不知雪娥見詩如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三節 做春夢驚散鸞儂

(詞曰)山盟海誓。攜手同心。喜孜孜。笑把牙床近。現銷魂。又銷魂。今宵纔得鴛鴦並。繾綣含羞。解香羅。着意親。恨嬌奴何事虛空。又打斷我風流佳興。右調憶娥眉。

說這素梅拿着詩與鳳釵進來。遞與小姐。又說祝相公許多思慕之意。雪娥且不看釵。就將取來的詩。打開一看。驚喜道。就是杜李之手。亦離勝他之筆。

美人不解贈相思

可念蕭郎腸斷時

空抱鳳釵憑寄恨

從教花月笑人癡

雪娘愛卿 粧次

薄命生祝瓊泣筆題

雪娥看到空抱鳳釵。憑寄恨這一句。長嘆一聲。輕烟在旁道。據他詩意。未知小姐一片苦心。禮無往而不答。小姐何不步他韻。也做一首回他。使他曉得。豈不是好。雪娥道。我是一個閨中弱女。不便輕出手筆。素梅道。小姐差矣。既要訂終身之約。何惜片紙。若恐無名。則說謝他鳳釵亦可。雪娥情不能制。又被二人說動機關。也就依來韻和詩一首。仍着素梅送去。素梅依舊出來。門已關上。只得回來。到次晚。纔管燈去。琪生拆開一看。見是和韻的一首詩。

夢魂不解爲誰思

悶倚闌干待月時

愁積風釵魂欲斷

幾回無語意多癡

琪君才人 文几

弱質女郎雪娥端肅和

琪生讀畢。歡喜異常。遂起身。攬着素梅道。這道優旨。卿之力也。這番該謝月老了。又欲與他雲雨。素梅道。

昨晚創苦。今日頗覺狼狽。俟消停兩日。自當如命。君且強忍。以待完膚。琪生見他堅執。也不相強。遂作一詞。折做同心方勝兒。遞與素梅道。與我多多拜上小姐。此恩此德。已銘肺腑。但得使我親親芳容。而陳寸衷方好。若再遲遲。恐為死灰焦骨。不獲剖肝露胆。雖在九泉之下。不能無恨於小姐矣。素梅笑道。好不識羞。那見要老婆的。是這等猴急。你若不遇我時。就急死了。是誰來救你。琪生笑道。你須如此好好與我方便。那時你也得自在受用。就說啞了一口。一徑往內來。就將此詞呈上。那時雪娥一看。便是短詞。

昨惜鳳雛歸去。今啣恩詔飛來。拭却盈盈淚眼。翻悲成愛。就此日勝如年。時掛相思債。卿知否。淒涼態。早待佳期。莫待枯腸壞。右調泣相思。

雪娘愛卿 粧次

沐恩生祝瓊拜書

雪娥看罷。鍾情愈癡。不覺潸然淚下。素梅輕烟齊生道。小姐你兩下既已心許。徒托紙筆空言。有何益處。不如約他來當面一決也好。雪娥道。此事羞人的。這却如何使得。二人又道。佳人才子配合。是世間美事。小姐你是開達的人。怎不思反經從權。效那卓文君故事。也成一段風流佳話。若拘拘禮法之中。不過一村姑之所為耳。何足道。當面失却才子。徒貽後悔。竊為小姐不取也。雪娥呻吟不語。二人見如此光景。是亦沒擺佈。看看雪娥日覺消瘦。精神愈倦。那琪生雖得素梅時來救。實有心於小姐。眼望將穿。就是有素梅傳消息。詩詞往來。終是虛文。兩下愈急愈古。一日素梅到館。琪生求他設計。素梅道。我窺小姐之

意未必不欲急成。只是礙着我們不便。所以欲避嫌疑。不好來見你。今我將裏面角門夜間虛。你竟闖將進來。則此箭必中矣。琪生喜道。既如此。就是今晚。素梅道。他今日水米不曾粘牙。恢恢而睡。那有精神對付你。料然不濟。還是遲一日的好。二人語說完。又行些不可知的事。方纔分手。到次晚。恰好鄒公不出來。琪生老早催書童睡了一路悄悄走將進去。果然角門未關。輕輕推開。看見裏面有燈。想必就是小姐臥房。戰戰兢兢。一直到門前一張裏面無一人。想道。奇怪。莫非差了。因急急復轉身。只見房門外一個人點着紙燈走將進去。琪生大驚。暗暗叫苦連天。正沒有躲處。遂潛身伏在窗下偷眼一看。來的是一個標緻了環。暗想道。素梅曾說小姐房中還有一個貼身了環。名曰輕烟。莫非就是他。到好個人材。讓他過去。遂大着胆子。後面悄悄走上。搭他的背問道。你果是輕烟。到此麼。輕烟忽然見個人走來。着實嚇了一跳。忙問道。是誰。及跑近看時。却認得是琪生。已有三分憐愛。便道。你是祝相公到這裏來何幹。這是我小姐臥房。豈是你進來得的。琪生見他既是輕烟。便來摸他。輕烟待要跑時。燈已打息。被琪生緊緊抱住。輕烟道。休無禮。我賊將起來。想你怎麼做人。琪生與不能過。休道就有人來。我也不怕。決不空回。竟按倒行強。輕烟道。這事也得人心願意。怎麼就硬做。琪生說道。愛卿情切。不得不然。伸手就去扯裙扯褲。輕烟纏得氣力全無。嚇他道。快些放手。小姐來了。琪生笑道。不妨。正要他看我們行事。輕烟哀求道。待我明日到你書房裏來罷。此時決不能奉命。琪生也不答應。只是纏。輕烟沒奈何道。從你從你。只是這路口。恐人撞

見了不雅。我與你到角門外之空房裏去。琪生纔放他起來。緊緊捏着他手同往角門之外。時輕烟又待要跑。却被琪生抱向那空房深處。琪生恣意狂蕩。正是未到午門朝鳳闕。先來花底序鸚班。原來輕烟年雖十七。尙未輕破。一段嬌啼宛轉。令人魂銷。琪生兩試含葩。其樂非常。雲雨已畢。琪生見他愁容可掬。愈加憐愛。琪生攬在懷中。悄悄問道。小姐怎麼不在房中。輕烟道。老爺見他連日瘦弱。懶吃茶飯。特意請他過來。勸他吃些晚膳。想此時將散了。放我去罷。琪生還要溫存半晌。忽聽得鄒公一路說話出來。却是親送女兒回房安歇。輕烟忙推開琪生。一頓而走去了。嚇得琪生沒命的跑到書房。忙把門掩了。還喘息不定道。幾乎惹出事來。又想到。料今晚又不濟事。上床睡了。到次日。聞知鄒公在小姐房中。又不曾進去。一連十數日。專望空際。琪生急得無計可施。只是長吁短嘆。一日薄暮。正在無聊之候。只見素梅笑嘻嘻的說道。失賀失賀。琪生道。事尙未成。何喜可賀。素梅道。又來瞞我。新得妙人。焉敢不賀。琪生料他曉得輕烟之事。便含糊答應道。不要取笑。且說正話。今來不妨。素梅說。我正爲此而來。老爺連日勞倦。已睡多時。你今進來不妨。素梅說完。先去。琪生隨即也就進去。到房門口。張看。只見小姐雲鬢半拖。眼眉不展。弛息而臥。素梅與輕烟在燈下抹牌。二人見琪生進來。便掩口而笑。琪生走向前輕輕攬抱小姐。以臉倚香腮。雪娥夢中驚覺。見是琪生。嚇了一跳。羞得滿面通紅。忙要立起身來。琪生抱住不放道。小姐不必避嫌。小生爲小姐魂思夢想。廢食忘殮。又蒙小姐投我以詩。終身之約。不言而喻。情之所鍾。正在此詩。

耳。何必作此女兒之態耶。輕烟素梅亦勸道。小姐你二人終身大事在此一刻。我二人又是小姐心腹。並無外人得知。何必再三疑慮。只管推阻。虛此良夕。雪雪含羞說道。妾之心事。非圖色慾。只爲慕才使然。故不惜白媒越禮。多露貽譏。君如不信。請觀妾容。然備恐一朝訂約。異日負盟。今妾有白頭之嘆。君亦當審慮耳。琪生聽到此處。就立起身來。攜着小姐手道。小姐慧思。我二人何不就在此燈前月下。明心見性。誓同衾穴。何如。遂雙雙在階前同發一誓起來。雪娥拔下鳳釵。向琪生道。當初原是他爲媒。你還拿去。以爲後日合歡之驗。又題詩一首。贈與琪生道。

既許才人入誘閣

勞心渾似絮沾泥

春山倩得張君賞

不比臨流捉葉題

琪君才人

辱愛妾鄒雪娥斂衿書

琪生將此詩玩索了一遍。然後將此鳳釵與詩收訖。也題詩一首答道。

感卿金風結同心

有日于歸理瑟琴

從此嫦娥不孤影

共期偕老慰知音

雪卿可人唱隨

沐恩夫祝瓊題贈

雪娥也收了。琪生又將小姐摟着同坐。情興難遏。意欲求歡。連催小姐去睡。雪娥含羞道。夫妻之間。以情爲重。何必圖此片刻歡娛。琪生已不能待。竟摟着小姐到床前。與他脫衣解帶。雪娥怕羞。將臉倚在懷內。憑他去脫。琪生先替小姐脫去外衣。解開內褂。已露胸前鷄頭嫩肉。抽手去拈。真真泥如絮。情興愈濃。忙

將自己巾幘除去。卸下外衣。正待脫小衣。忽聞外面一片聲亂叫。相公嚇得他魂不附體。雪娥忙對琪生道。你快出去。另日再來罷。琪生慌慌張張巾也沒工夫戴。就拿在手中。挾着衣服。拖着鞋子。飛奔出來。輕烟忙將角門關上。琪生奔到書房。原來是書童睡醒起來撒尿。看見房門大開。就去床上一摸。不見相公。只說這在外面步。時值十月中旬。月色皎然。及走到外面。四下一看。並不見影。叫了兩聲。又不應。尋又不見。二時就害怕起來。因此大聲喊叫。琪生回來聽見這個緣故。心中恨極。着實很打一個半死道。我去外面出恭。自然進來。你怎麼半夜三更大驚小怪。驚嚇人。好生可惡。今後若再如此活活打死。正在喊罵。鄰公着人出來查問。琪生回道。方起來解手。被書童夢魘驚嚇。在此打他。家人見說。也就如此報鄰公去了。琪生又趕書童快睡。自己却假意在門外閒遊。心中甚急。好不難過。聞得人聲俱安。書童哭了一會。也自睡了。他放心又摸進去。誰知角門已閉。輕輕敲了兩下。並無人應。低頭垂手而回。跌脚嘆道。一天好事。到手功名。被這蠢奴才弄壞。愈思愈恨。走門前將書童打上幾下。書童驚醒。不知又爲何事。琪生無計可施。只得涕泣登床。偏睡不穩。細細牽摸。只管思量。只管懊悔。情急不過。又下床來。將書童踢上幾脚。半夜之間。就將書童打了一二十頓。這事那裏說起。登時之間。自己氣得身上寒一陣。熱一陣。病將起來。這一場大病。大有關礙。誰知同林鳥分開各自飛。不知二人後事若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四節 活遭似親嘗稀味

(詩曰)

風流嘗情風流味

始信其中別有香

五味調來滋味美

便宜單占人中黃

話說琪生好事將成。爲書童驚散。一夜直到天明。眼也不曾合一合。老早起來。就覺頭眩。意欲再去復睡。片時。只見輕烟拿着一帖子進館。琪生展看。却是一首小詩道。

劉郎誤入桃源。驚起鴛鴦好夢。今宵訴出百般愁。靚面兒教人知意。燈前說誓。月下盟心。直恁多情。種
攜雲攬雨。顛鸞倒鳳。好事多磨折。忽分開連理枝頭。殘更揆盡心如痛。想是綠慳。料應薄倖。不爲妬花
風。右調一叢花

琪君良人 心鑑

辱愛妾鄒雪娥斂衽端肅書

琪生玩詩。喜動顏色。對輕烟道。昨晚心胆皆爲蠢奴驚破。臨後進來。角門又閃。幾乎把我急殺。今早起來。身子頗覺不爽。又承小姐約我。教我不能不心焦。輕烟道。我們嚇得只是發戰。老早把門門好。在裏面嚇出一把冷汗。那裏就得這樣的事。一頭說。一頭將手去摸琪生額上。道。有些微熱。不要到風地裏去。須保重。身體要緊。我去報小姐知道。琪生說。我這會頭目昏黑。不及回書。煩姐姐代言鄙意。說今晚相會。總容面呈罷。輕烟點頭。急急而去。琪生打發輕烟進去。轉身進房。愈覺天旋地轉。眼目昏黑。立腳不住。坐在床邊。倒身睡下。將帖壓在枕下。不一時。渾身發熱。寒戰不已。鄒公聞知。忙來問候。延醫看視。藥還未服。只見素梅輕烟二人齊至在此。手中拿着兩個紙包道。小姐聞知相公有恙。令我二人前來致意。相公教他千萬

不可煩燥。耐心調理。後日有時相會。今晚不能去也罷。若有空時。小姐自己出來看你。俟你玉體少安。自然來相約。今日切勿走動。這是十兩銀子。送你爲藥餌之資。這是二兩人參。恐怕用着。又想相公如要甚物件。可對我們說。好送來。他如今親自站在角門口候信。你果有什麼說。琪生感激不盡。泣道。蒙小姐與姐姐這番掛念恩情。我何以報答。與我多多拜上小姐。說我無大病。已覺漸好。教他不必焦心。減損花容。少刻若能平復。晚上還要進來。再容會面拜謝。考呈欸賜。若缺甚物件。自來取討。不勞費心。小姐自己珍重。方慰我心。輕烟將參與銀放在琪生床裏。素梅又替蓋好被。此時二人摩摩摸摸。百般痛熱。恨不能身替。怕有人來。來着眼淚致囑而去。琪生剛欲合眼。適鄭飛英與平君贊二人來探望。見琪生病倒。就坐在床邊問安。鄒公也出來相陪。琪生見二人來到。心中歡喜。勉強扶病坐起。平君贊就去拿枕頭替他撐腰。忽見枕下一帖。露出愛妾兩個字來。就自心疑。將帖取來。放在袖中。與琪生談了一刻。遂起身小解。悄悄一看。妒心忽生。想暗道。這女子怎麼被他弄上手。大奇大奇。然而當日原是我與他同看見。焉知他不屬意於我。你却獨自到手。教我空想。殊爲可恨。他心中籌算。在外踱了一會。進來約飛英同去。鄒公因二人路遠。意欲留宿。君贊道。只因晚生還有不得已之事。未曾料理。容日再來叨擾罷。琪生亦苦苦欸留。飛英也道。我們與祝兄久別。又未深談。且祝兄抱恙。不忍遽回家。蒙賢主人愛客。我們明日去罷。君贊道。小弟原候奉陪。但有一舍親。選了明日起程。不得不送。耳。琪生恃在知己。便取笑道。盟兄怎麼只在熱灶添

火不肯冷灶增柴。這樣勢利。鄒公與飛英大笑。君贊開言。如刀鑽入肺腑。仇恨切骨。勉強陪笑道。不是這等說。小弟還要脩一封書。寄進京去。候個朋友。不專爲一饑而行。再不然。可留飛英兄伴兄一談。小弟明日再來把臂如何。飛英道。既是平兄有正事。不可悞他。小弟在此。明早會罷。君贊隨即別了三人。悻悻而去。琪生原無大病。因連日辛苦。又受了些寒。吃了些驚。着了些氣。一時發作。醫生用些表散藥服了。就漸漸見好。那枕下帖子。是昏迷時所放。竟自己也記不得。雖不能作巫山之想。却因身體尙未全愈。小姐又分付今晚不要進去。遂與飛英談心。倒也沒有掛碍。飛英直至次早方回。雪娥諸人。時常偷隙問安。自不必說。且說君贊自在路上。切齒恨道。這窮鬼畜生。我因你有些才學。所以與你相好。你倒獨占美人。我不怪你。也就發了。你又當面譏笑我勢利。剝我面皮。幸虧我有些家私。難道我反不如你。這窮鬼倒要去奉承人不成。如此光景。好生輕薄。可恨可惡。須思一計趕散。纔出我之惡氣。却又想道。那個好女子。可惜這一窮鬼獨占。我難瞑目。心中左思右想。無一妙策。因又取出詩帖展玩。一發興動。就是思極計生。忽然點頭道。必須如此如此。使他迅雷不及掩耳。萬無不妥。趕至家中。做起一張揭帖。央人謄清。放在身邊。次日又到琪生館中。君贊假作驚惶之狀道。昨日失陪。負罪不淺。今日特來報兄一件大禍事。作速的計較計較。就在袖中取出揭帖。遞與他看。琪生接來一看。

揭爲淫廟宮牆。污蔑紀綱。大傷風化。穢法事。今有惡衿祝瓊。身讀孔聖之書。卓越先王之禮。不思捉筆

蹂躪門。慣爲鑽穴。那忘浪墨。扳月柱。惟解偷香。正是賈僧班頭。宣淫領袖。鄒氏翁里中仁人。爲憐才而招席。祝姓子人中禽獸。拍假館以吞鳳。既已升堂。復入於室。不止窺穴。又踰其牆。樓處子鄒翁女也。彼夫去祝姓子。名其不足。更有不可知者。又願之他。揆之何必同焉。彼施此受。在女子猶寬其責。先強後從。於土人更何其誅。凡屬同人。鳴鼓而攻。猶可。合里人民。鼎烹而食。何傷於是。謹修短揭。遍告合城。共殲淫俗。以肅閭化。是揭。

琪生不看則已。一看就驚得面如土色。半日不能言語。氣得發汗如雨下。君贊道。此一張是我看見。故此揭來。外面不知還有多少哩。此事非同兒戲。關係兩家的身家性命。盟兄快些籌畫緊。小弟告別。琪生扯住說道。兄且不要去。爲今之計。何以策我。君贊道。此事都老想未必知。若得此時。怎肯與兄甘休。我想別無計較。千着萬着。走爲上着。乘他未知。快些走罷。此是妙計。琪生道。若是走時。家裏是藏不得。還是到那裏躲避好。君贊道。既沒處去。且到我家去住幾天亦可。琪生再不細詳其理。一味心懼。真算得沒主意。就悄悄叫一小童。急跟君贊到家。君贊就安他在外面書房內住下。琪生暗想道。這禍是那個起的。這揭帖又有名姓。我這事神鬼不知。外面人怎能曉得。就是曉得。與他何因。便出帖揭。我再摸頭不着。又想道。我也罷了。只是害了小姐。與輕煙素梅三人性命。豈不教我痛殺。不如死休。又反自解道。莫忙。且聽消息。何如。思來想去。不覺大哭。到次日就打發書童回家。安慰父母。因分付道。如老爺奶奶問時。只說相公是

因個朋友有要緊事約往象山縣去不得回家面說却叫小的來說你也不必來了切不可說我在這里萬一鄰家有人來問也是如此應答不可有愧書童應聲而去不說琪生在平宅其說鄰家不見琪生主僕二人好生驚訝只道有要緊事到象山去了鄰公也就不問不在話下單說君贊用調虎離山之計將琪生藏在自己家內私自想道這畜生雖然調開只是我怎麼到鄰家與小姐相會就能相會着能使他必從想一想道有了我不若執他情詩到明日晚上竟悄悄進他房中若順我就罷若不從時我將此帖挾制他不怕他不從豈不妙哉於是備酒到書房之中與琪生同飲慢慢試問他的事情往來的路徑門戶琪生是個忠厚之人見他患難相救信爲好人遂盡情告訴了一毫不瞞君贊甚是揚揚得意此一段事正合着兩句古語道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次日君贊出城到蒲村先尋了着脚之所到晚帶着情詩向鄰家而來因來時值十月下旬沒有月色君贊爲人素性畏鬼這日爲色所迷大着胆子前來纔走幾家門首忽聞背後悉索之聲却是自己身衣上抓了一根刺枝子拖在身上响他那裏曉得天又昏暗聽得後面响回頭又不見人登時毛髮皆豎還要掙扎往前行走响聲漸漸緊急他心中更怕道古怪及站住聽時又不响了及起步走時又响起來嚇得渾身汗如雨下被風一吹一連打了十幾個噴嚏一發着忙將自己額上連拍幾下道啐啐假意發狠伸

手露臂道。是甚邪鬼。敢來近吾。我不怕的。口雖如此說。却心慌而意亂。不管是路不是路。一味亂走。脚底下却七高八低的。愈走得快。愈响得高。儼然像有個人趕來一般。他初時還勉強掙扎脚步不鬆。略放快些。到後來聽得背後响聲。却狠。只不離他。就熬不過。怕只得沒命的飛跑起來。誰想這件東西。偏也作怪。待他跑時。這東西在他脚上。身上亂撞亂打。他見如此光景。認得是個鬼來。迷他。只顧奔命。口中亂喊。菩薩爺救。我心虛胆戰。不料一個倒栽葱。跌在糞窖裏。幸喜糞只得半窖。只齊頸項淹着。渾身尿水。臭不可言。地窖又深。不能上來。欲待喊叫。開口就流進來了。連氣也不得伸一口。拚命挨到天曉。幸一個人來出恭。纔看見。即去叫個人來撈起。君贊站在地上。滿頭滿臉屎塊。只是望下滾來。還有兩隻大袖。滿滿盛着。一毫未動。連連把巾除去地下。將衣服脫下來。河邊去洗臉。洗身上。却沒有褲子。換下身。就不能洗。遠近人來見的。何止一二百人。看了笑個不止。俱怕臭味。誰來管他。起先糞浸之時。糞是煖的。故不覺冷。如今經水一洗。寒冷異常。登時發起戰來。看頭黃臉黑。形狀一發難看。正在危急之際。鄒公領了家人。拿衣服來與他洗臉。原來鄒公家住前面。有個小價也來觀看。認是君贊。回去報知鄒公。鄒公就忙來救他。爲君贊惡狀難堪。忙問其故。君贊又羞又惱。答道。昨夜爲鬼所迷。失脚踏下去的。鄒公笑道。那裏有這事。分付家人快將平相公衣服拿去河中洗淨。家人去取衣服。却提起一根大刺針條子來。鄒公大笑道。我說那裏有鬼逐人之理。原來是這件物事。平兄爲他吃了苦也。君贊方纔明白。又氣又苦。又好笑。鄒君

遂同君贊到家重新沐浴更衣。因而留宿。君贊暗思道：我爲小姐吃此大苦。他怎知道。幸喜就在他家宿歇。真是緣法輻輳。但只是失落情詩。就沒了把柄。怎麼處。又道罷罷。左右是砌相了。好歹走他一遭。萬一做出來不妥時。就惡失了這老者。也不爲希罕。難道我有甚事求他不成。若是僥倖妥帖。也不枉我這一番苦心。算計已定。直到晚上。待鄒公進內。人已安靜。他却尋路。一直走到書房。角門關得緊緊。他就將門彈了兩下。恰好素梅在階沿上玩耍。聽得門响。走來問道是誰。君贊道：我是琪生。素梅一發轅。聽得是祝郎。正在渴想之時。忙將此門急開了。上前一看。隱隱不像。他又問道：你是那個。君贊道：實不相瞞。我是平君贊。來見小姐的。素梅怒道：該死胡說。還不走你娘路去。葬你的齷。君贊見罵得切實。頓足道：葬你齷坑。這句話。罵得我刺毒。罵得我很。我也那裏尋這樣一句毒的回他。纔好。便道：你這偷琪生的精。休得口強。右把柄在我手裏。好好叫小姐出來。便罷。不然我若惱起來。叫你們俱不得干淨。素梅見他語有來歷。便道：你既要見小姐。且立在門外。待我通知。再來接你。君贊見他口軟。想是中計。料道必妥帖。點頭籌腦道：我在此立等。你去說來。素梅依舊將門關上。急來對小姐說不好了。祝郎不知那有破綻。落在早間。那個平吳粗眼裏。他公然來硬做。好生無狀。怎麼回他。雪娥嚇得啼哭起來。輕煙也想得沒法。想一想。生個急智。對小姐道：說不得了。我有一計在此。萬一事聲張。我與素梅二人承當。必不累小姐。雪娥拭淚道：你有向計。輕煙道：小姐不要管我。也不要做聲。只憑我與素梅做來。便見管教。他又做落蕩雞回去。因

走向素梅耳邊道。如此如此。素梅笑道。好計。我去招他來。輕煙待素梅出來。就將外門閉緊。素梅走去。獨開角門。抱怒道。我爲你去說。不打緊。倒將我一頓大罵。君贊道。他難道不怕死。梅素道。你這人原來是個活現世報。那裏有外人欲見小姐。倒教了頭去明說的理。縱欲相見。也避嫌疑。自然不肯。君贊被他一句提醒。便笑道。好個伶俐好人。說得是。待我自去看他如何。就走進門來。素梅將角門仍舊關好。同他到外門口。君贊就去輕輕一推。那裏推得動。向素梅道。怎麼得進去。素梅低低說道。傍邊牆上有個雪洞。你從那裏進去。甚便。素梅就領他到洞邊。君贊見雪洞甚小。只好容一身。裏面却明晃晃的點着燈。君贊道也罷。我從這裏進去。你須撮我一撮。素梅當時將他身子撮起。君贊遂探頭鑽入雪洞。將及半截身子之時。素梅咳嗽一聲。裏面輕煙將他頭腦揪在手中。外面下半截身子。又被素梅拖住了。君贊兩手腳。又緊緊的擠在雪洞裏。內外齊齊往下發很捺住。幾乎連肚腸俱拖出來。君贊兩頭受虧。疼不可忍。正待要喊叫。只見輕煙一手揪住。一手拿着一把尖叉。尖叉快若剪子。在他臉上刺一下道。你若則出聲。我就立刻截斷你的咽喉了。君贊連忙道。我再不敢出聲。千萬莫用剪子。只求略放鬆些。我腸已壓出來。叫道。外面的好奶奶。我的腳筋已被磕斷。再不敢鬆時。我的尿水壓出來了。苦苦哀求道。二位奶奶。我從今再不敢肆求饒我罷。我渾身疼死也。疼得叫苦連天。將娘娘奶奶無一不叫。雪娥在傍倒轉愁爲笑。輕煙數說。罵上一會。問道。你說把柄在那裏。君贊道。其實有詩一首。昨日被屎浸爛。一時沒有。輕煙與素梅不信。將他逼

身亂搜。果然沒有。輕煙道：你怎的敢進來舞鬼。好好實說。我就饒你。若有半字糊塗。只是藥死你便罷。君贊不肯實說。輕煙與素梅併力齊往下。就只一捺。君贊疼得話也說不出來。輕煙將他臉上又是一剪子。君贊骨節腫脹。頭面甚痛。只是要命。遂將待詩做帖揭。嚇他逃走。自己進來緣由直招。三人也暗自吃驚。又問道：問得相公往象由去了。果是爲此事躲避麼。君贊道：正是。輕煙又叫小姐。將筆硯過來。又取一張紙。放在他面前。却將繩一根從雪洞內塞過去。叫素梅將他兩腳捆緊。又帶住一隻左手。又將一根繩扣在他頸項之內。一頭就繫在桌腳下。然後將他一隻右手探出。對他道：你好好寫一張的服狀與我。就放你去罷。君贊曉得他的手段。就下是這拘。揚筆問道：這是怎樣的寫法。輕煙道：我就與你寫。君贊提筆依着就寫道：

立服狀罪衿平襄成。於四月初八日。在青蓮庵。遇見鄉澤清家小姐。遂起淫心。妄生奸計。不合誣鄰氏。與同窗祝琪生有染。遂假搆揭帖。飛造穢言。包藏禍胎。挑起釁端。欲使兩下與我。自得漁翁之利。不料奸謀不遂。惡念復萌。又不合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晝夜突入綉房。意在強姦。鄰氏不從。大喊救人。竟爲家人捉住。決要送官懲惡。自己再三恩求。保全功名。以待自新。故蒙赦免。了他廉恥。此情是實。隻字不虛。恐後日到官無憑。立此服狀罪案。

立服狀罪衿平襄成

君贊寫完。不得已畫了花記。付輕煙取交小姐收好。却笑對君贊道：你此大罪。却饒不得。待老娘來擺弄。

你遂將他頭髮剪得精光了。又將拿個淨桶。拿一桶糞。將他耳眼口鼻俱塞得滿滿。把黑墨替他打個花臉。然後將索解開。就往外一推。跌在牆下。素梅還怕他走。緊緊過來相幫。輕煙拿過淨桶出來。一人一個碗。把君贊沒頭沒臉亂澆。將來君贊雖出雪洞。正跌得天昏地暗。遍身疼痛。見他二人。又來澆尿。急急的抱頭跑出角門。如飛而去。輕煙二人。開上角門。一路笑將進來。雪娥也微微含笑。三人進了房。議論又愁。祝相公不知此信。未免留滯象山。怎得傳信與他。教他回來。三人愁思。自不必細說。閒話略過。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五節

愛情郎別人挑擔

（詩曰）喜得情人見面。嬌羞劍在郎懷。護持一點待媒諧。又恐郎進等待。教妾柔心磨學。游蜂何處

安排。權將竊玉付墻梅枝代。半宵恩愛。右調西江月

說這君贊又弄了一身臭尿出來。這一遭臉上到少。口內却多。竟有些恰管鑑在肚裏。頓足恨道。活遭瘟。連日怎麼慣行的尿運。這樣焚香。其實難管。幸而那房中有燭。又有二壺茶。取些數了口。脫却外衣。將號臉與身上。一壺香茶。用得精光。身上還只是稀臭的心內想道。天明鄰老出來。見我這樣。斷無禮貌。成何體面。就有許多不妙。不若趁此時走了罷。遂踰垣而去。天已微明。急急回到自己家內。悔恨不已。恰琪生也纔起來。出書房外散步。却遠遠望見兩美人在那面。那一個年少的。真是天姿國色。麗艷非常。又那

女子臉正向外。見琪生進來。也偷眼看見。琪生魂迷意戀。欲要停步細看。却不好意思。只得退出來。心中暗道。今日又遇着相思債主的。那二女子是誰。原來君贊父母已亡。家中止有一妻一妹。那個年長的是君贊妻陳氏。也有六七分容貌。却是一個醋葫蘆。色婆婆。君贊畏之如猛虎。那個年少的。正是君贊妹子。字婉如。年方十六。生得傾國傾城。嬌媚無比。櫻桃一點。金蓮三寸。那一雙好眼。如凝秋水。真令人魂銷。女工自不必說。更做得好。又彈得好琴。父母在日。也曾許過人家。不曾過門。大夫就死了。竟做過望門寡。哥哥要將他許人家。他立志不從。定要守孝三年。方纔議親。故此尙未許人。房內有個貼心丫嬛。名叫絳玉。年十八歲。雖不比小姐容貌。却也是一個中選的。就詩也會做幾句。君贊時常羨慕。有一日對陳氏道。我要我書房讀書。夜間不夜。賢妻來陪。却說絳玉要來與琪生傳言。忽遇着君贊。被他扭抱要強奸。絳玉慌了。以言托之道。初。公若要成事。待小姐睡了。就來。却不可點火。恐被大娘知之。君贊說不用點燈。就是。你須快來。遂揚揚先去。那絳玉走去。雙膝跪下。告訴陳氏。陳氏就要發作。絳玉道。不必性急。我有一計。已經約伊要去。如今到書館如此而行。陳氏說道。此計甚好。就起身到書房。絳玉也隨在背後。天色烏黑。君贊正在剋戰心驚。忽聽得脚步响。忙問道。是誰。絳玉在陳氏背後。應道。是我來。君贊上前將陳氏。竟攬在懷中。陳氏只不做聲。君贊舉手摸着。他下體道。好一件東西。我大娘焉能如你。絳玉時陳氏又不做聲。君贊弄得慾火難禁。就將陳氏要作事。被陳氏大吼一聲。君贊竟嚇了一跳。這時就有興有趣。反換了一個無

興無趣的大娘。那陳氏道：「你却不去活活見鬼，活活羞死，就將口咬手打，絳玉恨他不過，就在暗中向前將兩個拳頭在他背上亂打一頓。那裡知道，只說是陳氏打他，受打不過，你今日怎麼有許多拳頭在我後心亂打我好痛也。」陳氏又氣又好笑，君贊只是哀求。幸虧妹子出來解勸方罷。自此君贊遇見了絳玉，反把頭低着，相也不敢相他，一相豈不好笑。閒話休題，再說君贊氣倒椅上，衆人不知何故，見他頭髮一根也沒了，滿臉黃的黃，黑的黑，好像個活鬼，大爲驚駭。又見滿身稀臭，俱是尿水污穢，觸人，又替他換下衣服，取水洗澡。陳氏問他緣故，只不答應。君贊連吃了兩番腫口，胸中注了臭物，吃了一驚，又被輕煙二人兩次捺住捺下，閃了腰眼，就染成一病，寒熱齊來，滿身痠痛，睡在書房不題。一日琪生欲到書房去看君贊，剛剛跨出房來，恰好與婉如撞個對面，幾乎將婉如撞了要跌，还好琪生手快，連忙扯住。原來如婉獨自一人也要到書房去看哥哥，因這條路是必由之地，要由書房定要走此琪生門首經過。婉如纔到門口，恰值琪生出門，故此兩身相撞。琪生扯住婉如，遂作揖道：「不知觀音降臨，有失迴避，得罪得罪。」婉如原曉得琪生是哥哥朋友，今見是他，回嗔變羞，也還了一，微微一笑，走向書房去了。琪生直看個進了書房，纔回往進房來，歡喜道：「妙極妙極，看他那嬌滴滴的身子，一段柔媚之態，羞澀之容，愛殺愛殺。我祝琪生何幸，今日却撞着綿軟身子，撲在懷內，粘他些香氣，我好造化也。」又想道：「看他方纔光景，甚是有情。他如今少不得回去，待我題詩一首，等待過時，從窗眼丟去，打動他一番，看他怎樣，只不知他果識字否。」

不如將鳳釵包在裏面更好。不一會婉如果到。纔到窗前。就吊下一個紙包來。婉如只說自己的東西。遂拾在手中。又怕撞着琪生。忙走不迭。琪生見他捨了去。快活不過。說這婉如走進房中。捏着紙包。這是什麼好東西。打開一看。是一枝鳳釵。不知是那一個的。又見紙包之內有一張字。上寫的絕句一首。

夢魂纔得伴仙台

神女驚從何處來

欲寄相思難措筆

美人着意鳳頭釵

婉如看完。知是琪生有心丟出的。暗想那生才貌兩全。自是風流情種。我想哥哥見如此才人。不與我留心擇婚。我好日不知如何結局。我好苦也不覺淚下。又想到。或者他已有聘請了。哥哥故不着意。正在猜疑。恰好絳玉走到面前。婉如忙收不及。已爲看見。絳玉問道。小姐是那裏來的釵子。把我看看。婉如料瞞不過。遂遞與他。絳玉先看鳳釵道。果是好隻釵子。及再看詩。暗吃一驚。笑道。是那個做的。婉如就將撞見琪生。恰好緣由告訴他。絳玉見小姐面有淚容。寬慰道。只是狂生常態。小姐置之不理便罷。何必介懷。婉如道。這個不足介懷。我所慮者。哥哥如此光景。恐我終身無結果耳。絳玉已曉得小姐心事。便道。祝生既有情於小姐。又有才貌。若配成一對。真是郎才女貌。却不是好。婉如道。此是非你我所論。權在大相公。絳玉道。大相公那知小姐心事。恐日後許一個俗子。悔之晚矣。小姐何不寫個字兒。叫琪生央媒來與相公求親。他是大相公好友。自然一說就允。婉如道。痴丫頭。若如此。乃是自悔了。豈不怕死。婉如說完。長嘆一聲。竟往床上和衣睡倒。絳玉將鳳釵與詩。就替小姐收在拜匣內。不題。再說琪生又過幾天。見婉如小姐。

並無動靜。又不得一見。惆悵不已。心中又記念雪娥三人。忽想道。我在此好幾天。並不聞外面一二信息。想已沒事。平兄又疾倒。我只管在此擾他。甚不過意。不若明日回去。再作道理。因又想道。我的美人呀。我怎樣捨得你回去。遂一日鬱鬱不樂。連房門也不出。一直睡到日落西山起來。獨自一人定定的坐了一會。連晚飯也不吃。竟闔門上床。頭方着枕。心事就來。一會牽掛父母。一會思想雪娥三人情意。一會又想到婉如有情。翻來覆去。再睡不着。坐起一會。睡倒一會。心神不定。五內亂擾。不一時月影照窗。滿室雪亮。遂起來闔門步月。只見萬籟無聲。清風淅淅。口中低低念道。小姐小姐。你此時想睡了。怎知我祝琪生尙在此搗床搥枕。淚眼多汪。鳳釵信息。幾時到手。因走下階。對月歛戲。獨自立上一會。信步閒行。見對面一門未闔。探頭一張。却是小小三間客座。遂跑進去閒玩。側首又有一條小路。走到路盡頭。又有一門也不闔。進去看時。只見花木濃陰。盆景砌道。正看之時。忽聞琴聲响亮。側耳聽之。其音出自花架。之後遂悄悄隨聲而行。轉過花架邊。遠遠見二個美女在明月之下。一個彈琴。一個侍立。琪生輕輕移步。躲在花架前細看。原來就是小姐與絳玉。琪生在月下見小姐花容映得如玉一般。儼然似瑤宮小女。臨凡登的一點。慾心如火。按捺不住。恰好絳玉進去取茶。琪生思道。難得今日這個機會。從此一失。後會難期。乘此時拚命向前。與他一決。也免得思想。就急的起身。上前抱住。祝生道。小姐好忍心人也。把婉如一嚇。回頭見是琪生。半嘖半喜道。你好大膽子。不出去。遂將手推阻。琪生緊緊不放。說道。小姐我自觀芳容之後。竟是度

日如年。想得肝腸欲斷。日日懨懨待死。我又未娶。你又未嫁。正好做一對夫妻。你怎薄情至此。婉如道。你既讀書。何不達禮。前日以情詩挑逗。今日又黑夜闖入內室。行此無禮之事。是何道理。快些出去。琪生跪下哀求道。小姐若如此拒絕。負我深情。我不如死在小姐面前。還強假想殺。看小姐於心何忍。婉如不覺動情。將他扶起道。痴子。君既有心。妾豈無意。只是無媒苟合。非我所行之事。你何不歸家。央媒與我哥哥求親。自然遂志。琪生道。恐令兄不從奈何。婉如道。妾既許君。生死無二。若不信時。我與你就對月爲盟。琪生遂摟着小姐交拜而起。琪生笑道。既爲夫婦。當盡夫婦之禮。我與你且先婚後娶。未爲不。因向前摟抱求歡。婉如正色道。妾以君情重。故此以身相許。何故頓起淫心。視妾爲何如人耶。快快出去。倘丫頭撞見你。我名節俱喪。何以見人。琪生又懇道。既蒙以身許我。早晚即時一樣。萬望曲從。活我琪生。就伸手摸他下體。婉如怒道。原來你是一個好色之徒耳。婚姻百年大事。安可草草。待過門之日。自有良辰。若今日苟合。則君爲穴隙之夫。妾作淫奔之女。豈不貽笑於人耶。妾即欲從君。君亦何取。幸毋及亂。若再強我。有死而已。琪生情極哀求道。我與方才拚命進來。指望卿有戀心。決然好合。誰知今又變卦。我即空返。卿亦何安。此番去後。不是想死。定是害死。那時雖悔何及。卿則欲見我一面。除非九泉之下矣。說罷泣涕如雨。悲不能勝。婉如亦將手按着琪生哭道。妾非草木。豈無此心。今日強忍。亦是爲君守他日之信。所何致君罪妾之深也。妾心碎裂。實不自安。看此光景。如之奈何。低頭一想。笑道。妾尋一個替身來。君能強之否。

琪生笑道。且看替身容貌何如。若替得過就罷。婉如遂呼絳玉。原來絳玉拿茶。走至角門。見琪生與小姐攬抱談話。故不敢驚他。却潛身躲在內裏張望多時。今聞呼喚。方走出來。掩口而笑。婉如指你絳玉向琪生笑道。此婢權代妾身何如。琪生見他生得標致。笑道。不能棲鳳。且先求鶯。只是便宜了卿。遂將絳玉一把摟在懷中。絳玉羞得兩片胭脂滿臉。用力相拒。婉如笑向絳玉說道。你且權代我勞。作枕伴之興。自後我好戲看你的。絳玉道。分明是你的。此擔怎麼把我來挑。苦不苦。不勻。婉如又笑道。須顧從他了罷。絳玉嬌羞無地。被琪生抱進了房中。無所不至。正是

他人種瓜我先吃。且圖落得晴兒胡。

那知絳玉又是一個處子。只因年長。不似素梅輕烟苦楚。那些鶯啼妖轉花碎風聲狎昵之態。不想可知。琪生連中三元。掛紅數次。我亦妬登。閒話休題。二人事畢。掃興落紅。並肩攜手。出來見婉如立在階前玩月。琪生向前將兩手捧着他粉臉。在香港上輕輕咬了一口。笑道。卿作局外人。母乃太苦乎。婉如也笑道。妾享清虛之福。笑你們紅塵擾攘之受苦耳。因見頭髮微亂。臉尚有紅色。就帶笑替他整笑道。你爲我亂髮。喘息尚在。從今我是閑人。實要苦了你也。絳玉含羞微笑。琪生應道。他感你要酬謝功。臣能沒人味你哩。婉如大笑。二人正說得鬧熱。忽聞鷄聲唱曉。婉如遂回絳玉送琪生出來。琪生對婉如道。卿既守志。我亦不强。只是夜夜待我進來談笑何如。婉如笑道。若能心情於妾。則日夜坐懷何妨。齊送至門首。三人各別看官。你道他家門如何不關。就讓琪生摸進來。這有個緣故。君贊妻子陳氏。嗜好動動。是一夜少不

得的。只因丈夫病倒。慾熾發作。其物未免作怪。抓又抓不得。弄又弄不得。沒法處治。遂仰拔了一個極有膽量。極有氣力。最不怕死的家人。喚做莽鬼。此夜也爲其物蟲咬。直待丫頭家去睡盡。故此開門延客。正是一人有福。攜帶一屋。琪生恰好暗遇着。只個婉如的房。却住在側首。與陳氏同門不同房。也因睡不着。然此彈琴消悶。那個琪生又遇着巧。也是緣分使然。這琪生別了婉如。絳玉進入房中。竟忘門。解衣就睡。一覺未醒。早有一人推他道。你好大膽子。你怎麼睡得安呢。琪生嚇得不知何事。且聽下節分解。

第六節 招刺客外戚吞刀

（詩曰）本是欲擒山上虎。誰知錯射暗中獐。刀頭誤染冤魂血。半夜鈴鈴鐵也傷。

却說琪生正睡得濃濃的。忽一人進來推道。好大膽。日已三竿。這時還睡。琪生驚醒。見是絳玉。笑道。我在此養精蓄銳。以備夜戰。絳玉把眼一睜道。你若只管睡覺。恐動人疑惑。還不快些起來。小姐有帖在此。怕有人至。我去也。遂將帖子丟在牀上。匆匆而去。此時琪生急忙起來開看。却是絕句詩一首。說道。

妾常不解淒涼味

自遇知心不耐孤

情逐舞飛眉黛損

莫將幽恨付東隅

祝君才人文兒

弱妾平氏婉如泣筆

琪生看完道。那知他也是高才。越發可愛。遂珍藏拜匣用完早膳。走到君贊處問安。君贊病已漸漸好了。他是個極深心極有作爲的人。待琪生全不露一些不悅的顏色。還是滿面春風。更比從前愈加親熱。胸

內却另有主張。如劍戟穿心相似。真是險不過的人。二人談了半日。琪生依舊回房。也不思想回去了。至夜却又依路進去。這遭却有絳玉接應。一發是輕車路熟。行至角門。早見婉如倚門而待。兩人攜手相攬。並肩而坐。在月下暢談。婉如倚在琪生懷中。絳玉旁坐。三人嘲笑。歡不可言。婉如偶問道。你既未定親。那鳳釵是那裏的。却又帶在身邊。琪生微笑道。我不瞞你。你却不要着惱。遂將遇鄒小姐三人始末說出。又道。若日後娶時。自不分大小。你不必介意。婉如笑道。我非妬婦。何須着惱。只要你心放公平爲主。琪生摟他道。始個賢德夫人。小姐頂戴不起。婉如又笑道。我不妬則不悻。何必又作此懼內之狀。絳玉也歡道。如今得隨就望蜀。已自頂戴小姐不起。到後日吃一看二之時。看你頂戴得那一個起。婉如與琪生大笑。琪生頑得情興勃發。料婉如決不肯從。只是連連打呵欠。以目注視。絳玉微笑。絳玉低頭不語。以手拈弄裙帶。婉如已知二人心事。含笑對琪生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你若過倦。到我房中去略睡睡起來。與你做詩頑耍。若要茶吃。我教絳玉送去。琪生會意。就笑容可掬的。進小姐房中。見鋪飾精潔。脂粉迷人。又見牙床碎花。錦衾綉枕。香氣撲鼻。溫而又軟。一發興動。遂倒身睡在小姐床上。連備茶吃。外面婉如叫絳玉送茶進來。琪生就與他做成串字兒了。二人事完。就起身整衣出來。婉如迎着笑道。你們一枕未闌。我已八句早就。遂同琪生絳玉到房取出筆來寫道。以月爲題。做一首五言詩。

雲閣空萬里

咫尺月團圓

烏遂分光起

花這浸雪眠

冰人分白簡

玉女弄絲鞭

誰識嫦娥意

清高夢不全

琪生賞玩。鼓掌大贊道。好靈心慧手。筆下若有神助。句句是咏月。却字字是雙關。全無一點脂粉氣。既關自己待冰人。又遇絳玉先伴我。却又以月爲題。注意關着三件。才情何以至此。絳玉也接過來看。見詩中寓意可憐。對小姐道。我不善做詩。也以月爲題。亂寫幾句俗話。傳與小姐與祝相公來笑笑。握筆就寫道。

有星不有月

也足照人行

若待團圓夜

方知月更明

婉如與琪生看了。贊道。到也虧他。更難爲他。這點苦心。琪生仰着絳玉肩背笑道。這個小星之位。自然是你的。不必悶心。二人齊笑。琪生也取筆作一首月詩。寓意道。

皎皎凝秋水

涓涓骨裏清

水清不礙色

玉潔又生晶

鳥度枝頭白

魚穿水底明

團圓應轉眼

可對聽春風

婉如與絳玉同看。贊不絕口道。君之才仙才也。其映帶題面。含蓄生景。句句出人意表。字字令人心服。自非凡人所及。三人詩做完。又取琴在月下彈一彈。與琪生聽。音韻鏗鏘。嫋嫋若訴。聞之心醉神怡。令人吹歌欲泣。琪生聽得快活。就睡在琴旁。以頭枕在絳玉腿上。以手放在小姐身上。屏氣息聲。細聆奧妙。及至曲終。猶餘音清揚。沁人情性。婉如彈罷。拂絃笑道。郎君一手。分我多少心思。琪生躍起笑道。我原樂以忘憂。竟不知尚有一手。久得愛卿之佳景。絳玉又笑道。你倒未必忘憂。只忘了我這個枕頭酸麻了。三人齊

笑個不住。就取酒吃。行令說笑。好不興頭。房中雖這有兩個丫頭。俱在後面廂房宿歇。就有許多房子。門又反扣。那裏聽見。憑他們三人百般狎昵。調笑謔浪。有誰知道。琪生飲得半酣。將二人左右一邊接着。滿口而飲。連小姐的金蓮也搬起來。捏捏摸摸。耍頑一番。婉如也不拒也。憑他摩頂放踵的。已也村一會。稚一會的相調。只不肯及亂。琪生只拿着絳玉盃。三人一相頑至雞鳴方散。自此無一夜不在一處共樂。漸漸膽大。絳玉連日裏也還常到琪生房中取樂。一連多少天。到也要得如意。誰想樂極生悲。君贊病已大好。不過坐在書房調理頭髮。一日下午時候。偶然有事進內室。至琪生門口。聽見裏面有人說話。就打窗眼一望。只見琪生與絳玉摟抱在一堆。只羞那一點。不曾相連。君贊大怒。也不驚破他。快快暗回書房。恨道。這小畜生。如此無禮。前番當面譏諷我勢利。今日背地好我丫環。此恨怎消。且此人不死。鄰氏小姐越想越惱。發恨道。狠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就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晚間吃酒。就對琪生道。小弟不幸爲病所苦。一向未會料理。到盟兄身上負罪。良多料如已自能原情。我今日替盟兄細細揆審。鄰家此時不見動靜。必定是不知沒事也不見得。然而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明晚盟兄何不悄悄私到鄰小姐處。討個實信。到也安心。省得只管牽腸掛念。睡在受苦場中。一則令尊令堂不知盟兄下落。二則鄰小姐三人必盼望盟兄。或至相思成病。反使小弟做了盟兄的罪人了。琪生也道有理。心中感激。滿口應承。謝之不已。至晚各散。君贊私叫莽兒到書房。取出一錠銀子。對他道。我家只有膂力甚大。心膽甚壯。爲人忠心可

托。今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做。今先賞你這錠銀子。若做得乾淨時。我自抬舉你。管兩個住房。還要標致。妻子與你。莽兒道。相公羞遣焉。敢不去。何必賞銀。不知是何事。求相公說明。雖赴湯蹈火。也要做了。來。君贊道。好好。我說你有忠心。果然不差。因今祝家這小畜生。竟與絳玉小賤人有奸。我欲置之死地。但家中不便下手。他日日在我家思想。鄒小姐。我誘他明晚去私會。鄒小姐。你到明晚。可悄悄進去。鄒家。暗藏後花園。將他一刀殺了。急急回來。人鬼不知。除此一害。萬一有什麼話說。我自料理。你放心去做。只是不可以走漏風聲。此爲上着。莽兒見君贊一旦褒獎。花盆好不會頂。又是爲利心所動。慨然應允而去。次日君贊待琪生動身出門後。就去向妹子盡情說。絳玉如此沒廉恥。婉如同言。幾乎嚇殺。只得假罵道。這賤人該死。君贊也不由妹子作主。就去叫絳玉來罵道。我道你真節可知。原來私會偷外漢。遂剝下衣服。打一個半死。也不由他分說。立刻就叫王婆婆來領去賣他。婉如心如刀割。再三勸哥哥。恕他不要賣出。恐惹人笑語。君贊立意要賣。怒道。這樣賤人。還要恕他。豈不替你羞脫了。連你閨女體面。也全沒有了。你若房中沒人服事。寧可另討一個。婉如氣得不好。則聲。頃刻媒婆來領絳玉。絳玉大哭。暗向小姐泣道。誰知祝郎纔動脚。我就遭殃。小姐若會他時。可與我多多致意。我雖出去。決不負他。當以死相報。切勿相忘。教他訪着媒婆。便知我下落。須速來報個信息。我死亦瞑目。遂痛哭一場。分手而別。恰好一個過路官兒。正尋美女。要送嚴嵩媒婆。領去一看中意。兩下說明。即日成交。就帶人去。這事雖在同時。還在琪生之後。按一不

題却說琪生聽君贊言語有理。當晚酒散。就進去與婉如絳玉二人哭別。二人夜恹恹惶惶。你囑付我丁。宿眼淚何曾得乾。天明只得痛哭。分別出來。又去別却君贊。君贊送出門囑道。這是盟兄。自己的事緊。在今晚早去爲是。小弟明日洗耳專聽佳音。兩下拱手而別。琪生在路想道。家中父母。一向不知消息。兩個老人家。不知怎麼心焦。總之今日尙早不妨。先到家中。安慰了父母。又要先訪訪外面動靜。再去不遲。打算已定。先奔家來。父母一見。知獲珍寶。兩個老人家。問長問短。那裏說得快頭。時已過午。琪生一心要去。便道孩兒還要會個朋友。明日方得回來。祝公道。纔走到家。又要出門。待明日去罷。琪生道。有要緊事。約在今日。老夫人道。是何事。只等要緊。琪生一時沒他事回答。夫人道。料沒甚大事。遲日去不妨。琪生執意不肯。祝公與夫人齊發怒道。你在外許多日子。信也沒個寄來。教我二人提心吊膽。懸懸而望。你難道沒有讀過四書。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果會讀他半句。你今日歸家。正要在我父母面前。談談說說。過他三日五日。再出門去未遲。怎坐未煖席。又想要去。可知你全不把父母放在心上。竟做了狼心野性。這書讀他何用。我又要你兒子何用。千不孝萬不孝。忤逆的罵將起來。琪生見父母發怒。只得坐下道。孩兒不去就是。遂鬱鬱在家不題。單說鄒澤清在家。日日盼望琪生不至。這一日到一個內親。却是夫人戴氏的堂姪。名戴方城。父親戴松是個科甲出身。是嚴嵩門下第一位鷹友。現任戶部侍郎。這方城因姑娘在日。常來往頑耍。見表妹標致。心中想慕。因表妹年幼。不好啟齒。後來姑娘又死。一向不曾來往。近日因

父親與他議親。他就老着臉。要父親寫書。向姑夫求親。父親道。路途遙遠。往返不便。既是內親。不妨你將我書自去面求。萬一允時。就住在那裏。亦無不可。故此特到鄒家。鄒公心中原有招琪生之念。只待他到館面訂。今見內姪來求。心中就猶豫不決。且安身在後園住下。恰好這晚。莽兒進園行刺。悄悄越牆而過。走至園中。伏着等候。這晚是雲朦月暗。方城偶出書房。門外不解。莽兒隱隱見個戴巾的走來。只道是琪生。心忙意亂。認定決是琪生。走上前照頭盡力一刀。劈個兩開。遂急急逃走。回家獻功。那戴家家人見相公半日不進房。忽聽得外面撲的一聲响。此聲甚是古怪。就點燈籠來照。四下一望。那有個相公的影子。就低頭一看。一個人倒在地。上定睛看。是相公嚇得大聲喊叫。驚得鄒公連忙出來。看見這件事情。嚇倒在地。沒處理會。戴家人連夜縣內擊鼓的擊鼓。打點進去報信的報信。數日之間。戴家告下搶財害命的狀來。將鄒公拘在縣內。一拷六問。魏刑酷打。吃盡苦楚。雪娥在家。日夜啼哭。自己是女子不能出力。幸有輕烟母舅吳宗。是本縣牢頭。禁止央他去求情分。打點衙門。往戴家求情。戴家那裏肯聽。定教他抵償。好不可憐。話分兩頭。再說君贊這棗核釘。但當晚見莽兒回來。報說事已做妥。好生歡喜。賞了莽兒些銀子。自己却一夜算計道。我雖吃過若干苦惱。受了滿頭之氣。但那日鄒小姐並不會出一惡言。自然有情於我。却怎的弄得他到手。思量一夜。並無半條計策。到次日老早。着人打探鄒家消息。方知殺差了。又驚又惱。道那畜生又不曾除去。反害了鄒老與小姐怎麼處。一連幾日。放心不下。遂將綢幘包好。新樣頭髮。自

己要到縣前訪信。出門忽撞見一個大漢。頭上帶着麻繩鐵索。許多人圍送過去。君贊問人說是纔拿住的有名強盜。叫個馮鐵頭。君贊聞知。陡然一計上心。急急回家。取了若干銀子。到縣前弄個手段。假意要買囑。那強盜來扳害琪生。做一個窩家。不知琪生這番的性命何如。且聽下即分解。

第七節 遭貪酷屈打成招

(詞曰)生死從來有命。無緣思想嬌娥。千方百計起干戈。令將大盜扳他。恰遇剝皮縣令。縱然鐵漢網過。書生慢思生活計。此時且受前磨。右調西江月。

却說平君贊。雖恨莽兒殺錯了對頭。又不好聲張。此事難爲莽兒。心中不樂。踉蹌進謁。出再想不出一個弄殺琪生之計。且自出門走走。恰遇了二個捕人。鎖着一班強盜走過。不覺計上心來。便想买盜扳害琪生。遂跟着強盜到了縣前。扯一捕人。到一僻靜處。問這個盜首姓什麼。捕人道。在下也不知道他什麼名字。人都叫他馮鐵頭。相公問他何幹。君贊便將心事對他說明。許他重賞。捕人轉身便與馮鐵頭商量道。你今一見過官來。衙門因有許多使費。監內有許多要錢之人。我看你身無半文。也須生發些用。用方不受苦。馮鐵頭道。如此說。咱又無親戚在此。銀錢不曾自備。只好拚命罷了。捕人道。我今爲你生發一路在此。你若依我行去。只用一二句話。吃也有銀子。馮鐵頭道。好個慈悲差人。咱在江湖上。人也殺過多少。何難沒兩句話兒。你請說來。捕人。就將扳害琪生做窩家的事。教他說。官如夾打你的時節。你就一

口供出他來。你的衙門使費。監中的用度。俱在我身上。一文都不要。你費心馮鐵頭多蒙感情。敢不領教。捕人見他應允。就往復君贊道。強盜已說妥了。須得百金方好了事。你若要處個人情。致意縣內太爺。也須用些銀。方能上下夾攻。不怕他不招認。君贊道。此番自然要取一死罪。斷不可放虎歸山。一面拿出一百兩。與捕人來看看道。馮鐵頭上堂。果然招出祝琪生。琪生一到官。你便來取些銀子罷。一面收拾二十名長夫。須煩一最用事的書房。又要送銀與陳知縣。要他不可因琪生是鄉紳之子。又是秀才。須輕輕發落。必須置之死地才好。那知縣是有名的賍官。又貪又酷。百姓送他一個大名。叫個陳剝皮。若告狀人尋着他。不但咬他一口。直到剝他皮的方纔住手。至於強盜所扳。極是順利的事。一拷一打。怕他不招。目得了來項。遂立刻出籤拿窩強盜犯生祝琪生聽審。差人忙到祝家門上。問祝相公果在家麼。守門道。你是那處來的。要見相公做這事。差人便道。我們是本縣太爺差來的。不知何事。請相公立刻過去。一會祝公聞言。對兒子道。來得奇異。我與縣尊素不往來。又非考試之期。名帖也不見一個。忽然來請。還須問過明白方行。那外邊兩個差人。攆得甚急。琪生對父親道。諒無大事。待孩兒去走走。就回。隨即出來。與二人同行。那差人也並不要祝家一鍾茶吃。看官你道。天下有這等不要錢的公差麼。只因棗核些。已送過差人十兩銀子。說道。不要得祝家分文。決要立時帶他落地。不可被他知風走脫的。故此押住他。騙到縣中。恰好陳剝皮坐堂聽審。一面叫監裏取出馮鐵頭來。與琪生對證。琪生初意走上堂來。正要與縣尊行禮。及

至晚將已去。差人忙跪稟犯生帶到。知縣泰不然理。反將案桌一拍道。好個詩書之家。如此清平世界。何故窩藏大盜。琪生聞言。猶如青天霹靂。不知此話從那裏來的。生員閉戶讀書。老父體養在家。平日不交外面可疑之人。老父母此言必有差誤。說猶未了。只見牢中早帶出馮鐵頭來。剝皮便道。這不是你所窩的人。差與不差。你自問他。琪生遂向馮鐵頭亂喊道。我從不曾與你識面。是那一年那一月窩你的。好沒良心傷天理。必是名姓相同。馮鐵頭道。一點不差。你假不認得。咱却真認得。你滿縣多少人。咱何不扳別人。而獨扳你。你自己想一想。必有緣故。請招了罷。剝皮見琪生不招。便道。不動刑。他決不招的。且帶起來收監。待我中明學院。襯退衣襟。革去秀才。就提細審。此番不問虛實。先打了三十大板。然後道。你招不招。琪生打得死而復生。哭訴道。毫無踪影之事。如何招得。剝皮又不許他再開口。便叫夾起來。立時雙夾了一百敲。已時昏絕在地下了。看官你道一個薄弱書生。如何當得如此酷刑。自然招了。剝皮便叫立刻面招。同馮鐵頭一齊收監不題。且說祝公見兒子屈打成招。正在情急之際。適值鄭飛英來望。說及此事。大爲不平道。太平之世。豈爲盜賊橫拔。吾輩受屈之理。明日待小姪。約些學中朋友。同到縣中去問那孫剝皮如何昏贓。吾輩可以魚肉小民。一發慘死了。老伯不必憂慮。一經別了祝公。先去見平君贊。說及琪生被盜拔之事。吾兄果開得麼。君贊道。怎不知道。但別的訟事。可爲祝兄出力。若說到強盜二字。當今極重的盜案。斷管不得的。那縣官若說出你來講情。分明是一夥的。如何是好。飛英道。今祝兄

是被盜所扳。又非得財害命。真正強盜保了何害。君贊道。窩家更不可保。倘若強盜見我們出頭強保他。懷恨在心。不叫同夥的來打劫我們。便再來扳起我來。不是當要的。只可送些酒食。進監裏去問候他。便是我輩相與之情了。兄請細思之。鄭飛英見他言語甚淡。便立起身道。小弟一時不平。且爲吾輩面上不可壞了體。已約了通學朋友。動一公保呈子。吾兄不來。恐爲衆友所笑。君贊道。小弟來是決來的。但不可拙賤名寫呈頭。近日公令最惱的是公呈頭兒。兄替祝兄又自認了公呈。今恐未必濟事。飛英道。呈頭自然是。我豈有用兄之理。只求兄明日早早些帶公服。在縣門首會一會。拱手而別。飛英再往各處朋友會約。次日先在縣門外會齊衆友。待剝皮陞堂。衆友一齊見禮。飛英將公保呈子跪稟道。生員今是動公呈的。剝皮接上呈子一看。是大盜拔儒。通學不平事。便道。諸生太多事了。豈不開聖諭。凡有不平之事。許諸人不許生員出位。言事况且強且重情。更不宜管。祝琪生窩家。諸生自然不得而知。本縣亦不敢造次成招。已經申詳過學道。革去衣襟。方纔審定與衆生員何干。鄭飛英道。祝琪生朝夕與生員論文講學。如何有窩家之事。還求老父母細察明釋。不可聽強盜一面之詞。至屈善良。剝皮怒道。據你所言。強盜竟不該有窩家的了。律例不該載有窩家的罪款了。本該將公呈上姓名。申送學道。念你等爲朋友情面上。相邀得他一個感激。便來胡鬧。姑不深究。請自便罷。衆人知不濟事。皆往外走。鄭飛英還立着道。天理人心。如何去得。那孫剝皮道。衆生員俱退避。獨念曉曉不已。想是窩盜。你也知情的。鄭飛英見他一片歪語。只得

恨恨而出。獨有平君樂殺。一路自喜道。真正錢可通神。若不是這二十名長夫在腰裏。那能殺如此出力。琪生此番定中我計了。到家忽想起鄒小姐來。如何生個法兒。騙得他到手。方遂吾之願。適值王婆婆走到。說起小姐。要討一個丫環。到有個與絳玉一樣的在此。只是那身價也要與絳玉姐一樣。不知相公果要麼。君贊道。相貌果像得絳玉。他的身價尙在。就與他罷了。但不知是那一家的使女。王婆道。說也可憐。就是鄒澤清老爺家的。他因遭了人命官司。對頭狼狽得緊。把家私用出。到底不能出監。小姐無計可施。只有兩個丫頭。且賣一個爲衙門使用。君贊聞言。滿心歡喜。道。妙極妙極。鄒小姐總緣恰在那個所有了。遂與妹子說道。我原許你討個使女。今日王婆婆來說。有一個與絳玉一般的。即將賣絳玉的原銀。與你討來。你意下若何。那婉如含笑。道。人是要的。悉憑哥哥主張便了。王婆在同了平管家。到鄒小姐處。交足銀子。就要領素梅上轎。誰知輕烟素梅俱是小姐朝夕不離心上最鍾愛的。何獨把素梅來賣。但輕烟一來。因他母舅吳宗衙門精熟。鄒公上下使用。全靠着他。二人有他母舅在彼監中。出入便利。三來留他做伴。小姐庶不寂寞。千思萬算。只得將素梅賣些銀子。救父親之命。三人久已商量定的。但今立刻起身。自難割捨。三人哭了一團。自午至酉。只是不住。連做媒的也傷心起來。不勝悽慘。到是素梅抹了眼淚。朝小姐拜別道。小姐不必悲傷了。我與小姐不過爲老爺起見。况又不到遠處去。日後還有相見之時。也不可料得。我去罷。又與輕烟作別道。我去之後。小姐房內無人。全賴姐姐服事。我身雖去。心是不去的。定有重

逢之日。且自寬懷。竟上了轎。到了平家。一進門來。見了平君贊。便知不好了。心中刀刺一般。自忖此人是我與輕烟姐的對頭。怎我偏落在他的手裏。當日這樣凌辱他過的。今在他門下。自然要還報了。但我辱他不過一時。他要辱我。何日得休。又轉一念。想道。我原以身許祝郎的。祝郎已不知下落。總以一死完我之願便了。怕不得這許多。遂大著胆。竟上前去見禮。裏面聽得賣的人到了。婉如與陳氏俱走出來見禮。素梅遂位叩頭完了。陳氏一見素梅姿容禮態。醋瓶又要發作了。便開口分付道。你是姑娘討來做伴的。以後只在姑娘房內。無事不必到我房裏來。不可與我相公講話。他是沒正經的人。恐有不端之事。我是不容情的。你初來不曉得。我家法度。故先與你說聲。你隨了小姐進來罷。此時君贊聽了妻子這一片喫醋的話。本心要與素梅勾搭。也就不敢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八節 逢義盜行劫酬恩

話說君贊見素梅人才標致。今聞妻子之言。也就不敢調戲素梅了。此話休提。且說鄒小姐自從鄒公破孫烈皮拿問寄監。小姐放心不下。遂着家人到戴家關說。我主人與尊府至親。今尊府相公。既在我主人家。被殺孫老爺將我家主人拿去。怎樣問法。究竟何時方能釋放。戴家人回道。你說不是你主人殺害兇手。也不能寬釋。你去對那沒良心的主人說有問法。拿得囚人。着有司自然寬釋。你主人若拿不着。決要加重抵命的了。不必在此胡纏。家人回來對小姐說完。即往監中一五一十。說與鄒公知道。鄒公也默默

無言嘆口氣道。我今生又不曾往害一人。如何有此惡報。除非是前世冤事了。在戴家也說得是。既不是我殺的。也還他一個凶身抵命。我想凶身豈得沒有。但我決還不出。如何是好。一面且用些銀子。求知縣孫皮剝緝獲殺人賊。一面打發管家。各處訪察。查同根由不題。再表紅鬚自那日祝琪生送些銀子。救了賭錢之厄。便往北京去尋個頭腦。要在兵部効勞。那嚴嵩當權朝政。日壞非錢不行。不能展他的技勇。使回身仍往南東。遇着一班昔年結交的好漢。復知他落草。勸他還做個沒本錢的生意。罷紅鬚道。將來是個亂局。我輩循規蹈矩。原沒用處。我今隨便隨你們去。須得要聽我調度。衆人道。兄是智勇雙全的。自然調度不錯。焉有不奉命之理。且親到寨中去受教便了。紅鬚遂隨衆上山。歇了一晚。次日見寨中不成個體統。因道。咱今來此。必須幫你們興旺起來。另有一番作爲。不可賊頭賊腦。以見我等皆仁義之師。一不許逞凶殺人。二不許淫人妻女。三不許擅劫庫藏。四不許打搶客商。衆人皆笑起來道。這不許那不許。若依兄所言。是佛祖臨凡。不是羅漢出世了。叫我兄弟們去尋那一家錢。除非敲榔募化度日了。紅鬚道。有有了。第一可取的是貪官污吏的錢。他是枉法來的。取之不爲貪。第二可取的是富不仁的錢。他是盤算來的。分些不爲過。列位依我行去。又無罪過。終穀受用。衆人皆道。尊命便了。遂過了幾日。家人思量出門走走。若要依計而行。莫非貪官。且尋個世官人家。發發利市。非大哥所言枉法約有多錢。是大家都用得。的內中一人道。聞得鄒鄉宦家裏爲了人命重案。本主現拘禁在獄家中。六神無主。便可行事。一齊皆說。

有理。是夜明火執杖。打行進去。各處一搜。並無財寶。徑打到內室裏。只見一繡致女子。在牀後躲着。便問他道。你家做官的財寶在那裏。快快說出來。免作死的。便把刀在鄒小姐的頸項邊一嚇。驚得鄒小姐魂不附體。笑訴道。我家父親是做清官的。那得有錢。況且日下又遭無頭人命。衙門使費。尙然不敷。連些衣服首飾。也皆當盡。實是沒有。衆人見他如此訴苦。難道空手回去不好。奸淫一事。又是大哥所言不許。將此女帶回本寨。迷與小哥做個夫人。也不枉走這一遭。遂將鄒小姐一挾回去。本寨紅鬚見了個女子。便不悅起來道。我叫你們不要奸淫幼女。你們反擄掠回來。是何主意。衆人齊道。奸淫是遵諭。不會奸淫一個。因大哥寂寞。暫領這一個回來。與大哥受用受用。紅鬚便問鄒女子道。衆人果囉囑你麼。你是誰家宅眷。果有丈夫的麼。此時鄒小姐已嚇了半死。那裏說得出一句。停了一會。方纔說道。我是鄒澤清之女。已許祝琪生爲室的了。紅鬚聽得祝琪生三字。便立起身來。吃驚問道。你既是祝恩人之妻。便是我恩嫂了。請起坐下。慢慢細說。鄒小姐一聽叫琪生是恩人。便知有十分命了。紅鬚又道。果是祝恩人之妻。我便立時送你到祝家去。鄒小姐又哭個不止道。蒙君大德。感激深恩。但祝郎近日遭大盜馮鐵頭所拔。已在獄多時了。紅鬚大喊道。豈有恩人受无妄之刑。我不往救之理。如此說來。恩嫂且權住在我山寨。之後。也有女伴相陪。斷不可失禮恩嫂。鄒小姐又泣拜道。祝郎有難。義士可以脫得。不知我父親之冤。亦能脫得否。紅鬚道。令尊翁與祝恩人果同在一處麼。鄒小姐道。同在一監內。紅鬚道。這就不難了。恩嫂且自寬心。待

我明日親領衆弟兄去都取了來。就是鄒小姐此時見紅鬚有些俠氣。也不疑慮隨他住下便了。但此去正是。青寵與白虎並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却說輕烟因那日到母舅吳家宿歇。不曾被擄。次早回來。見家中如此光景。小姐又被擄去。舉目無親。不覺淚如雨下。大哭一場。死而復生。便對管門的老蒼頭道。你且關好門。管着家中。不可放人進去。待我去報知老爺。或投生舉。或告緝捕。與老爺商量。速差人去查訪我小姐下落要緊。即時走到監口。叫禁止開門。到鄒公面前。放聲大哭道。老爺不好了。驚得個鄒公魂飛魄散。只道上司詳文發下來。想是要斬的了。急急問道。是何緣故。輕烟即將家中被盜小姐搶去的事。細說一番。又哭起來走。老爺呀。這事怎處。鄒公聽他說到小姐搶去。不覺也哭起來道。清平世界。豈有強盜如此橫行的理。前番來暗殺我內姪。今又明來搶我女兒。我之清貧。人人豈不知。這強盜不是劫財。分明是要我絕根絕命了。殺人搶擄。看來總是這起人。豈可不嚴追速告。但恨我約繫於此。不能往上司呈告。你可與我煩母舅到捕廳衙門。先投一張失單。出一嚴捕牌。便可四路差人緝訪。此盜聚在何所。自然小姐消息有了。輕烟忙來見母舅。說了這番異事。要他代告此情。吳宗嘆口氣道。真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你老爺實悔氣。偏在這二日。又要起解了。如之奈何。又想一想。走若要總捕廳出嚴捕牌。到也有便路。但你是一幼年女子。此番不能隨老爺去了。家中小姐。又不見了。如何是好。輕烟一聽老爺起解的話。不覺淚如雨下。哭個不沐。吳宗道。事已如此。

不必悲傷。你且在我家裏住幾日。看老爺小姐二人消息。再作理會罷了。輕烟從此日就住在母舅吳宗的家內。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九節 致我死反因不死

(詞曰)最險人藏暗裡。鎗棒俱是雪加霜。淒涼難忍傷心淚。那怕豪雄鐵石腸。懷熱血。眼橫張。霎時提挈出忠良。誰言巧計皆能就。始信奸謀枉自忙。右調鷓鴣和。

話分兩頭。再將琪生事從前叙起。琪生自那日屈打成招在獄。棒瘡疼痛。骨瘦如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日父親進來看他。只顧痛哭。傷心切骨。祝琪生着馮鐵頭哀告道。我父子與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何苦反扳到這個田地。絕我宗嗣。就是我兒身死。也替不得你的事。你也是個豪傑。怎枉陷平人。害我全家。豪傑之氣安在。我兒若有什麼得罪所在。不妨明正其罪。我父子死而無怨。琪生不忍父親苦惱。也跪在旁。向祝公哭道。豪傑也難饒我。此是孩兒命數當厄。爹爹你回去罷。母親在家。不知苦得怎樣。爺娘年已高大。不必悲傷。壞了身子。不肖孩兒。再不能來報養育之恩。爹爹母親。譬如投生孩兒。割斷愛腸罷。這所不在不是爺爺來走的。徒自傷心無益。孩兒自此別却爺娘。再無一人來體貼你心。爺爺與母親。自己保重些。不要緊。父替孩兒多多拜上母親。說孩兒不能當面拜別。言罷。眼中竟流血出來。摟着祝公。大叫一聲。爺爺母親。孩兒心痛死也。就哭絕於地。祝公摟抱。哭喚孩兒甦醒。未及二聲。也昏沉哭倒。悶絕在地上。身

旁邊有鐵頭叫喚半响。二人方醒。馮鐵頭見他父子傷心。惻然不忍。不覺也流下幾點英雄淚來。叫道。我殺人一世。也不會心慟。今見你父子如此悲戚。不覺傷戚。是我害却好人也。然與我無涉。俱是平君贊害。是他教我拔害的。你如今出去叫屈。若審時我自出脫你兒子。祝公父子聽了喜極。磕他頭道。若是義士果肯憐恤。就是我們重生父母。祝門祖宗大幸。鐵頭止住道。不要拜。不要拜。我決不改口。去去。三人正在說話。恰好輕烟來看老爺。聽見隔壁房中哭得悲切。轉過來一望。却認得是琪生。驚得兩步做一步。跌進房來。問道。你是祝郎麼。琪生抬頭。見是輕烟也。驚道。你怎得進來。看我。兩人又是一場大哭。祝公問道。這是何人。琪生道。話長。慢慢告稟。因私問輕烟道。小姐素梅好麼。那輕烟泣訴家中奇事。我來服侍老爺。小姐被盜掠去。琪生大叫一聲。登時昏倒。衆人忙來救醒。琪生哭得此時。哭得落花流水。楚國猿啼。對輕烟道。我只道你們安居在家。誰想也弄得顛倒我命好苦。又道。傷心哉。小姐痛心哉。小姐哀聲令人酸鼻。輕烟勸道。君自保重。不宜過悲。但不知君何以亦遭此厄。琪生恨道。我不知何事惱了平家。棗核釘惡賊。就指着馮鐵頭道。却買這位義士。拔我做窩家。備吃苦楚。今日虧這義士憐我。方纔說出。又教我補狀出脫。我甚是難得。輕烟道。若說這平賤欺心。一言難盡了。必就是爲此。待你出來慢慢告訴。大家說了一會。各人散去。祝公即刻到縣前喊冤。孫剝皮不得已。又拘來一審。鐵頭將棗核釘買囑之情。直言告上。自己實甘伏罪。剝皮明知此情。只因受了棗核釘若干白物。怎肯翻案。孫剝皮大怒道。必定是祝家有買囑反。

將鐵頭打了三十板。又將祝琪生責三十板。說他買囑強盜。希圖漏網。依舊收監。祝公號痛忿恨。思欲到上司去告。因此日沒有盤費。在家未去。誰知到第二日。孫剝皮又受了棗核釘大惠。就着一禁子在此。晚要討病狀。正是

前生作下今生受 不是脫頭不聚頭

再說輕烟次日將晚。又要看鄒公與琪生。母舅吳宗吃得酒醉。在外進來道。你今日不要去罷。今晚獄中有人計病狀。你不必害怕。輕烟道。怎麼叫做討病狀。吳宗笑道。這是衙門暗號。若犯人該死罪。暗暗絕他性命。第二日投一個病狀的呈子。真掩人耳目。故叫做討病狀。輕烟又問道。如今討病狀的是什麼犯人。吳宗道。是強盜窩家。輕烟吃一嚇。留心問道。他是那處人。姓甚麼。難道沒有個親人在此。怎麼就敢下手。吳宗呵呵笑道。痴孩子。這是你的娘。也不知做個多少。怕他什麼親人。就是本地人。姓祝。他的父親也是個敗運鄉紳。你看我果怕他一些。吳宗乘其酒興。放肆直談。不怕把個輕烟嚇死。輕烟心內驚得發戰。眼淚就直滾出來。吳宗兩手摩腹。又呵呵大笑道。他又不是你親人。爲何就哭起來。輕烟忙說道。他與我何干。却去哭他。只是教我老爺明天起解到府中去。愁他那裏有人照管。我又不能隨去。故此苦楚。吳宗把頭點了兩點。還要開口。說些什麼。連打兩個惡心。就忍住了嘴。強忍一會。又是一個惡心上來。忍不住直嘔吐起來。嘔完。遂昏沉睡在床上。輕烟又對他說。乘如今不曾動手時。待我去看看老爺來。可憐他明日一去。我就不能伏待他了。說罷。又哭。吳宗點頭道。既然如此。你走去走來。斷不可走漏一點風聲。我已

經吃醉了。晚間還要用。力。讓。我。睡。睡。的。就。叫。小。牢。子。同。你。去。罷。方。纔。住。聲。已。夠。夠。睡。熟。小。牢。子。拿。着。鎖。匙。同。輕。烟。來。輕。烟。三。脚。兩。步。奔。進。牢。內。對。琪。生。哭。道。天。大。禍。事。到。了。今。夜。我。母。舅。來。討。你。病。狀。結。果。你。的。性命。須。速。速。計。較。琪。生。嚇。得。魂。飛。天。外。淚。如。雨。下。扯。着。輕。烟。道。你。看。我。如。此。手。扭。腳。鐐。有。甚。法。使。你。替。我。快。設。一。法。怎。麼。救。我。才。好。輕。烟。心。忙。無。措。一。時。也。無。計。可。施。兩。人。只。得。痛。哭。馮。鐵。頭。在。旁。問。道。你。二。人。爲。甚。只。管。啼。哭。二。人。告。訴。其。故。鐵。頭。不。平。起。來。向。輕。烟。道。我。倒。有。一。件。可。以。救。得。你。只。恨。沒。有。這。幾。件。物。事。輕。烟。道。要。甚。物。件。待。我。取。來。鐵。頭。道。你。去。尋。一。把。斧。頭。一。條。粗。壯。長。繩。大。約。要。四。五。丈。長。短。兩。條。接。在。一。條。也。罷。再。尋。兩。個。長。大。鐵。釘。子。進。來。與。我。有。用。處。輕。烟。連。忙。去。尋。將。來。鐵。頭。道。既。有。此。物。就。不。妨。了。你。放心。去。罷。輕。烟。道。這。幾。樣。東。西。怎。麼。就。救。得。他。又。說。道。不。要。你。管。包。你。救。得。此。人。就。是。輕。烟。就。倒。身。拜。他。幾。拜。再。三。囑。付。道。祝。相。公。性命。全。仗。義。士。切。勿。有。誤。轉。身。又。向。琪。生。道。相。公。或。有。安。身。之。日。可。速。設。法。早。來。帶。我。妾。以。死。守。待。君。幸。勿。負。心。遂。哭。別。而。回。漸。漸。天。晚。時。乃。十。二。月。中。旬。月。色。已。高。鐵。頭。道。此。刻。不。動。手。更。待。何。時。他。鬻。力。甚。大。將。手。儘。力。只。一。送。手。扭。早。已。脫。下。取。斧。將。腳。鐐。鐵。索。砍。斷。連。忙。遂。將。琪。生。手。扭。一。擦。登。時。粉。碎。將。他。腳。鐐。也。碎。斷。二。人。撥。開。門。悄悄。走。到。後。牆。琪。生。抬。頭。一。看。連。聲。叫。苦。道。這。般。插。天。如。此。的。高。強。怎。能。出。去。鐵。頭。道。不。要。忙。將。斧。頭。在。腰。中。取。出。索。子。把。一。頭。繫。住。了。琪。生。兩。脅。又。將。一。頭。束。在。自己。腰。上。收。拾。停。當。却。取。出。兩。個。鐵。頭。一。邊。一。個。捏。在。兩。隻。手。中。扒。牆。而。上。頃。刻。立。在。牆。上。解。下。腰。間。繩。頭。握。

在手內。對琪生道：你兩手擠住繩子不要放。遂將盤上霎時把琪生搥將上來。也立於牆頭。鐵頭向牆外。又拿着繩子。將琪生登登墜下。立於地上。鐵頭將琪生站開。飛身往下一跳。兩下解下繩子。要走。琪生道：且住。待我通個信與父母知道。鐵頭道：不可。遲則監中報官。閉城一搜。豈不我俱休。不若逃走。且尋個藏身去處。再商量。通知不遲。二人就忙忙趕到城邊。幸喜城門未開。二人也顧不得棒瘡腿疼。大開脚步。如飛逃難去了。正是：鯉魚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再不來。

且那說吳宗吃得爛醉。直睡到四更天氣。醒來揉一揉眼。見月色如鏡。不知是什麼是候。慌張。怎的只管貪睡。幾乎誤了大事。起來就去拿繩子要走。那裏有半寸連兩個大釘也不見。誰知俱是輕煙拿去。吳宗道：却也作怪。明明是我放在這裏。難道我竟醉昏了。四下找尋沒有。只得另拿一付傢伙。忙到牢中。只見鐵索去在一邊。手脚心腸都碎裂在地。沒有半個人影。嚇得屁滾尿流。跌脚叫道：我要死了。跑去看看門戶。依然各房。獨人俱在。去看後牆。高搖頭道：竟走去不成。如今怎麼去回官府。不覺大哭。垂着眼淚。走來走去。沒法處置。一會天明。已有人來帶鄒公。吳宗只得去報木官。孫剝皮打發解差解鄒澤清。上司去。又將公事交付畢。報了此信。怒起。孫剝皮將業桌連拍。將滿筒籤擲下來。拖下打到五十。叫再打。又打十五。吳宗性命就送上西天。孫剝皮見吳宗打死。叫抬出去。另撥一人當牢卒。一面差捕役緝拿逃犯。一面出籤去拿祝公夫婦。兼搜琪生。登時將祝公夫人拿至孫剝皮。將驚木一拍。大喝道：你兒子那裏去了。

祝公方知兒子脫逃。心中暗喜。答道是。老大人監禁。怎麼倒問罪生。孫剝皮冷笑道。你將兒子劫將出來。難道藏過。就罷了不成。你道你是鄉紳。沒法處治你麼。且請你監中坐坐。待我語旨發落。遂分付祝公收監。夫人和氏討保。夫人一路哭哭啼啼。回來恰好輕烟送鄒公起身回來。半路掃見。問人說是祝家夫人。見兒子越獄。拿他到官放回的。輕烟遂跟夫人到家。待進了門。上前叫道。奶奶婢子見禮。祝夫人淚眼一看。却不認得他。問你是那裏來的。輕烟請屏去旁人。方細細的告訴始末緣由。以至放琪生之事。夫人又喜又悲。感謝不盡。重新與夫人禮。就留他過宿。正是

未得見親子 先見子親人

却說祝公坐在監中悲感。又不知兒子怎麼得出去。又歡喜快活道。且喜孩兒已有性命。我年已望六旬。不爲大壽。這老性命替他。也強如絕我祝門後代。只是托賴皇天保佑。叫我孩兒逃得出性命。就是萬幸。一日左思右想。好生悶愁。坐至半夜。忽聞一片聲打將進來。幾乎把這老頭子嚇死。你說是誰。却是紅鬚領着百餘嘍囉。進來劫獄。救琪生。順便又要救鄒公。那知二人一個在昨晚出去。一個是今早動身。那紅鬚手執短刀。當先進門。劈頭就拿住祝公問道。你果曉得祝琪生在那間房子。祝公道。琪生就是我兒子。昨晚不知逃往那裏去了。累我在此受苦。紅鬚道。早來一日。能與我恩人相會。就對祝公道。我今來救你。令郎的。你快隨我出來。就分付兩個手下。帶他先出牢門。等候却自去尋鄒公。並不知踪跡。你出門又大叫道。你們各犯人。有願隨我去的。快來。遂走出門外。領了兵卒。竟奔入縣堂。打開私衙。捉住孫剝皮。剝着

幾塊。將他合家三十餘口殺盡。家財盡數搶掠。縣內倉庫。分毫不動。一擁出城。出了城門。見後面已有幾個拍前欲後的官兵。遠遠敲鑼打鼓。吶喊搖旗。恐嚇而來。紅鬚準備相殺。等了半日。也不見他上前。料他交戰不成。遂領了衆人。連日連夜。趕至寨中。雪娥只道六郎與父親已至。忙迎出來。紅鬚嘆氣道。我指望救我恩人。與恩嫂父親。不想恩人於昨晚逃出。你父親又解上府去。只救得你公公出來。恩嫂過來相見。雪娥見二人俱無着落。撲簌簌巾下淚來。忍着苦楚。過來拜見祝公。祝公不知其故。不肯受禮。雪娥備稟告上祝公。祝公方說。受他兩拜。反哭道。媳婦生受你也。只是我兒不知去向。豈不誤你青春。你婆婆一人在家。不知什麼光景。紅鬚聞知。懊悔道。我不知還有老夫人。一時慌促。沒有檢點。怎麼處也罷。明日多着幾個孩兒們。一路去探訪恩人下落。一路去悄悄將老夫人接來。雪娥也叮囑訪父親。又道。素梅雖已離家。輕烟尚在他母舅家中。可與我連二人一同帶來。紅鬚就分付要接老夫人的小卒。緊記在心。過却二十餘天。兩路人俱同說。祝相公並無消息。老夫人也尋不着。家中房產。變成白地。鄒老爺已解往別處。素梅輕烟。俱無踪影。大家好生着急。自不必說。自此雪娥盡媳婦之禮。孝順祝公。一同住在紅鬚寨中。不在話下。却表定海城中。當夜間劫獄之時。衆犯人走盡。不消說得。還有那一班無賴之徒。乘風打劫。不論城內城外。遇着人家。就去搶劫。殺人放火。慘不可言。和氏老夫人。與輕煙那裏說苦。忽聽見喊殺連天。隔壁人家火起。頃刻燒到自己房子上來。二人連忙搶了些細軟東西。跑出大門。不止兩個時辰。已將一所

房屋燒得精光。二人只是叫苦。次日進城探聽祝公。又無消息踪跡。輕煙又聞得舅母已死。家人也被火燒。衆人不知去向。二人正是漏屋遭雨。雪上加霜。祝家這些家人。見主人如此光景。俱去得盡絕。書童數日前又死。單單只存得夫人與輕煙一雙沒處去。又無一個親戚投奔。夫人娘家。又在紹興府。父母已亡。止有一個兄弟。素常又不相投。一向不通來往。而且路又遠。丈夫族間。雖有幾個房頭。見這強盜事情。已不覺遠離他。誰來招攬。二人痛苦。幾至傷身。夫人拭淚向輕煙道。我們哭也沒用。我有一句話對你說。你若好處安身。你自去管你的事罷。我如今就一路討飯。也去尋我孩兒與老爺。輕煙道。夫人說那裏話。我與祝郎。雖非正配。也有數夕之恩。既以身許。豈以患難易心。夫人去得。我亦去得。雖天涯海角。我願同去。又好服事夫人。又好打聽小姐下落。夫人躊躇不決。又道我年近六十歲的人。就死何妨。你是少年女子。又有容貌。而且尙未嫁人。難道沒處安身。况你身子柔弱。怎麼吃得外面風霜之苦。不要管我。你老實自尋生路罷。輕煙哭道。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夫人若去下賤妾。甯可撞死於夫人面前。夫人見他真切。也哭道。難爲你這點真心。我死難去。我怎忍得使你跋涉。以後不要叫我夫人。只叫我阿媽。我纔安心。輕煙遂叫阿媽。二人互相挽扶而行。丟過一邊。再說祝琪生與鐵頭逃走了何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五節 該他錢引倒得錢

(詩曰)床頭金盡愈難堪。不受人欺不乞憐。從此遇錢早污入。莫圖廉節受人慙。

却說琪生與鐵頭自越獄而出一路行走。二人相得甚歡。琪生與鐵頭商議道。越獄出來。却到何處去安身。鐵頭道不妨。我有一班兄弟。在蘇州洞庭山做生意。與你到那裏就可安身。二人連夜趕至洞庭。鐵頭到各處招集。頃刻聚集二百餘人。原來俱是响馬強盜。起初原是一個馬夜叉爲首。一夥有千人。若訪了一個有錢人家。就不論別府外省。定要去劫取來。移來馬夜叉身死。人心不齊。就各自爲伍。亂去行事。去的去。犯的犯。漸漸人散。今日鐵頭回來。却又中興。自爲首招集黨人。一月之間。又聚了千餘人。去打縣劫府。好生猖獗。官兵不敢節制。弄得遠近不得安甯。琪生屢屢勸道。我們不過借此棲身避難。要望天赦。若大哥如此。則罪在不赦。怎麼望出頭日子。鐵頭自恃勇力。那肯回心。過了數月。果然巡撫上本。朝廷差大將領兵前來征剿。琪生又勸他堅守本寨。不可出戰。待他懈怠。一戰可獲全勝。他又不聽。領着衆人出戰。官兵大敗而走。琪生道。今日雖勝。更要防他劫寨。鐵頭驕兵。全不在意。至晚果被兵來劫寨。人人慌亂。個個逃生。只一陣殺得屍如山積。遍地西瓜。一千餘人。存不得幾十。鐵頭見勢頭不好。獨自一人逃往別處去了。琪生原料必至於此。見大勢已去。也急急逃走。却不敢回家。又沒個主意。只是亂走。行上幾天。來到松州。住在飯店。次日陡然大雨傾蓋。不能起程。只得住下。好不心焦。正是

元亮不逢誰是主
荒涼旅次泣西風

再說和氏老夫人與輕煙二人無處棲身。悽悽惶惶出來尋訪瑣生與祝公踪影。慢慢的不知打那裏去尋起。只得聽憑天命。遇路即行。遇船便搭。行了數月。方到得常州馬路上。天色已晚。二人急切尋出個宿處。又不好下飯店。前面有座廟宇。二人疑是尼庵。要去借宿。及到廟前看時。門已閉了。只得就在門樓下蹲了一夜。次日尙未動身。見廟門早已大開。夫人道。媳婦。我思天下甚大。却我老爺與孩兒。走在何處。你我只管這等行去。何日是個了局。身邊盤錢又將盡。我與你不如進廟內。哭訴神明。討個召兒。求他指點。若是到底不得相逢。我與你現甚麼世。同去尋條死路。也還乾淨。輕煙道。婆婆說得有理。廟宇甚大。却是一個關帝廟。二人倒身下拜。哭訴前情。見有籤筒在上。跪下去就求了一籤。是第十三籤。去看籤詩道。

行來往去兩相違

咫尺風波淚滴衣

休道無緣鄉夢永

心苗只待錦衣歸

二人想了半日。俱不能解。輕煙道。休道無緣鄉夢永。這句想是還有團圓之日。我與婆婆還是向前去得好。夫人點頭。輕煙一團苦境。真正沒有處發洩。偶見有筆硯在神櫃之上。就取起筆來。向粉牆上題詩一首。詩曰

歷盡天涯何處覓

熒熒姑媳向誰啼

若要欲問題詩女

便是當時花底迷

定海鄒氏妾輕煙

題完。回身送筆到櫃上去。耳邊忽聽鼻睡之聲。輕煙低下頭一看。一個大漢和衣睡着。面臥在神櫃下。鼻聲如雷。慌忙扶着夫人出門來。跨步至山門。忽見二三人進來。却是本地一個無賴公子。帶了兩個家

了。趕早來燒香求籤。一進廟門。就撞見他婆媳二人。見輕煙容貌甚美。遂立住腳觀。看輕煙與夫人低頭就走。他攔住門口。不放出去。夫人只得向前道。求官人略略方便。讓我們出去。那公子道。你們女子家。清早到和尚家何事。了不得。了不得。夫人道。我們是遠路來的。在此歇腳的。那公子見是外路來的一發放膽。便道。胡說放屁。難道便是和尚家好歇腳。這女子莫非是你拐來的。待我認認看。就跨向前去。扯輕煙。輕煙連忙退步。時被他扯住。要看輕煙怒嚙道。清平世界。調戲良家女子。你這強盜。該問何罪。遂大叫地方救人。夫人也上前死扯。做一團。兩下正在炒鬧。神櫃底下鑽出個人來。道。是何人在此無理。輕煙一聽。連叫義士救我。原來就是馮鐵頭。因在洞庭戰敗。一路逃走至此。夜晚因走得困倦。就藏在神櫃下睡覺。正睡在濃處。却被他們驚醒。出來見輕煙。被一個人攔住。兩太陽火星直爆。大發雷霆。走向前將公子只一掌。打得他眼中出火。四脚朝天。公子忍着痛。扒起來要走。又被一掌打來。打個狗吃屎一樣。兩個家人齊來救主。竟不會擺身。却被鐵頭飛起一脚。將一個踢出門外。那一個連道利害。待要跑時。也被一脚跌倒。三人被打得昏頭昏腦。扒起沒命的走。輕煙連忙問道。祝郎如今在那裏。鐵頭遂將前情告知。又道我自兵敗。各人逃生。不知他逃往何處。二人大哭。鐵頭問輕煙。欲到何處。這同來的是何人。輕煙就道。其所。以來的緣故。鐵頭聞得是琪生母親。忙來施禮。夫人也問輕煙備細。方知孩兒是他救出。着實致謝。鐵頭道。既是如此。你們不消遠去了。我有一熟人在呂城。正要去看他。你二人不若隨我去。住在那裏待我慢。

慢尋。祝兄下落。何如。二人大喜。遂同鐵頭來到呂城。鐵頭訪到熟人。借間房兒。將夫人與輕煙安頓住下。過了幾日。鐵頭那個熟人去尋琪生不題。再說琪生。雨阻在常州飯店中。盤費又盡。日日坐在店房。思量父母。不知在家安否。又想輕煙放他之情。心中感激。又想婉如與絳玉。不知怎樣仰望。又思雪娥與素梅。被盜劫去。是永無見面之日了。就放聲大哭。正是

一刻腸迴九轉

五更淚洒千條

一日雨止。欲要起身。又沒銀子打發店主。欲要再住。一發多欠房錢。進退兩難。無計可施。慢慢到街中間走。只見一簇人圍在那裏處看。祝琪生也擠進去看。却是兩張的告示。要拿定海祝琪生與馮鐵頭二名。各出賞錢三十貫。又一張畫影圖形。後面填寫名姓。仰各省府州縣實貼市上。琪生不看則已。一看就嚇得冷汗直流。在衆人堆中不得出。連忙轉身就走。奔到店中。把房門閉上。不敢出門。忽門外有一人叫道。相公開門。又把他一驚。開門看時。却是店主。人要算飯錢。琪生問道。什麼利路。店主道。馬頭上有一個關帝廟。和尙要倩疏頭的廟祝。你如肯去我去一說便妥。琪生聽是做廟祝。就不肯做聲。店主人道。這是極文雅之事。何必躊躇。你既沒飯錢。有見錢不取。不如權且做的好。琪生嘆口氣道。也罷。你去說來。店主人就忙忙去說。少頃來言道。事已安妥。我叫小二替你送行李去。飯錢我已算過。共欠三錢四分銀子。你只稱三錢。付小二帶來。那四分就作我賀儀罷。琪生別了店主人。同小二到關帝廟來。已改姓張了。小二領他見了當家和尙。議定銀子。又還了飯錢。打發小二回去。琪生踱到前殿。忽見壁上詩句。大驚道。他

在定海想此情由怎的來此。却也奇怪。再細玩詩中之意。恍然道。哦。他說楚楚姑媳。向誰啼問。是嫁與人。怎麼又道楚楚向誰啼。終不言他嫁。不多時就守真不成。遂嘆息道。咳。可惜這樣好女子。却沒有怎樣。又氣又苦。欲要責神。約却沒尋他。心中感慨。就和詩二首寫在壁上。珙生自此只在廟內寫疏頭。做廟祝安身。不知後事如何。再聽下節中分解。

第十一節 害妹子權門遇嫂

(詩曰)欲圖獻媚。那管氣連枝。世人道我會逢迎。不過暫時幫襯。愚兄之意。借你生情。若能得笑顏親。彼就是拙不吝。

右調三擲鼓

話分兩頭。再表平家。棗核釘。被素梅咬傷臂膊。在書房將息。忽聞祝珙生逃走。驚得汗流不止。到曉又聽得剗獄。只是發戰。上下牙齒打個不住。及打聽得賊已去遠。才上床少曉。才合着眼。只聽得門外喧得亂响。只道不知何事發作。嚇得從床帳滾下地來。連忙往床底下一鑽。半晌偷眼看覷。見妹子領着丫頭僕婦進來。棗核釘才敢扒出來。婉如哭道。嫂嫂不知何處去了。棗核釘驚慌忙入內去看。但見濟房箱籠。隻隻打開。被也不在。又見兩個家人來道。報。莽兒也不知那裏去了。房中鋪蓋全無。却有新娘一雙舊鞋子。在內。棗核釘已知就裏。不好說得。竟氣得目瞪口呆。原來陳氏與莽兒弄得情厚。了一向二人算計要走。因無隙空不能脫身。今日乘着強盜剗獄打搶。衆人俱出去打聽消息。所以與陳氏將房中金銀首飾。與

丈夫細軟席捲盡去。棗核釘次日着人緝探。又出招子賞銀。只當放他娘屁。終無下落。心中氣苦。又爲祝珙生未死。懷着鬼胎。連日肉跳心驚。坐臥不甯。想道我在。家恐防有禍。而且心中惶恐。不若將田產變賣銀子。進京去住。明歲又逢大比之年。倘秋闈僥倖得意。有個前程。就可保得身家。計算已定。就央人作伴。將產業變個淨盡。忙忙的過了二月。間帶着婉如妹子與素梅。舉家搬住北京。買房住下。候難將近場期。遂趕到本省入場。到八月十五日。完却場事。文字得意。到揭榜那日。去看榜名。顛打看來。定海却中四名。俱是熟識相知。鄭飛英亦在其列。獨是自己養高。決不肯中。名字像又換了。垂頭喪氣。心內不服。進去領出落卷來看。却又三篇密密圈點。止豎去一筆。不上三個字。他再看批語。上面寫着鑄局清新。抒詩安雅。制塾之名科玉律也。當提五名之內。惜乎落題三字。姑置孫山。棗核釘看完。自恨自苦。呼天大哭。正是

到手功名今又去 可知天理在人間

遂依着到北京家中。惱得門也不出。一日有個相識。在嚴世蕃門人。就托他脚力。用了許多銀子。備上若干禮物。進去拜嚴世蕃爲門生。恐門生還不大親熱。就拜他做乾兒子。一味撮臂捧屁。嚴世蕃到也歡喜。有人問棗核釘道。世蕃與兄年紀相等。怎就拜做兒子。棗核釘道。這是我計他便宜。替我家父多添一妻。那人笑道。只是難爲了令堂也。棗核釘也不以爲齒。反揚揚得意。一日去見嚴世蕃。世蕃偶然談及道。我欲討一妾。再沒有中意的。你在外替我留心。棗核釘心內暗想道。我若再與他做一門親。豈不更好。便

應道。孩兒有一胞妹。容貌也還看得。情願顯與爹爹做妾。嚴世蕃聽了大喜道。足見我兒孝順之心。明日我送聘金過去。棗核釘連連打恭道。一些不要爹爹費心。孩兒自備妝奩送上。二人談笑一會。棗核釘早回家。打點臨期。方對妹子說知。就將素梅做了陪嫁。婉如一聞此言。哭將發昏。忙將鳳翼戴在貼身。對素梅泣道。哥哥壞心。將我獻與權門爲妾。我到那裏。死你却如何。素梅哭道。我不負親郎。我送小姐到他門口。妾自逃生回去。尋探親郎。與我家小姐下落。小姐須耐心相機。前動。切不要短見。二人正對面啼泣。只見棗核釘就着伴婆。生將他擒抱上轎。恐有不測。就將伴婆同放轎中。棗核釘大搖大擺。自己親送到門。交代而回。嚴世蕃見婉如果然美色異常。心下大喜。親自來搵扶。婉如把手一推。淚如雨下。世蕃不敢近身。且教將新人扶進房去。婉如那肯進去。跌脚撞頭。凶險那當。伴婆也被他推到。跌倒不起。扒起。跌倒。臉上又看了幾個耳聾子。好不受痛。也不敢近他。嚴世蕃一時沒法。忽見一個婦人。從屏後笑將出來。嚴世蕃笑道。姨娘來得正。你爲我勸新人進新房。那婦人笑嘻嘻來迎婉如。婉如正要掃他。舉眼一看。看到老大一叫。遂忍不住啼哭。噙心服意的。隨他進來。世蕃快活道。好也好也。且進去了。衙門回來享用。忽聞有一個陪嫁丫環不見。想必走失。世蕃不知也是個美物。只認是尋常侍婢。遂不在心上。分付着人去尋一尋。自己匆匆上轎而去。看官你道那婦人扯婉如的是什麼人。原來就是婉如嫂嫂陳氏。自那日同莽兒逃出。走到宛平縣。莽兒有個兄弟。在宛平縣放生寺做和尚。莽兒投奔他。就在寺旁賃間房子住下。

陳氏又與他兄弟勾搭上了。被莽兒撞見。兩下大鬧。哥哥說兄弟既做和尚。怎睡嫂嫂。兄弟說哥哥既家人。怎拐丰母。你一句我一句。爭競起來。兩個就打成一團。地方聞知。就去報官。宛平縣立刻差人拿到。審出真情。將和尚重責四十大皂板。逐出還俗。將莽兒也痛打上二十個整竹片。分開也是四十定賊例罪。又要去責陳氏。定他大罪。忽覷見陳氏窈窕色美。指動一念。遂囑暫且寄監。明日發落。這知縣却是嚴嵩門客。到晚私自將陳氏帶進衙中。分付牢頭。遞了個假病狀。竟將陳氏獻與嚴嵩。嚴嵩愛他嬌。俊俏。就收他做第九房亞夫人。近日明知丈夫來京。他也公然不懼。料道不能奈何。于今日曉得丈夫送姑娘與嚴世蕃做妾。故此過來瞧看。那婉如一見嫂嫂。回到房中問道。嫂嫂緣何却在這裏。陳氏假情假意傷悲道。緣爲惡奴串通。強至此間。幸蒙這邊老爺救活。收我作妾。其實可恥。婉如心中有事。也不再問。哭對陳氏道。嫂嫂既在這裏。必須保全我才好。陳氏說道。既來之。則安之。何必如此。終不然一世再不嫁人的。婉如泣道。嫂嫂我與你共居多年。怎尙不知我心。今日既不救我。我也只拚着一死而已。遂淚流滿面。陳氏原與婉如相好。便道。這事叫我也難處。我又替不得你。我今日且在此與你作伴。看光景如何。只怕這事再不能免得。說言未了。嚴世蕃早已回家。就走進房來。去與婉如同坐。婉如連忙跳起來。要走。被世蕃扯住道。勿忙。是你自家人。何必生羞。婉如大怒。將世蕃臉上一把抓去。世蕃不曾防得。速將手格。轉眼已派成三條血大槽。痛不可忍。急得暴跳如雷。走去將婉如揪過來。拳打脚踢。甚是狼狽。陳氏在內。橫身死

命的勸。嚴世藩方才放手出去。臨出門又罵道。不容你這賤人不從。婉如在地亂滾。放聲啼哭。陳氏那裏勤得住。到是嚴世藩又往外人家赴席。陳氏陪着碗如在房勸他吃晚飯。又不肯。勸他睡覺。又不從。急得陳氏也無法。看看半夜。衆丫環們俱東倒西歪。和衣睡着。止有陳氏一人。勉強撐持。伴着婉如再停一會。耐不得住。亦漸漸伸腰口張。困倦上來。左一撞。右一撞。怎奈這雙癆眼。只是要瞇下來。不上一刻。也呼的睡着在椅上。婉如見衆人睡着。想想此時不死。更待何時。他見房中人多。不使下手。遂拿條汗巾。悄悄出房。前走後閱。再沒個下手處。見一路門大開。就信脚走出。誰知大門竟也開在那裏。却是衆家人去接世藩開的。守門人又去打探。將門虛掩。被風吹開。婉如輕輕潛出門外。往前就撞。此時三月下旬。頭上月色正明。婉如不管好歹。乘着月色。行有半更時候。却撞着一條長河。前面又見一簇人燈籠火把。漸漸近來。他心中着慌。又無退步。遂猛身往河中一跳。那些來的人。齊道。叫道。有人投水也。後邊輪內人。遂連聲喊道。快快救起。這些人七手八脚的。亂去撈救。那知婉如心忙力小。恰好跳在一塊暈衣石上。攔住腰跨。不得下去。止跌得昏昏墮在石上。被衆人救起。却失去一隻鞋子。與汗巾兩件。衆人見是一個絕色女子。來至轎前。轎內的人。反走出來步行。讓轎子與婉如乘坐。一同到衙裏盤問。原來轎內不是別人。却是鄭飛英。自從祝琪生與孫剝皮抗衛之後。日日懷忿。却無力救他。遂欲進京投個相知。指望尋條門路救他。才過錢塘。就聞得本縣劫獄。琪生已走。遂不進京。在杭州一個親戚家覺館。舊年鄉試已中舉人。到了今年

會試場中。又中了進士。在京候選。今日也在人家飲宴回來。恰好遇見婉如投水。連忙救回。飛英問婉如來歷。婉如把哥哥害他之事。直陳。鄭飛英連道。不該不該。令兄主意果然差錯。但是小姐心中要許與那人家裏。婉如哭道。妾已許與本鄉祝琪生了也。鄭飛英失驚道。既許祝生盟兒。怎又獻進權門。做此喪心之事。一發不該。婉如見他稱盟兒。就知與祝琪生交游。先問了飛英姓名。然後竟將往事含羞。直言以見誓不他適。飛英心不平道。既如此說。盟嫂不必自去。在此與老母賤荆同居。且待日後訪着盟兒。送去完聚。婉如又問道。琪生可曾有功名否。如今叫在家否。飛英垂淚道。原來盟嫂還不曉得。因令兄買鸞強盜馮鐵頭。扳琪生作窩家。監禁在獄。及越獄逃走事情。細細對他說明。婉如聽了。哭得死去活來。鄭飛英叫妻子領他進內。好生寬慰。自此婉如遂拜鄭太夫人爲母。安心住下。不多幾日。飛英就選了雲南監安府推官。婉如隨他家眷赴任不題。說那嚴世藩。赴席回來。進房不見新人。大聲叫喚。衆人俱從夢中驚醒。嚇得癡呆。家中前後搜尋。並無人影。忙着家人四下追尋。炒鬧了一夜。及次日忽見一個家人。拿着一隻綉鞋。一條汗巾。水淋淋的進來稟道。小的昨夜因尋新人。一路追尋不見人跡。及至河邊。偶見河中有此二物。不知可是新人的。陳氏看道。正是我姑娘之物。不覺河起淚來。嚴世藩心內亦苦。忙遣人去河中撈屍。何曾撈着一根頭髮。合家苦楚。那棗核釘聞知此事。也大哭一場。追悔不及。不必多贅。要知素梅如何逃走。且看下節分解。

第十一節 想佳人當面失迎

(詩曰)晨風夕雨皆成淚。月幌花簾總是憂。咫尺玉人不見面。從茲舊恨轉新愁。

且說素梅送婉如小姐到嚴府門首。乘人忙亂之際。就往外一溜。慌忙摸出城來。他上路上。自己想道。我這等打扮。未免招人疑惑。啟近人之惑。忽想一會道。我不免妝做男人。畫些畫兒。沿途去買。又可免人疑惑。又可覓些盤纏。豈不兩便。幸起身邊帶有銀子。就往買換買幾件男衣。又買一雙鞋襪。一頂帽子。紙墨筆硯。件件停當。走到僻靜處。穿換。止有這雙小脚。不能穿鞋襪。就取針線縫在襪上。將鞋內邊。多用裏脚襯緊。却將耳環除下。倒也打扮得老到。竟公然下飯店。趁船隻。絕無一人疑他。他的畫又畫得好。沒一個不愛。拿出就買去。每日風雨無阻。定賣去几幅。盤費儘無多餘。還可蓄積。一路行將下來。一日來到常州。下在飯店。見天色尙早。出去開蹻。行至碼頭上。走得勢倦。思量到那裏去歇息脚。再走。抬頭見個開帝廟。還踱進去。拜過開帝。就坐在門楹上歇脚。觀看廟前景致。忽望見粉牆上兩行字。就站起身去看。却是三首詩。第一首就是輕烟的心。自驚駭道。他怎的到這所在來。却又道。燦燦姑息向誰啼。這是何說。再看第二首詩道。

不記當年月下事

緣何輕易向人啼

若能萍蒂逢卿日

可許蕭郎續舊迷

第三首道

孤身浪跡倍悽悽

恐漏蕭牆不敢啼

腸斷斷腸空有淚

教人終日被愁迷

定海琪生題

素梅看罷。不覺淚滿衣襟道。原來祝郎也在這裏。我好僥倖也。急忙忙跑到後邊去。問那些長老道。可有位定海縣祝頓然在此麼。和尚們道。我們這裏沒有什麼祝相公。素梅又問道。衆師父從前可與會見過麼。和尚答道。不首會過。我們不知道。素梅又道。外面粉壁却有他題的詩。怎麼就不曾會過。求師父們可想了一想。看衆和尚又要吃飯。見他只管問得瑣碎。變色答道。這不是舊年。不知是耶裏過路人客。偶在此間寫的。我們那裏管他閒事。不曉得不曉得。素梅見說。帶着滿面愁容出來。心理苦道。原來還是舊年在此。想已回家。却又走近牆邊去看。自己取出筆來。在壁間也和一首。一人無聊無賴。見天色將晚。只傳出了廟門回店。次早又起身上路。你說琪生因何不見。只因琪生是個有名才子。凡寫的疏頭情詞兩絕字又佳。常州一城。聞他大名。凡做喜事。沒有張祝去寫疏頭。就做不成。故此不但和尚道士們奉之如神。連合城人無不敬重。俱不呼他名。只是稱他老張。近日爲天早求雨。各處做法事打醮。把個張祝頭多忙。被東家扯西家爭。及完。却這家回來。到半路。又是那一家扯去。這日又去寫疏頭。纏到烏暗。才得回家。誰知事不湊巧。素梅前脚方才出去。琪生後脚就跨進來。因身子勞頓。就上牀安歇。次早起來。又要去寫疏。正是到殿上。偶見一神前張疏紙被風吹起。直飄至牆脚下。走近要拾。抬頭忽見粉壁上。又添了幾行。

字。上前看時。也是和他原韻。一見詩道。

超超長路弓鞋綻

妾爲思君淚暗啼

手把丹青顏面改

前行又恐路途迷

定海鄒氏女妾素梅和題

琪生一看異常驚喜道。他與小姐一齊被賊搶去。今日緣何到此。我想俱還無恙。同在此間。謝天謝地。想一會又慮尋不着。遂跌脚哭道。我那姐姐呀。你既來此。怎不等我一等。又不說個下落。却教我那裏尋你。裏頭這和尙聽得哭聲。忙跑出來。見是張祝。立對着牆哭。却爲何事。琪生道。昨日有個女人來尋我。你們曉得住在那裏。他和尙道。並不會有甚女人來尋你。只有一人少年男子來尋什麼定海縣祝相公。何甯再有人來。琪生聞是女子。心內狐疑不解。又問道。那男子住在那裏。和尙道。我們又不認得他。那個去問他住處。琪生遂不則聲。也不去拾疏紙。轉身就往外飛跑。行至門外。復又轉來。丁甯和尙道。這人是我的親戚。今後若來。可留他住。等我說我曉得那祝相公信息。切不可又放他去。要緊勿誤。說罷。就如一陣風急急奔出。就如一上。正過着疏寫的管候。琪生道。我有天大的事在身上。今日沒工夫。明日寫罷。那人道。這怎遲得動手。就扯琪生。琪生只是要走。被他纏住。發急去。怒。刮讓起來。那人見他認真發急。才放他去。整整一口水也不曾有一點在肚裏。滿街滿巷。俱已跑到沒頭沒緒。又沒個姓名下落。那裏去尋。直至日落方回。一進廟門。氣不過。捧起硯台筆墨。儘力往地下一擲。打得粉碎。只爲你這筆硯。日寫什麼人頭。

悞却我大事。實好恨也。好苦也。遂掩回頓足。大呼大哭。這些和尚。只認他惹了邪祟。得了瘋病。俱替他擔着一把干係。次日祝琪生又出去亂亂跑。尋到城外船上。也去問問。一連幾天尋不着。自此心不替人寫疏。只是鞅轡鬱悶。就惱成一病。睡在廟中。整整二年有餘。病得七死八活。方才漸漸回好。一日又是八月天氣。琪生新病初愈。要躡到墻下親近親近。日的詩句。只見先有一個人在那裏面墻而立。歎氣連天。琪生怪異。指望待他回頭問他。不想那人只管看着墻上。點頭長歎。不一會又哭起來。琪生一發駭異。忍耐住走向前去了。那人也回頭過來。却是一個老者。再近前一。看原來却是鄒公。自解府之後。又提進京。坐在刑部牢中。因舊年大早朝廷減刑清獄。刑部官却是鄒公同年。又因戴松勢敗身死。沒有苦主。遂出脫他出來。却一路來尋女兒消息。適到此間來求籤。不想於此相會的。二人又悲又喜。鄒公忙問道。兄怎認得素梅。又在那裏會見的。既知素梅消息。必知小女下落。還是怎樣。琪生道。亦不曾遇見。那鄒公道。現有壁上詩句。但說何妨。琪生道。雖觀其詩。是實不曾遇見其人。鄒公道。那鄒不曾會過。就和這詩之理。祝琪生道。先後原是會過的。老先生若能恕罪。方敢直呈。鄒公道。詩中之情事。我已自會意。何必只管俄延這半日。若是說明。就將素梅丫環奉送。也是情愿。祝琪生料來少不得要曉得。遂將與小姐訂盟之事。直言稟上。鄒公聞與兒有約。忽然變色。少頃又和顏道。這往事可以不言。只說如今在那裏住。死生若何。琪生哭道。聞說是強人劫去。不知下落。鄒公頓足跳道。這還是前事。我豈不知。只管說他則甚。你且說素梅

如今在那裏待我去問他。祝琪生道：他來時小塔不會在此，他就題詩而去，落後小塔回來，尋了幾日不見。因此就急出一場病來。至今方好。鄒公哭道：原來這馬盧無我命好苦。拭淚又問道：輕烟也怎的在此。祝琪生道：他來在我之前，一發不知。鄒公淚下，默然半晌，重新埋怨琪生道：我當初原有意養你爲塔，不料爲出事來，中止你却該玷我閨門，甚沒道理。祝琪生謝罪道：小塔一時墮於兒女癡情，干冒非禮，然終未及亂，尙求岳丈大人海涵，鄒公流淚道：罷是也罷了，只是我女兒不知究竟在何方，生死尙未可料。言罷又放生大哭。琪生忍着悲傷勸解，二人就同到這邊用了飯。琪生問鄒公何往，鄒公道：我拚着老骨頭，就到天邊海角，也少不得要去尋女兒一個生死信息。琪生答道：岳丈大人，既然如此，小塔也要回鄉去看看父母，近來如何。就與岳父同行，二人商量已定，則次日起來，就收拾行李，別却和尚，一路尋至家中，正是：

甯到天邊身就死，
怎教骨肉久分離。

話分兩頭，半日筆忙，不會理得到絳玉事情，且聽細表。這個絳玉，自那日棗核釘賣他，恰好一個官兒，買指望送進京與嚴嵩討他個歡喜，要他陞官，不意這官兒行至杭州府，忽得暴病身亡。夫人見丈夫已死，孩兒又小，沒個人支持家門，恐留着這少年美貌女子惹禍，就在杭州尋媒婆要嫁他。這官州府有個極狡猾極無賴的一個公子，姓刑名國瑞，字得祿，妻子韓氏，是個滴滴溜溜的上好滴牙米醋，能會降龍伏虎，打丈夫的都元帥，公子父親是吏部郎中，他不願隨父親到任上去，故此在家，一味刻薄胡行，一見有

好田產。就去占。不占不息。見人有美婦人。就去好。不好不止。領着一班好生事的。棹僕。慣傾人家。害人命。合城人受其毒虐。畏他權勢。皆敢怒而不敢言。這日正在外邊鬧。不知他這麼曉得。那夫人嫁絳玉的信。知他是個外路新寡婦。一發可欺。思量要白白得來。叫家人去對那夫人說。你家老爺當初在京裏選官時。曾借我家大老爺若干銀子使用。原說有個丫環抵償。至今數年。本不見利不見人。又不見。今日到此。並不提起。是何緣故。若是沒有了環。須還我銀子。那夫人正在要發話。却有別人也一個情些債。捏夫人一把。悄悄說道。人人說刑公子。叫做欄腳兒。無人敢惹他。惹了他就是一場大禍。老實忍口氣。揉一揉腸子。告官去罷。遂將公子平日所爲所作。如此如此。這樣這樣的。告訴夫人。那夫人是寡婦人家。胆小畏禍。又在異鄉。不知事體。就忍氣吞聲。哭泣一場。叫絳玉出來。隨他家人去。那絳玉自從棗核釘打發來時。已將性命放在肚外。自己還道這兩日餘生。是意外之得。便就隨他到水裏火裏去。他也不聞。辭夫人分付。隨他去也。不管好歹。居然同些那家人那家去了。不知絳玉此一去性命如何。再聽下節分解。

第十三節 玉姐燒香卜舊事

(詞曰)孤枕雙眉鎖。多愁只爲情。昨宵癡夢與君成。及醒依然衾冷伴殘更。此苦誰堪訴。寒燈一盞迎。暗將心事告神明。惟願神明早把眼兒睜。

右調南鄉子

却說絳玉同丫環家人至他家中。祝公子見家人帶絳玉來。連連責家人。掩只說他夫人不肯。還要費唇

舌動干戈。故不曾分付得你們。那知一去就帶人來。你們難道不知家裏大娘利害。怎麼不先安頓個所在。再來報我。却就帶來家中。怎麼處決。與我帶進書房藏躲。待晚上再悄悄領他到處安頓罷。家人忙來帶去。絳玉不肯走。那公子自己下來扯他。絳玉一把揪住他衣服。喊道。今日不是你。就是我。你來你來。衆家人見他扯住公子。齊來扯開。絳玉大喊。內裏韓氏聞得喊聲。驚得飛滾出來。一見丈夫。抱住一個美貌女人。大吼一聲。跳上前來。將公子方巾一手揪來。扯得粉碎。把公子臉上披一個不亦樂乎。那些家人驚慌。俱各沒命的跑個乾淨。公子見韓氏撞見。早已驚倒在地。絳玉却走近前。扯着大娘。跪下哭道。望大娘救小婢子一命。韓氏道。你起來對我講。絳玉不以實告。只說我是定海祝相公妻子。因出來探親。爲某官人半路中搶來。今某官人已死。他夫人就要嫁我。我是拚着一死。討一口好官材。如今被公子劫來。我總是一死。不若死在大娘面前。省得又爲公子所汗。言罷。就要觸階。韓氏忙忙扯住道。不要如此。有我做主。他焉敢胡行。待我慢慢着人尋覓你丈夫來帶你去。就指着公子。波羅謁諦的罵個不數。還險些被贖。要公子縮做一團。蹲在地上。那裏敢出一言。只是自己作揖的手。殺雞拜求。韓氏才不加刑。還罵個浪淘沙。訊足。方帶絳玉進內去。不許公子見絳玉之面。過有一月。絳玉偶在後園頑耍。恰公子從後門進來。絳玉見得。恐他又來胡爲。嚇得紅着臉。急奔進內。正遇着韓氏走來。韓氏道。你爲何臉紅。又這等走得急。逃絳玉尚未答應。公子也走到面前。韓氏大疑。遂向公子大鬧。却將絳玉剝去衣服。故衣的羞辱。二人有口

難分。絳玉到勉就去上吊。又被人救活。韓氏道：他拿死嚇我。又打了四五十下。就叫他與丫頭輩一同服役。却自己帶在身邊。一刻不離。晚間定交與一個丫頭同睡。一夜也叫他一二十次。若絳玉偶然睡熟不應。自己就悄悄下床去摸公子在房與韓氏同宿之時。絳玉才得一夜安靜睡覺。然絳玉雖受韓氏磨滅。倒反歡喜。他喜的是韓氏看緊。可以保全身子。所以甘心服役。只恨落在陷阱。不知終身可有見祝郎的日子。又念着小姐時時傷心。望天禱祝。光陰荏苒。才過四個月。韓氏見他小心勤力。又私自察他。果然貞節。就心內想道：比前較寬。不教他服役。也不似前那樣防他。一日韓氏然一病。吃藥禱神。一般不做。又許了馬頭上關帝廟愿心。果然病勢就漸漸痊好。調理幾天。病已痊愈。韓氏要到馬頭上關帝廟還愿。備了牲禮香燭。遂帶着絳玉與兩個丫頭一同至關帝廟中。韓氏燒香拜佛禱祝。心愿已畢。絳玉也去磕個頭。私心暗祝道：若今生得與祝郎相逢。關老爺神帳。飄起三飄才祝完。就看神帳果然飄起三飄。絳玉心中暗暗歡喜。連忙再拜感謝神明。韓氏不知其故。向絳玉道：這也奇了。今日沒一些風氣。神帳怎的就動起來。絳玉含糊答應。神聖靈感是大娘虔心感應之故。韓氏點頭。遂領着絳玉衆人滿殿游玩。絳玉偶然見壁上詩句。逐首看去。到第二首第三首後面。寫定海琪生和題。心下吃了一驚。暗暗流淚道：祝郎原來也在此間。可憐我我咫尺不能一見。怎詩意這等悲慘。難道揭帖之事。還不會結局。及有到完。又想道：輕煙素梅。既在一處和題。詩中又各帶別離思想之苦。二人却似未曾會面一般。祝郎前一首詩。又像恨

那一個負他的一般。這是何說。猜疑半晌。見桌上有筆。意中欲和他一首。透個風信與他。好使他來找尋。又礙着韓氏在於面前。難提筆。不覺淚垂。韓氏見他。流淚問道。你爲甚事流淚。絳玉情急。只得說道。偶見妾夫詩句。故此傷感。韓氏驚訝道。既是你丈夫在此。料想可尋你。怎不對我說。徒自悲傷。等我待回家着人打聽。叫他來帶你回去。不必苦處。絳玉聞得此言。就跪下拜謝。韓氏忙忙扶絳玉起來。着實寬慰一番。絳玉見大娘如此賢惠。料不怪他。就在桌上提起筆來。和詩一首於壁上。其詩云。

一入候門深似海

良宵挨盡五更啼

知君自有知心伴

空負柴門烟霧迷

絳玉和完。放下筆來。韓氏雖不識字。是他一默也。花花的寫在壁上。笑道。你原來也識得字。又會做詩。因一發愛他。要了一會。起身回家。韓氏果遣人城內城外去尋祝琪生。誰知琪生已同鄒公回家。並無一人曉得。絳玉聞琪生無處訪問。心內只是悲咽。每每臨風浩嘆。對月吁嗟。正是

十二時惟是中苦

愁深難到五更時

再說琪生與鄒公同尋雪娥小姐。與素梅輕煙祝琪生日張瓊生。一路夜宿曉行。依舊來到定海縣。先到鄒公家裏。只見門巷如故。荒草淒涼。那些家人。半個也不在。止有一個年老蒼頭。還在後園居住。見主人回來。喜不自勝。彎腰駝背的進來磕頭。鄒公叫他扯去青草。打掃一間房屋。二人歇下。鄒公看見一幅大士。還掛在上面。哭向琪生道。說那年請賢婿題贊。我父女安然。豈知平地風波。弄得家破人亡。我小女若

在。怎肯教大士受此塵灰。遂一頭哭。一頭去替大士拭拂灰塵。口中只叫道。大士有靈。早教我父女相會。琪生也哭個不住。少頃。只見老蒼頭捧着幾碗稀粥道。來與二人吃。蒼頭就站在旁邊。侍立添粥。偶然問道。老爺與祝相公。可曾遇見素梅姐麼。二人聞說。忙放下碗問道。他在那裏。蒼頭道。他自去年臘月間到此。告訴我說了多少苦楚。他從此出來。要尋祝相公。在路上又受了多少風霜。方能到此。他却改了男裝。一路踰山越水。行盡幾個月日。亦是去訪祝相公。沒有信息。又到北京去看什麼平小姐。來此從十月二十七日起。起身去了。到今日將近有十餘天光景。難道不曾遇見。二人問道。他可曉得小姐在何方呢。蒼頭道。他不及細說。是我問他。只說道。小姐被強人搶去了。二人說道。他原與小姐一同被盜的。怎說這國話。他又怎的。却在北京出來。我們這般命薄。不得遇着討個實信。怪道他詩上說。手把丹青顏面改。原來是男粧賣畫。二人煩惱悲愁。一夜不睡。次日祝琪生自到己家中去看父母。走到原處。却是一塊白地。瓦礫灰糞堆滿。心內大驚。悄悄去問一個鄰人。纔知父母爲他陷害。不知去向。強盜劫獄。房屋燒光。哽哽咽咽。仰天哭泣。只得再至鄒家來。向鄒公哭訴。正時。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訴斷腸人。鄒公勸道。令尊令堂自然有處安身。你徒哭無益。我與你還去尋訪。或者有見面之日。也不可知。只是我女被盜。劫去身陷於虎穴。他素性激烈。倒恐生死難保。我甚慌張。說罷。也悲悲戚戚。哭將起來。二人心中苦楚。那裏寫得盡。祝琪生又悄悄去看婉如小姐。指望訴艱訴苦。那知平家莊房。俱是別人的。訪問於人。

俱說他遷往京中多時了。愈發愁上加愁。再去訪輕煙信息。也無音問。去候好友。鄭飛英全家俱在任上。處處空跑。一些想頭也沒有。絕望回來。恨不欲生。對鄒公道。我們在家也沒用。老父老母又不在。小姐素梅又不見。我方纔求得一籤在此。像叫我們還是去尋的好。就將所求籤詩遞與鄒公看。那籤詩道。

勸君莫坐釣魚磯

直北生涯信不移

從此悲過報價重

後來方許折花枝

鄒公看了道。這籤甚好。祝琪生道。詳籤意却宜北京。難道反進京去不成。鄒公道。凡事不可逆料。或者尊翁令堂。見賢婚不在。竟尋進京去也未可知。而且素梅又說進京。小女亦在京中。亦未可料。我們不免沿路細訪。倘然遇着素梅。也就造化。祝琪生心中也道進京。兼可探聽婉如小姐。與絳玉姐音信。更爲一舉兩得。二人次日遂動身又往北上。不在話下。再說鄭飛英在雲南任上。做了三年推官。嚴嵩怪他沒有進奉。誣他在任貪酷。擢進京。勘問。幸虧幾個同年解救。纔削職爲民。詳他回去。此時飛英已至淮安。聞赦到。遂回家。眷在淮安轉船回家。他見嚴嵩弄權。倒不以失官爲憂。反喜。此一回去可以訪求祝琪生。送婉如小姐。與他成親。一日船到常州府。泊船馬頭。買些物件。他因是削職官員。一路悄悄而行。這常州知府是他相厚同年。因出來拜。一同里鄉親。鄭飛英偶在船艙伸出頭來。與一個家人說話。被他看見。登時就來拜候。飛英倒承他先施。怎好不去回拜。那同年定要扳留一日。意思要飛英尋件事去說。說等他做情。那知鄭飛英爲人清高。不屑如此。只因情義上不好。歉然而去。遂住下。與他盤桓一天。這婉如與夫人們在

繪望看岸上顏要。見對面一個廟宇。甚是齊整。夫人問小廝道。這是什麼廟。小廝道。是關帝廟。好不興旺。夫人遂對婆婆道。我們一路關在船艙。好不氣悶。左右今日是不動身的。平家小姐。又終日愁容不解。我們又難得到此。大家上岸去。到廟中看個光景。太夫人道。我年紀大。上船下船不便。你與平小姐上去。略看看就來。夫人就回婉如上岸。行至廟中。不知進廟來怎麼頑耍。再聽下節分解。

第十四節 婉如散悶哭新詩

（詩曰）雁爲愁魔無計遣。且來古剎把神參。畫堂又詠悲秋賦。信是愁根與命連。

話說鄭夫人與平婉如小姐。領着了頭小廝。走入廟中。隨喜。先到後邊玩遊了一番。又一擁至前殿來。夫人見牆上有字。笑對婉如道。你看這樣齊整廟。獨是這一塊牆。寫得花花綠綠。何不粉他一粉。是何意思。原來是本地這些施主。來修廟宇。愛牆上一筆好字。不忍粉去。故此粉得雪白。單留這一塊牆不粉。婉如倒也無心。聽得夫人說笑。就頭觀望。果然有幾行字跡。信步行去一看。劈頭就是輕煙的詩句。暗暗道。會開祝郎說有個輕煙。是鄒小姐身邊使女。因何這裏也有輕煙。再去細看來。是寫有定海鄒氏妾。使道原來就是他。爲什麼來到這裏呢。也不關心。就看第二首。驚道。這筆迹好像祝郎的。遂不看他。且先去看他落款。不覺又驚又喜。忙對夫人道。原來是祝郎題的兩首詩。他竟在此。也未可知。夫人猜道。這詩像已題過多年。你看灰塵堆積。筆畫儘有吊損的所在。斷然不在此間。婉如不覺悲傷。再將思意重復觀。滴了

幾點眼淚。又去看第四首。却是素梅的一發奇異嘆道。看他詩中果然祝郎在此。不連他也不曾遇見。是見詩感慨和的。再看第五首詩。又是絳玉的垂淚道。咳。你却賣在這裏。可憐可憐。看完心中想要和他一首。就叫小厮到船中。取上筆來。他也和上一首絕句道。

身在東吳心在趙

滿天霜雪聽烏啼

近來消瘦君知否

始悔當初太執迷

定海平氏婉如步和

婉如題了。就着實傷悼。忍不住啼泣。夫人又看忙勸道。我原為你愁悶。故上來與你遣懷。誰知偏遇着這樣不相巧事。倒惹得你悲苦不安。如此惹得旁人看見了笑話。遂頑要也沒心腸。大家少興而回。隨即就着人逼城去訪絳玉。又沒個名單單一味捕風捉影。自然是訪不出來的。晚間鄭飛英辭別常州府。出城上船宿了一夜。次日就開船。一直到家不題。正是
妾已歸來君又去
忙忙何日得佳期

再說祝琪生與鄒公依舊北上。一路尋訪祝公與夫人併雪娥小姐信息。兼找尋素梅。那裏有一個見面。一直尋至京師地面。連風聞也沒一些。二人惱得不知怎得是好。兩人算計。來到京城中。下個寓所。祝琪生先去訪平家息。消。在京城穿了兩日。終問到一家說住在貢樓左首。祝琪生連忙到貢院左首。果然問着平家。一個七八十的老人家。祝琪生不敢問他小姐。先問道。你家相公在家麼。家人誇張道。如今不叫相公。稱老爺了。弄來棗核釘得嚴世蕃之力。竟弄了個大前程。選用福建福州府古田縣主簿。祝琪生聞

說稱老爺。疑他前科也中進士。便問道。如今你老爺還是在家。還是做官。那家人興頭得緊。答道。我老爺如今在那任。官百姓理詞訟。好不忙哩。祝琪生忙道。你家小姐可曾同去麼。家人笑道。這是前時的話。也記在肚裏。拿來放在口內說。我家小姐死了。若是託生。也好三歲。祝琪生聞言。就如頂門上着了個大霹靂。心中如刀刮刺。眼淚直滾。問道。是什麼病死了。家人遂將主人把他嫁與嚴家爲妾。小姐不從。投河身死。起根發腳的說。與他聽。祝琪生聽了。肝腸寸寸皆斷。又問道。你家絳玉姐姐呢。家人又笑道。原來你是個古人。愈問愈古怪。偏喜歡說古的。我家絳玉丫頭。賣在人家。若養孩兒。一年一個。也養他好幾個了。琪生又吃一驚。遂問道。畢竟是幾時賣的。家人道。賣在小姐未死之前。祝琪生道。奇怪。小姐既還未死。怎麼就去賣他。却賣在那家呢。家人道。這個我就不知道。琪生只是要哭。恐怕那家人瞧着不便。又忍不住。只得轉身走回。就一直哭到寓所。鄒公忙問其故。祝琪生哭訴。平小姐已死。絳玉又賣。小婿命亦在須臾了。訴罷。拍桌打櫬。淚如泉湧。鄒公亦爲撫恤。勸解。再四寬慰。正是

一點多情淚
哭到楚江城

一日二人愁悶在街上閒闖。忽撞見巡城御史。喝道而來。看祝琪生。就叫一個長班來問道。相公可是定海祝相公。祝琪生暗吃一驚。問道。你問他怎的。長班道。是老爺差來問的。祝琪生道。你老爺是那個。長班道。就是適纔過去的巡城沈御史。老爺諱憲。號文起的。祝琪生纔悟。放心道。既是沈老爺。我少頃來拜。長班又問了祝琪生寓所。就去回復本官。祝琪生與鄒公轉身也回。鄒公問道。方纔那御史與賢婿有一面

慶祝琪生道。他是家父門生。又受過舍間的恩惠的小婿。與他會過數次。二人一頭說話。一頭走。纔進寓所。尙未坐下。已見長班來報老爺來拜。二人倉卒之際。却又沒一個小厮。又沒一杯茶水。弄得沒法。只見沈御史。已自下轎。躡將進來。鄒公已沒處躲閃。二人只得走過來相會。沈御史先請教過鄒公姓名。後問祝琪生道。世兄幾時到這邊的。怎不到敝衙來一顧。尊翁老師在家可好麼。祝琪生道。小弟纔到數天。不知世兄榮任在此。有失來候。若說起家父言之傷心。進退尊使。好容細訴。沈御史遂喝退從人。祝琪生有前至後。澈底告訴。沈御史測然道。曾聞得貴州刦獄之事。却不知世兄與老師亦在局中。大遭坎珂。殊實可傷。三人各談了些閒話。祝琪生頹然道。承世兄先施小弟。連三童也沒有。不能具一清茶。怎麼處。沈御史說道。你我通家的相與。何必拘此禮呢。只是世兄與鄒老先生居此。未免不便。不若屈至敝衙。未知意下如何。琪生二人苦辭。沈御史再三要他們同去。二人只得應允。沈御史道。小弟先回掃榻以待。遂別琪生與鄒公而去。留兩個衙役。伏侍二位伴行。二人遂一同至御史衙中來安下。過了幾日。二人有滿腹心事。那裏坐得住。意欲動身。沈御史勸祝琪生道。世兄如今改了名姓。令尊令堂。又不曉得下落。世兄若只如此去。就走盡天涯。明年計月。也不能尋得着。依小弟愚見。今歲是大比之年。場期在邇。世兄若能在此下場。倘然闈中得意。那時只消多着人役。四路一訪。再無不着。今徒靠着自已一人。兩憑兩隻脚。走盡海角天涯。就是有些影響。風聞也還恐路上相左。而况影響風聞。一些全無。焉有能着。還是與鄒老先

生權在敵衙住兩月。待世兄終過場。再定局爲是。祝琪生道。世兄之言。却甚是有理。但是小弟本籍前程。已無可望。今日怎能得進場去。沈御史道。這事不難。小弟薄有俸資。儘穀爲世兄納個監。只消一到。就可進場。況如今是六月間。還有一月餘可坐。鄒公也道有理。從旁贊勸。琪生遂決意納監。沈御史就用個線索。替琪生納一監。仍是張瓊名字。即日進監談書。轉眼就是八月場期。琪生三場得意。到揭曉那日。張瓊已高中五名之內。祝琪生歡喜。自不必說。惟沈御史與鄒公更喜。琪生謝座師會同年。一頓忙亂。頃刻過年。又到二月會試。琪生完場。又中第四名會魁。殿試在第二甲。除受翰林院庶吉士。隨即進衙門到任。不及四天。就差人四處去尋訪父母消息。過了一月。鄒公欲別他起程。去尋女兒。祝琪生泣道。這是小婿之事。不必岳父費心。小婿豈戀着一官。忘却自己心事。而且岳父老母不知着落何地。小婿竟做了名教負罪人。恨不即刻欲死。但因初到任不能出去。待看機會。謀個外差。憑他在那個所在。也少不得要訪出來。再不然甯可掛冠。與岳父同死於道路。決不肯做那不孝之子。薄倖之人也。岳父且忍心坐待。與小婿同行。有何不可。於是鄒公復又住下不題。再說紅鬚自刎獄之後。在梅山寨中。無日不着人在外打聽。祝琪生與老夫人音信。又因雪娥小姐。思念父親時刻痛哭。也一連幾次。遣人探聽鄒公音耗。但說解往別處。不知下落。祝公與雪娥小姐翁媳二人。每日只是哭泣。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三四年光景。一日紅鬚在寨中看兵書。忽小卒來報道。古田縣知事已死。却是一個平王簿署印。購私狼籍。倒是一頭好貨。特來報知。

紅鬚道。再去打聽。訪他是那裏人。是何出身。一向做官何如。有多少私財。快來報咱。不到一日。小卒來報道。訪得是浙江定海縣人。寄籍順天。姓平名襄。成字君贊。原叫其棗核釘。今百姓呼他叫做伸手討資財。極富。貪酷無厭。紅鬚聞知。是棗核釘。怒髮冲冠。咬牙切齒道。這賊也有遇咱的時候。忙請出祝公。與雪娥小姐。遂言今日你們仇人平賊已到咱手。自要去梟了首級來。替自恩人報仇。以雪此恨。祝公與雪娥二人。尙未答應。紅鬚早已怒氣冲冲的出去。只帶十數個人。各藏短刀。早夜並行。到了古田縣。竟進衙內。將棗核釘捉出。剝做肉泥。又將他合家不論男婦。老幼上下一齊殺絕。遂領着衆人出城。恰遇福建巡撫正領着大兵到閩清縣去剿滅賊。在此經過。兩下相遇。紅鬚全無懼怯。領着十餘人殺進陣中。手起刀殺。儼如砍瓜切菜。一連殺死官兵有八九十人。手中已倦。只以刀背亂砍。巡捕見勢不好。指衆官兵一齊殺上。團團圍住。紅鬚外無救兵。內無兵器。竟被擒捉。巡撫怕賊黨搶劫。連夜將陷車囚好。做成表章。解京獻功。有那逃得性命的小卒。跑至梅山寨中報信。雪娥小姐正與祝公說恐怕不分玉石。連婉如一同遭害。替他擔着驚恐。忽聞此信。二人大哭。不知後事若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十五節 鄒雪娥急中遇急

(詩曰)義海相料。愛何復功。那堪言襪小鞋弓。恨殺殺倒做了兩頭俱空。陽關人又接。天台路不通。欲學個丈夫女中。怎奈我南北東西。各天又共。

却說祝公與雪娥小姐。得知紅鬚被擒。二人號啕大哭。連忙着人出去打探消息。說些一刑也不曾受。只是明早就要起解上北京。祝公頓足道。這却怎麼處。他能救我。我不能救他。雪娥小姐哭道。我們若非他救的。今日不知死在何地。豈能坐視不理。我與公公甯可拚着性命。起上前隨他進京。看他是怎麼結局。若有可救。則救。若無可救時也。還可以備他後事。祝公道。有理。只是你是個女子。怎得出門的。你且住在此間。只待我自去罷。雪娥道。公公老。路途。中誰人服侍。媳婦雖是女人。定要與公公去。二人正在爭論。忽見幾個小卒。慌慌張張跑來。喊道。快些走。快些走。巡撫領兵來洗山了。衆小卒一敢喊。各自逃生而去。祝公與雪娥二人心慌。略帶些盤費。跑出山。尋一隻小快船。一路趕來。直趕到常州府。方纔趕着。祝公就要去見紅鬚。雪娥止住道。不可造次。若是這樣去。不但不能見他。亦且有禍。必須定個計策去。方保無事。祝公道。定甚麼計纔好。雪娥思想一回。道。我有一計。解差必要倒換批文。少不得將囚車寄監。我們多帶些銀兩。再買些好酒好飯。到監門對牢頭。禁子哭訴。父說他當初原來是我們外親。曾節周我們過。今日不知他爲何犯法。來送一碗飯與他吃吃。以報他昔日周濟我們之恩。却多送些銀兩買住殺頭。他見公公是一個老成人。我又是一個小女子。料不妨事。再見他有銀子與他。自然肯容我們進去。待進去時。再將些銀兩送與守囚車之人。却將酒肴就與他們吃。他們只顧吃酒。我們就好與義士說話。祝公點頭。遂去備辦停當。二人來到監門口。尋看牢頭。照依行事。果然放他二人進去。二人進得牢門。也照前施行。

無不中計。紅鬚見二人來此。大驚道。你們怎的遠遠來此。祝公與雪娥小姐。抱着囚車哭道。義士救我二人性命。又爲我等受害。我二人就死不忘。今日聞義士解上北京。恨不能身代。特趕來隨義士同去。紅鬚道。不須啼哭。你二人也不須進京。咱這一去多分必死。倒喜作賊殺人。反死在人後。就死也甘心。殺他快活。人生世上。少不得有一死。何必怕他。只要做一個好漢子。了一件痛快事。開眉舒眼得死。就到那世做條漢子。也是爽利的。你二人決不要隨咱去。就隨咱去也替咱的死了。却不是多遠在裏邊煩惱的。而且又使咱多擔了一片心。反叫咱死也不得甘淨。但是你翁媳二人。日後遇着祝翁恩人替咱道及。就咱不能與他相會。叫他念咱一聲。咱就死也甘心。祝公與雪娥二人。定要與同行。紅鬚發怒道。不聽咱言語。必定有禍。難道要隨咱去。是看着咱砍頭麼。何不就在這里就砍了咱。省得你二人要去。祝公與雪娥小姐。見他不容同去。及發起怒來。因哭泣道。但是不忍義士獨自一人解去。紅鬚道。不妨事。咱也是一條好漢。不怕死的人。祝公遂取出一句銀子。遞與紅鬚道。既不容我二人隨去。這一包碎銀子。士自己帶去做盤纏。紅鬚搖頭不受道。咱要銀子何用。咱就犯罪。朝廷自然不罷饒。咱料來也是這包銀子。買不下咱命來的。這條路去怕他敢餓死咱不成。你二人拿去。尋個安身所在。慢慢將這銀子度日。等待打聽恩人信息。又想一想道。不如就在這里安下也罷。這常州地方。還是個來往要地。可以訪信。省得往別處去。又要花費盤纏。你們如今用去一纏。就少一纏了。那時沒錢度日。誰肯來顧你。祝公道。義士慮得極是。爲我

們可爲極至。我二人就在這裏住下。候討義士信音也罷。雪娥又兢兢問道。平賊家眷可曾殺傷。紅鬚笑道。咱纔殺一場快活。教彼半個不留。雪娥聞言。暗暗叫苦不迭。問道。有酒餚在此。義士可用麼。紅鬚道。這到使得。雪娥遂取酒肴來。祝公親自喂他。雪娥在旁斟酒。紅鬚大嚼。如風捲殘雲。須臾用盡。對祝公二人謝道。生受你們。你二人去罷。以後再不要念咱癡心。哭泣也沒用也。祝公二人涕泣而出。雪娥問祝公道。義士既不要我二人隨去。生死只在明早一別。就終身不得見他。我們預就在馬頭上。尋個下處。明日趕早送他一別。祝公道。我也是這等說。二人就依舊出城。到馬頭上。尋了下處。二人一夜不曾合眼。雪娥想念父親不知存亡。祝郎又不知消息。婆婆又沒去向。又憐公公年老。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苦惱不過。素梅輕烟未知歸着何處。又悲義士解去性命。自然不保。婉如姐姐。不知逃得性命否。又回想自己是個閨女。終日隨着一個老者。東流西蕩。凡事不使。究竟不知是何結果。那祝公心內。却又思量夫人年老。不知流落何方。生死未卜。孩兒年少。不知可曾逃得性命出來。還是躲在這裏。不知何方去尋。又見一個年少媳婦。日日盡心孝順。服事體貼。甚不過意。惟恐耽誤他青春。却一般落在難途。怎忍叫他受此風霜苦楚。終久怎樣結局。又念紅鬚解上北京。畢竟是死。一發可傷。兩人心中各懷啞苦。暗自傷心。真是石人眼內也。要垂淚。好不悽慘。二人至五更時候。就起來伺候。祝公打聽得解子。俱在間壁關帝廟動身。遂領着雪娥在關帝廟中等候。雪娥繡眉着頭。就坐在鼓架上。祝公却背叉着手。滿院兩頭走來走去。心神不甯。忽走

到牆邊。抬頭一看。見壁上許多字。知是倡和的詩句。看到琪生詩句。大爲驚怪。叫道：媳婦你來瞧。這不是我兒的詩麼。我老眼昏花。看不仔細。莫是看差了。雪娥聽說。飛跑過來。祝公指着琪生的詩句。教他看。雪娥看着詩句。就哭起來道：叫我們望得眼穿。那知他在這裏。祝公喜得手舞足蹈。心花俱開。雪娥又重新將詩句。第一首看起。却是輕烟的心。已測然。看第二首。第三首。是琪生的。點頭了悟道：和輕烟已嫁他。故此悟他。又看他第四首。是素梅的心。內一發咤異道：愈看愈奇了。他也緣何得來。我莫還在夢裏。再看至第五首。是絳玉的心。下事暗想道：平家姐姐說有一個絳玉的。亦說與祝郎有情。被主賣出。怎也在此。及看至第六首。是婉如之詩。就失聲大哭。那相平家姐姐。也曾在此。可憐你那日在衙。不知可曾遭害否。若是遭害。想必死于非命。我又不能得你個信息。好生放心不下。又想一想道：我看他們詩中口吻。像是俱不曾相會。祝郎詩的。怎的又總在一處呢。心中疑惑不解。愈思愈苦。心中又想道：輕烟素梅二人如今不知還在那裏。諸事粉心。眼淚不住。祝公也看着這些詩。反覆玩味道：這些人的來歷。你前曾對我說過的。我也略知一二。不知怎麼恰好的。皆到于此間。令人不解。雪娥應道：吾那日同來。也是如此胡猜。祝公又悲道：我孩兒既有題詩在此。料然不遠去。我和你待送了義士起身。就在此慢慢尋他。雪娥道：公公說得有理。正說話間。只見解子們。押着囚車。已進廟中來。二人就閃在一旁。祝公與雪娥乘解子收拾行李。忙忙上前去看紅鬚。紅鬚道：咱道你二人已去。何必又來。你亦今好生過活。今日咱別你去也。祝公與雪

娥還要與他說兩句話。尙未開口。只見那些解子早來。扎縛囚車。趕逐二人開去。已將紅鬚頭面蒙住。祝公與雪娥眼睜睜的。看着他上路去了。祝公與雪娥復大哭一場。回到廟中。正是

望君不見空回駕

惟有啼鵑血淚流

祝公拭淚對雪娥道。我想孩兒這詩。不知是幾時題的。雪娥忽見一個和尙進來。便應道。公公何不問這位長老。祝公就迎住。這和尙問信和尙道。我們也不會留心。大約題得甚久。像有三四年了。祝公就伸吟不語。雪娥道。公公可向長老借個筆硯一用。祝公前去借來。雪娥執筆。向祝公道。待媳婦也和他一首。倘若祝郎復至廟中。便曉得我們在此。方不相左。遂和詩道。

父逐飄蓬子浪跡

班衣翻做楚猿啼

柔腸滿注相思意

名爲癡情妾自迷

定海鄉氏雪娥泣和

雪娥和畢。祝公看着傷懷。雪娥道。我們不宜再遲。趕早去尋下處。就可去尋祝郎下落。祝公道。有理。二人就央人賃却一間房子。祝公將雪娥安下。自己不入。却日日不論城市鄉村寺觀菴院。各處去尋訪祝琪生。兼訪和氏夫人。尋了一二個月。並無一毫影兒。雪娥就要回定海家裏尋訪父親信息。祝公道。我豈不欲回家一看。只爲天氣漸冷。我年老受不得跋涉。而且路途遙遠。盤費短少。怎麼去得。不如在此挨過冷天。待明年春氣和暖。同你慢慢支撐到家。你意下如何。雪娥依允。那知不及過年。看看坐吃山空。當盡賣

完。不能有濟房主來逼房錢。見他窮得實不像樣。料不得清楚。還是恐又掛欠。遂捨了所掛房錢。定要趕他二人出去。讓房與他另招人住。逐日來鬧炒。罵二人無奈。只得讓房與他。却又沒處棲止。又不能回去。遂一路流了三四里。原指望到淮安投奔一個門生。身邊盤費乏絕。委實不能行的。初時還有一頓食。一頓餓。挨落後竟有一日到晚。也不見一點湯水的時節。雪娥哭道。我也罷了。只是公公年紀高大。那裏受得這些飢寒。能不教我心痛。却又沒法商量。二人夜間又沒處宿歇。却在館驛一個破廟內安身。日裏翁媳二人就往郊野四處去拾幾根枯木。換多少米子充飢。雪娥要替人家拿些針線做做。人家見他這等樣。恐怕有失錯。俱不肯與他做。雪娥也不去相強。只是與祝公度日。二人再不相離。苦不可言。且將此事按下不題。再說祝琪生在京做官。只謀個外差。一日恰好該他點差。南直隸又缺巡按。用些長例。謀了此差。別却沈御史。同着鄒公出京。並不知紅鬚的事。祝琪生這裏才出京。紅鬚那裏解進京。兩下不遇。各不曉得。閒話休題。說這祝琪生出京。他是憲奏。好不威風。他却只把鄒公坐安下處。自己只帶兩個精細衙役。一個叫做陸珂。一個叫做馬魁。一路藉以巡防民情爲由。兼探父母與小姐諸人的音信。未知琪生此去如何。尋着且聽下節分解。

第十六節 張按院權內行權

(詩曰)機權慢道無人識。也有人先算我前。遭遇竟窮非命拙。折磨應是巧成全。

却說琪生出京。一路尋訪父母小姐。諸人音信。一日私行巡至鎮江。與兩個衙役陸珂馬魁三人粧做客。商搭船。同船一個常州人。忽問道。列位可曉得巡按院到那裏。衆人回道。聞知各府縣去接。俱接不着。這些官員衙役吏民。俱擔着一把干係。有道他私行在外。有的又道按臨別處。總是猜疑。全無實信。琪生也插口說道。我也聞得說他出巡。已到了常州地方。但不知他狂那個縣分。兄問他怎的。那人恨道。我爲被人害得父散子亡。連年流落在外。今聞按院姓張是個極愛百姓的。不怕權勢的好官。故此連夜趕來。打算拚個性命。去告那仇人。祝琪生道。告的是何人。爲着甚事。那人道。若說起這個人。是人人切齒。列位自然曉得。料說也不妨。就是敝府一個極毒極惡慣害人的無賴公子姓邢。不知他名字。只聽得人叫他做摳人髓。衆人聽見是摳人髓。一船客人有一半恨道。原來是這個惡人。告得不差。琪生笑道。這個名字。就新奇好聽。叫得有些意思。那人道。什麼有意思。他害的人也無數。我當日原做皮匠。於一女兒。好端端坐在家裏。只因家貧屋淺。被他瞧見。他就起了歪心。一日叫我縫鞋。將一隻銀盃。不知怎麼悄悄丟在我擔中。故意着人尋盃。我低頭縫鞋。那管他家中的閑事。却有一個小厮。在我擔中尋皮頑耍。尋出這隻盃來。他家人就把我鎖起。道我偷他若干物件。就將我送到官。打一個死。還要賠他許多金銀。我一個皮匠。你道怎有金銀賠他。竟活活將我女兒帶去奸淫。他的婆娘又狠。日日吃醋。倒不怪他丈夫。單怪我女兒。百般拷打。我女兒受不過磨難。就一索吊死。說到這裏。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祝琪生道。怎不告他。那人

道。還說告他。他見人已吊死。恐我說話。將尾骸藏過。倒來問我要人。說我拐帶他婢。要送官究治。我是個窮苦的人。說他不過。反往他方躲避。直到前月十六日。遇見他家逃走出來的一個小廝。告訴我。纔曉得情由。竟欲告他一狀。出我悶氣。說罷。又哭。琪生道。事雖如此。風憲衙門的狀子。也不是容易進的。還要訪個切實纔是。那人道。左右我的女兒吊死了。我在外也是死。回家也是死。不如告他一狀。就死也情愿。衆人也對琪生道。客官你是外路人。却怎曉得這樞人髓利害的。何止這一端。又是某處估人田產。某處害人性命。某處謀人妻女。你一件。我二件。當開話搬出來。告訴琪生。又道。只怕這位朋友不告。若這位告。開個頭。就怕就有半城人去告他哩。琪生又問了那公子的居住。放在心上。也不在丹陽停留。就一直行到常州。依舊到馬頭上關帝廟去歇下。和尚們各來恭喜道。張祝一向在那裏。今日纔來。就養得這樣胖了。琪生支吾過來。就走到殿上來。看舊日詩句。只見又添了三首。上前去看。前詩如故。看到絳玉。驚說道。終不然他賣在這裏麼。不然何以到此。和詩若在此間。定然尋及他。又看至婉如的。大驚大喜道。你原來不曾死。喜殺我也。又想到我想那家人。決不哄我。這詩決是他遷家進京時題的。死子和詩之後耳。遂掩面號呼道。我那沒命的小姐呀。你爲我而死。叫我怎不痛殺。莫非你一靈不滅。芳玉子來到此。尋我悲痛一會。怪道絳玉也在此題和。自然俱是那時進京時節。同小姐在此和的。可見棗核釘那惡賊。在那路上已留心進京賣他。絳玉也先曉得。故道一入侯門深似海。可傷可傷。想到此際。把那一片詩訪熟。腸又走爲

冷水再看至雪娥。就一發踴躍駭異道。好奇怪。你也曾到這裏。可憐我身陷強盜。叫你那裏跟尋。你只將素梅姐姐向日不在廟中待我。致你珠玉久沈海底。不知今日你還在此否。心中就欲着人去訪。見天色已晚。只得忍住一會。又拍胸哭道。我這些美人一個個來此的。俱有題和。怎詩倒都與我對面相親。人却一個不見。我好瘡殺。我早知你們俱到此間。不知在此寫疏頭過日子也好。如今止博得一個空官。要他何用。當初求籤。曾許我中後重逢。那知相逢的。都是些詩句。原來菩薩神聖也來哄我。就捶胸頓足大哭。大呼。那些和尙還道。張祝出去這幾年。病還未好。今日舊病復發。琪生苦得一夜不曾睡覺。次日老早就起來。只得且理眼前之事。先分付一個衙役滿城去訪鄒小姐消息。單着一個在廟中等候。自己粧做個相面的。竟來到那家門首。只管在那裏走來走去。那那公子恰好送客出來。見這個人在街上。看着門裏走過去。又走過來的。遂着家人叫他進來問道。你貴姓是做什麼事的。琪生道。在下姓張。相面爲生。公子道。既是一位風鑑先生。請坐下。學生來看看氣色。琪生也諛談嘲笑。看上一位。胡談幾句。麻父相法。嘆道。可惜。公子道。君子問災不問福。有何禍福。但請直言無隱。琪生道。在下名爲鐵口山人。若不怪直談。請與公子一言。公子以目注視琪生道。原來直言指示迷途。庶可趨避。琪生道。日下氣色昏暗。印堂淚紋直現。當主大禍。公子道。可還有救否。琪生搖頭道。滯色沈重。甚是不祥。公子毫無慍色。笑道。人力可以回天。學生只是自己修省。可以挽回禍自消滅。那有個救不得的事。多蒙先生指教。相金自當奉上。還有便飯。敢

屈先生到書房坐罷。下次就做成個相與。可常時到舍間來。與學生看看氣色。遂起身攜着琪生手往後園來。琪生暗道。可見人言不足信。幸是來訪。不然。幾乎害却好人。以後便當細心。不可不察。二人走進書房。公子與他談閒。現玩一番。又領他谷外遊玩。領到一間雅致房子裏面坐下。那房甚是高爽幽靜。若謝絕塵事。養高于此。再擺設些花草書廚。儼似深山。竟是在城山人。一世可忘世務。琪生姓地清涼。怡然自爽。公子道。此處倒還雅靜。就在這裏坐罷。就連叫家人一個不到。公子對琪生道。這些奴才一個也沒用。先生請坐。學生走一走。就來。公子出得門外。那知衆人俱在門外等候。皆是做成圈套。忙叫家人將房門緊緊鎖上。公子在門外冷笑道。你道我有大禍。只怕我到未必。你的大禍到了。你相自己還不準。還來想別人。琪生在內叫道。公子。門。在下還要起做生意。怎麼閉我在此。公子又冷笑道。你今生今世。你想出此門。如今按院姓張。偏你也姓張。既是相士。必單單望着我的門裏走來走去。獨要和我。偏又說我甚是不祥。琪生道。在下委是相士。適來相掃。莫怪。公子道。你還要辯賴。那有相士有這等一個品格。我的相法。還比你好些。我就開門。叫你死得心服。就叫家人把門開了。將他身子一搜。却搜出一顆印來。琪生啞啞無言。公子大怒道。你還要有抵賴的。你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是你來尋我。不是我去尋你。你既來訪我。自然不是好意。我也不得不先下手。琪生哀求道。既然被你識破。你放我出去。我誓不害你。公子笑道。你好不誠時務。我焉肯放虎自傷。纔將印帶在身邊。將琪生送進黑房。把門重重鎖上。笑道。任憑你有兩翅。

也不能高飛去了。遂欣欣然同家人出去。再自設法來送他性命。琪生在暗房中烏黑。真伸手不見掌。却是公子有心起的一間暗房。開門則明亮如故。閉戶則霎時烏暗。不知有個什麼關捩子兒。起造得週圍插天高牆。也不知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在裏頭。今日琪生撞在其中。料知必死。只是在內驚異。正是

惡人未剪身先死 那得雲間伸手人

却說絳玉在那家終日告天求地。願求保佑。再得與祝郎團圓。小如相會。凡遇有月之夜。就到後園悄悄望月禱祝。這日正在園中拜月。耳邊呵呵聞得慨嘆之聲。甚是悽慘。暗想道。我今日聞得公子對大娘喜歡。說做了一件大事。落後又聞得說。只待三更下手。莫非又鎖着個什麼人在此。要絕他性命麼。遂悄悄走近暗房邊竊聽。忽然心動道。這聲音却是我們鄉里的熟識得緊。就低低問道。內面歎氣的是誰。琪生聽得外面人問。急道。我是本省張巡按。你是何人。快些救我。自有重報。絳玉聞是按院。暗自躊躇道。我在此間。幾時是個得出頭日子。不若救他去。那時求他差人送我回家。與祝郎相會。豈不是一個絕好機會。躊躇已定。便道。我今救你出去。你却快來救我。琪生連道。這個自然。你快些開門纔好。絳玉就忙要救他。門又鎖緊。幸喜此房離內宅頗遠。不得聽見。絳玉見門旁有一塊石。雙手舉起。將鎖環盡力一下。登時打斷。開門放出琪生。齊到月下。兩下一見。各吃一驚。絳玉連聲道。你好像我祝郎模樣。琪生喜道。正是。你可是絳玉姐姐麼。絳玉亦喜道。我就是。兩人喜不可言。琪生還要問他在此原由。絳玉忙推道。公子半夜

就着人來殺你。有話待慢慢的講。你快些走脫。就來救我。若稍遲延。你我二人之命休矣。琪生就不再言。絳玉急領他到後邊。開了後門。琪生飛也似奔到馬頭上來。此時終至黃昏。城門未關。那陸珂馬魁俱會在廟中。見月上甚高。老爺還不見面。不知何故也。一一跟尋進城來。恰好撞見。陸珂悄悄稟道。小姐並無音信。琪生喘息不已。對他二人道。這事且待明日再訪。只是我今日幾乎不得與你二人相見。二人吃這一嚇不小。忙問何故。琪生也不暇細說。同進廟中。即刻出個信批到府。着府縣立刻點二百名兵。去拿那公子全家家屬。二人如飛分頭至府至縣。擊鼓。府縣聞得按君在境。俱嚇得冷汗如雨。武進縣知就領兵去拿那公子了。知府與各府忙忙至關帝廟稟接。琪生只教請本府知府進去。各官明日到察院衙相見。知府進去。琪生對他細說那家之事。把個知府嚇得魂魄俱喪。琪生又道。本院有個侍妾絳玉。失陷那家。恐衆人不知。玉石俱焚。煩賢府與本院一行。知府忙忙趨出。趕到那家來。那些官員。聞知按台受驚。俱懷着鬼胎。沒處謝罪。也一同來捉那公子。並保護絳玉。祝琪生待知府出去。就進後殿。只聽得和尚們交頭接耳。個個吃驚打怪的道。誰知寫疏張祝。竟做了按院。正說時。見琪生進來。一齊跪下迎接。琪生笑扶道。我還是舊時張祝。不消如此。不一時陸珂報道。衆官又至。不知何事。且聽下節分解。

第十七節 拜慈母輕烟告訴

(詩曰)王事不遑顧母。一身只任乖暎。不知白髮因難捩。題起心懷欲碎。縷縷枯朋飲泣。盈盈老眼

昏迷。蒙卿患難賴提攜。枕畔極歡還戚。

右調西江月

却說知縣領把兵丁。將那家後門如鐵桶一般圍住。那公子還在裏面正吃夜宵。對他妻子韓氏笑道。此時已是二鼓將盡。只好再俟四刻。性命罷了。正說時。忽一聲喊。如天崩地裂。忽見許多人已擁進來。將那公子并全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齊拿到來。繩捆索綁。就串了一串。不會走去一個。知縣正在逐個點名。忽見知府與衆官忙忙張張叫道。內中有一位絳玉姐姐。在那裏。絳玉也不則聲。知府慌了。便對知縣道。這人是按君家屬。方纔親口分付。本付自來照管。如今單不會獲得。倘有錯誤。怎麼回話。知縣着慌。急得亂喊絳玉姐姐。絳玉在衆人中從容答道。妾在這裏。不須慌亂。衆官見說。如得活寶。大家齊向前。七八個人。親自與他解縛。連連賠罪。問絳玉是按君什麼人。爲何却在那家。絳玉道。我是按君之妾。爲那賊詐來。衆官見是按君亞夫人。都來奉承效勞。又懇道。卑職等失防護。致按君受驚。恐按君見罪。敢煩夫人解釋。又道。適纔不知是夫人。大膽呼名。切勿介意。幸甚幸甚。絳玉道。不妨。知府遂衙役諸人。先送絳玉到自己衙內。知縣押着那家男女。送監。衆官又一齊奔至廟中。回復琪生傳言。免見。這一夜廟中廟外。許多兵卒圍護。揭令唱號。一直到曉。琪生却安然睡覺。那些官員吏役。來來往往。一夜何曾得睡。因按院在城外。連城門一夜也不會關。次日五鼓。衆官就在廟門伺候。直到日出。琪生進城。行香後。入察院衙。升堂。坐着。先是府道各廳參謁。俱是青衣待罪。琪生令一概俱換公服相見。琪生致謝知府。知府鞠躬請荊不迭。

次後就是知縣衙官也換公服相見。落後又是參將巡檢一班武職打恭。諸事完畢。即刻就投文放告。知縣就解進那公子一家犯人進來。那公子只是磕頭道：「犯人已知罪不容誅。只求早死。」琪生道：「不容你不死。又問他印在那裏。」公子道：「在家中床櫃下。」琪生委知縣採取。知縣登時取至。琪生掣籤。將公子打了五六十毛板。衆家人助惡。刑罰各有輕重。正在發落。頃刻接有一千多狀子。倒有大半的是告那公子的。皮匠亦在其中。琪生俱教與那公子看過。公子頓口無言。祝琪生將公子問成絞罪。發監韓氏助夫爲惡。暫寄了女監發落。纔將公子押出。已接着老大書札。已有二三十封。俱爲那公子說情的。琪生一一不看。原書復回。遂將招供擬做死罪。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後又齊來

琪生又看了些狀子。纔退堂歇息。外面報知府親自送絳玉進來。琪生回却府。忙教將絳玉接進。兩人悲痛。絳玉哭訴往事。琪生說道：「我一聞你賣出之信。肺腑皆裂。以爲終難相聚。那知遭此一番風險。昨晚若非卿救。我已鬼錄陰司。卿能守節。又復救我。此心感激。皆成痛淚。我今日見卿。復思小姐。只可憐你小姐爲我而死。遂將包死的緣故說與絳玉。聞知小姐已死。哭得發昏。又問琪生幾時得中做官。琪生也將前事細說。絳玉大驚道：「原來你也遭了一番磨折。因說在那家韓氏。我倒虧他保全。你須出脫他罪。於是琪生應允。二人駁載舊情。但發洩在這一夜枕上。二人自不必說。次日琪生對絳玉道：「此是憲體。原無留家眷在察院之理。恐開彈劾之門。不便留你在院內。須尋一宅房子。與你住下。分付府縣照管。待復命之

口。再按你進京。須自耐心。不要憔悴。遂差人尋下一大間住房。安頓已畢。府縣聞知。猶撥四個丫頭。兩房家人來伏事。又差二十名兵丁守護。琪生還恐他寂寞。又將韓氏出了罪。悄悄也發至絳玉處做伴。數日之間。那公子已死獄中。聞文略過。琪生發放衙門事體已完。一連幾日。着人探訪父母與鄒小姐三人。毫無音信。正在煩悶。衙役來報。座扛已到。琪生忙將鄒公接上來。談及絳玉之事。鄒公也替琪生歡喜。琪生訴說。小姐曾來廟中題詩。及至尋訪。又無下落。鄒公就急急同琪生去看。又哭得暈昏。次日琪生復同鄒公祭舟。往別處出巡。行到半路。復帶着馬魁陸珂二人。上岸私行而去。一日來到富熟縣界。三人進店吃飯。忽然聽得店內。讓開碗盞碟子。打得亂拋。琪生叫馬魁去看。報道也是一個客人。下店吃飯。他不知飯店規矩。凡進來先有飯。務宜依次送來。他見同桌之人先有飯吃。半日還不到他。又見小二捧飯送到東。送到西。却呆呆坐。就大怒起來。將同桌人的飯。奪過來。就往地上一潑。同桌之人也惱起來。就與他交手。却打他不過。被那潑飯的人。一個拳頭。打倒在地。店主忙去扯勸。那知他正要尋店主撕打。隨帶過來。也打一個半死。他還在那裏嚷道。一般俱有客人。怎一桌之上。兩清看承。偏送與那行人吃。獨不與我。難道我不還你錢不成。你若悞了我的前程。叫我手裏罵行性起。就將他碗碟家伙。掃得粉碎。特來報知。琪生還未回言。只見一個漢子。勒出拳頭說道。來來來。皆來送命。我不打你個臭死。不算好漢的。見店中幾個若大若小的男子。婦人。跳出一大堆來。手拿柴棒。接腳趕將出來。要打那漢子。那漢子

將這些婦人男子。一脚一個。俱跌得滿地亂滾。琪生見他行兇得緊。上前去要看他何等人物。用心一看。原來馮鐵頭。忙去扯他道。馮兄且住。休得驢。過來相見。鐵頭見是琪生。喜得眉歡眼笑道。我的老相公。尋得我好苦。教我那裏不曾尋得你。到正攜手欲行。只見店小二去約一班的。光棍由辣子。起來尋鬧。鐵頭怒道。待我索性打死他幾個。言罷就迎上前要打。琪生一把扯住道。不可不可。那小二這些人。不知琪生是勸的。認是他同來的伴。但見麻不得鐵頭。沒去出氣。他就打琪生。嚇得陸珂馬魁。上前忙攔住。將爲首的一個打了一掌。喝道。這該死的奴才。按院老爺在此。誰敢亂動。衆人嚇得屁滾尿流。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一齊跑得沒影。恰好有本縣打聽按院消息的人。在那裏一聞此言。飛報本官去了。琪生攜着鐵頭手。另進去個僻靜店中。那店內的人。已知是按院。見他進來。飯也不敢吃了。丟下飯碗就走。店主忙來磕頭。琪生道。我暫借此說話。你們不許張揚。店主應聲而去。琪生問鐵頭。一向在那裏。今日何事到此。鐵頭就將逃難遇和氏夫人。與輕烟始末。歷陳。琪生落淚幾下。忙問老母與輕烟。如今安在。鐵頭道。住居呂城。我官安頓老夫人。輕煙之後。就遍處來尋你。到這當熟縣。連今日已是來尋三次了。不想兄已做官。也不負我幾番跋涉。琪生致謝。就要轉頭見母。鐵頭道。待我先去報知老夫人知道。你索性完却公事。從容回來相見。何如。琪生急欲回去。一見。忽陸珂來稟道。當熟合縣官員在稟見。琪生道。到縣相見。琪生見衆官已經來接過。不好就回去。遂差馬魁同鐵頭先往呂城報信。自己即刻到縣。查辦諸事已畢。却將

昨日被傷店主叫來。賞他幾兩銀子。安慰他一番。就差人往路上知會坐舡。只在無錫縣等候。不必又來。次日復忙忙的巡到了各縣分與松江各處。匆匆趨完公事。遂帶着陸珂起了身。星夜趕至呂城。路上早接着馬魁來迎。一同進門。琪生連叫道。母親在那裏。和氏夫人與輕煙聽得琪生已到。飛奔出來。抱着琪生痛哭。琪生跪在地。大哭道。致使母親流落他鄉。孩兒之罪也。夫人扶他起來。三人各將前事說知。琪生又向輕煙謝道。我母子若非姐姐。焉有今日。向時我見廟中詩句。還道你失節嫁人。滿腔錯怪。豈知你反爲我母子受苦數年。言之不覺淚下。輕煙泣道。身已從君。焉肯失節。妾不足道。只苦了婆婆耳。琪生只又大哭道。母親幸喜見面。只是爹爹不知還在那裏吃苦。只恐存亡未卜。鄒小姐與素梅姐姐落着何方。我好痛心。夫人與輕煙也哭。鐵頭苦勸方止。琪生就差人到無錫縣。備禮雇舡快來。過有五六天。方纔舡到。琪生去接鄒公上來相見過。鄒公一見輕煙。觸動心事。放聲哭道。你母子倒幸團圓。輕煙固已見面。不知我女兒尙在何方。今生可有相會的日子。琪生與鐵頭再三勸解。次日琪生就將母親與輕煙也送常州。與絳玉一同居住。待復過命。再着人迎接進京。又恐鄒公年老。長見風霜。也留在常州同住。那府縣官來叩賀。自不必說。過了兩天。琪生別過母親與衆人。帶着鐵頭做伴。上了座舡。又巡往淮安一帶而去。正是

代天巡狩人人懼 遍地聞聲個個尊

話分兩頭。且說素梅只去在常州關帝廟和詩之後。一直尋至定海家中。只是衰草門庭。青苔滿院。一個

熟人也。不見面。止得一個老蒼頭看守門戶。次日問到祝家。又是一片火燒殘地。急訪於鄰人。方知他家也爲出事來。逃走在外。苦得沒心沒緒。含淚回來。就與蒼頭訴苦。次日又去訪輕煙。也不知去向。要打聽小姐。一發沒處下手。遂住在家中。指望等他們回家。得個音信。誰知將近有一年。查無音問。思量坐在家中守株待免。終久不是長法。不若再到京中。且討平小姐一個好久信息。至十月二十七日。遂又動身進京。至次年五月。方行至淮安府。住下飯店。心裏就覺不爽。他及至睡到半夜。漸覺沈重。竟病倒在淮安店中。不知生死如何。且聽下節分解。

第十八節 陳莽兒素梅致情

（詩曰）腰間常佩青鋒劍。專待仇人血額磨。是我婚姻偏復合。問伊何用起風波。

却說素梅病倒在飯店。自己將衣服緊緊穿着。只是和衣而睡。幸喜身邊盤費多餘。諸事可爲。央店主請醫調治。一病半年有餘。連待調理好時。已是一年。盤費花費得精光。想道。我多時不曾畫幅畫兒。今日不免畫幅賣來做盤纏。我病已好。只管在此。豈不討人見出破綻。明日還急急的起程纔好。遂畫兩幅畫。拿在手中去賣。偏又作怪。起初兩年。拿出畫去。就有人買。只愁畫不及。今日拿着畫。整整打早就走到日午。問也沒人問一聲。心中苦楚。耳又聞得按院將到。滿街報馬與官。往來的不絕。他心口害怕道。我是個女身。脚下走路慢。則可。快行未免有錯。如今街上官府又多。人馬又衆。而且按院初到。不是當要。倘有一

點疏虞。風波立起。不如且回店去。迴避一日。再作商量。遂回身轉步。行至南門。忽背後一人拍拍他肩。道。素梅姐姐。怎麼是這樣打扮。素梅嚇上一跳。忙回頭一看。却是個和尚。頗覺面善。一時再想不起。那和尚笑道。怎就不認得我。我是平莽兒呀。原來莽兒自拐主母事犯。從監中逃出。直至這裏。無所棲身。就投在南門外苦行庵。做了和尚。適纔正去化盞飯。遇見素梅在街上賣畫。他的眼毒。認得女扮男粧。只因是不敢造次。尾在背後。細細瞞看他。左看右看。見他舉趾動步。一發知是素梅無疑。所以放膽叫他。素梅數年不曾被人識破了。今日暮然。平空有人叫他本像。吃這一大驚不小。見是平莽兒。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將一副心事對付他。莽兒見果是素梅。就起好淫之念。打算扯他同至庵中。又恐照顧了衆和尚。沒得到他心上。暗自打算道。待我先弄他上手。然後再帶進庵。他若一心回我。要拒和尚。也就不難。遂誘至僻靜處。一把攙住求歡。素梅竟不推辭。笑道。這所在人趾往來。不當穩便。倘遇着人來。你是個出家人。我是個假男子。豈不弄出事來。同你到我下處去。關上房門。一人不知。倒是穩當。莽兒道。你下處在那裏。素梅道。在府前。莽兒甚喜。放手跟着素梅就走。素梅一路暗恨道。我與這賊前生做下對頭。今生與他一劫罷罷。就不得了。我今日必然是死。且到府門前喊官。誓不與此賊俱生。一頭走。一頭算計。耳中遂聞得喝道之聲。忽聽得傍人喝道。按院老爺來了。還不站開。只管低頭去。到那裏去。素梅聞知。就一手擋着莽兒。避在一邊。不一會。頭行將進。兩邊肅靜。早已過去。許多儀從執事。按院大轎已近。素梅猛然一聲大叫道。救命。

莽兒嚇得心膽皆碎。急得要跑。被素梅死緊扯住。那按院正是琪生。問得有人攔路叫喊。必是急事。就差人押住。將二人帶到察院衙裏。先叫素梅上去一見。已吃了一驚。忙叫至案桌前。分付他抬起頭來。心內大喜。不覺出神。就失聲道。『噯。噯。你莫非連忙又縮住了口。』素梅抬頭見像是琪生。也暗吃一嚇。又不好問。兩下默默無言。你看我。我看你。倒有些趣。一個告的不訴。一個審的不問。各人心裏登時攪亂起來。恨不得起出公案來問他。衙役們看着。又不好意思。只得審問道。『你怎沒有狀子。攔路亂喊。所告的何事。』素梅從實訴道。『小婦人實係不是男人。琪生聽了這一句。正合他癢處。急得抓耳撓腮。含笑問道。這是何說。』素梅將平宅從嫁。自己不從。改扮男粧。來尋丈夫祝琪生。今日遇見平莽兒。要奸淫之事。一一哭稟。琪生已知正是素梅。遂叫莽兒上去。將信炮連打一二十下。忿然道。『你有何說。』莽兒尙欲來左支右吾的抵賴。琪生拍案大怒道。『你這該死該殺的怒才。還不直招。你且抬頭認本院一認看。』莽兒果抬頭一看。認得是祝琪生。嚇得他頂門上走了三魂。腳底下蕩了七魄。半日不能則聲。琪生叫夾起來。又問他買盜扳害。可是你輕手的。莽兒料賴不得。遂將主人遣他行刺。誤殺戴方城。又買盜扳害。落後如何去搶鄒小姐二人。自己如何拐主母犯事。逃做和尚。今日又不合要奸素梅。一一招出。琪生知夢方醒。始知以前情節。素梅在旁也方知琪生就爲此受累。琪生道。『今日真是神差鬼使。叫你犯在本院手裏。明白前事。我也不定你罪。例從寬發落。』只將活活打死罷。欲要掣籤行刑。恐素梅膽小。必中害怕。分差人帶出二門。將莽兒重責一

百板生生斷命。不可使人收埋。示衆。琪生發放已完。遂掩門退堂。差陸珂將素梅悄悄叫進。二人悲喜交集。琪生忙問道。小姐在那裏。素梅重新哭訴前事。琪生聞得小姐又被強人劫去。不知生死如何。琪生也將自己事情。並見詩及到家中。遇蒼頭之事。歷歷告訴。又道。你既送平小姐到嚴家門口。落恁果會開得些動靜麼。素梅道。彼時我就出來。大的平小姐誓在必死。叫我多致意你。教你自保重。切勿以他爲念。琪生哭道。我亦曾去訪他。果然投水而死。素梅聞知。亦心酸大哭。琪生又說。我也曾觀常州關帝廟和詩哩。素梅說。這却又奇了。他既死在我題詩之前。怎和詩又在我題詩之後呢。好不令人難解。二人正在猜疑。忽馮鐵頭怒氣沖沖跑來對琪生道。適聞人說嚴賊事敗。發烟瘴充軍。隨身只帶得一名軍妻。是平家之女。今已到河下。明日動手。我去將平小姐取將來何如。琪生駭異道。平小姐已死。那有此事。鐵頭道。或者傳聞虛的小姐未死。也不可知。琪生又問鐵頭道。你怎得有法子去取鐵頭道。我自道理。管你取得來。就是琪生喜極道。既是不會死。你快些去。務在必取纔好。但不宜聲聞之外。恐礙官箴。鐵頭道。咱家自有制度。斷不令人知道。言罷出來。先去認了舡。買了一包火藥。至三更時分。悄悄去那舡邊放起一包火來。那舡登時大焰。火光灼天。衆人驚慌。俱爬起來。有扯着衣裳。沒有褲子的。有全然摸不着的。有摸着一件。又是別人的一聲喊叫。亂竄上岸。驚動許多人。多來救火。解子又要顧行李。又要顧正犯。那有工夫去照管軍妻。鐵頭雜在人叢裏來救火。衆人之中。見舡上有個標致女人。奔上岸來。忙忙向前。一把牽手就走。

女子見火起。嚇得昏頭搭腦。單顧性命。只認是本船上人來救他。所以頭也不抬。催顧腳底下。只跟着他走。鐵頭帶至無人所在。從襪桶內取出一把刀來。恐嚇他道。你隨到邊遠充軍。有甚好處。好好隨我去。還有快活日子。你若不肯。開開聲兒。就殺了你。那女子忙道。情願隨你同去。鐵頭遂收刀同至城邊。那城門早已大開。却是本衙門官親來救火。故此開的。鐵頭竟將女子帶進察院。全無一人知覺。琪生忙迎出去。看却不認他。心甚索然。對鐵頭道。我說沒有此事。果然有誤。怎麼處才好。素妹出來看見拍手笑道。說是平家之女。原來是平大娘。差到底也。琪生問是那個平大娘。那素梅笑道。就是棗核釘之妻陳氏耳。琪生與鐵頭大笑問道。陳氏因何在此嚴家。陳氏尙要支吾。琪生道。莽兒已被我打死。你直說不妨。陳氏滿面羞慚。料然不能隱諱。只得把罪放在莽兒身上。略略披宣幾句。琪生又問你姑娘生死如何。陳氏却將姑娘不從。投河身死之故。說知。琪生知小姐死作果真。大哭不止。素梅亦是甚悲傷。琪生與素梅叙了兩宿舊情。琪生因陳氏在院。恐人曉得談談。一一發連素梅教鐵頭也。送至常州宅內同住。又囑咐鐵頭就在常州宅內照管。不須又來。鐵頭別了祝琪生。遠二人而去不題。正是

本將攜手同歡樂 只爲官箴又別離

琪生又忙了數月。各處俱已巡到。一省事完。要進京復命。一路無話。不一日到京。而過驛出來。去拜一個刑部侍郎。是他最相契的同年。偶見案頭一張本稿。信手取來便看。起語就是速臬元惡。以防不測事。看

到後邊。却是大盜焦英。綽號紅鬚。速宜正法。不可久滯獄底。以防賊黨窺伺。致生他變。琪生暗道。這人名字。我卻在那裏所見過的。一時想不起來。只管垂頭思索。侍郎道。年兄躊躇何事。想是稿中有甚不妥貼的所在。不妨改正。琪生一心想。口內咨咀道。非也。這還有些古怪。侍郎遂接答口道。這人果有些古怪。據他自供。說替他甚麼。祝恩人報仇。殺了古田縣主。薄棗核釘平裏。或自家甘心受死。坐在獄中納悶。恨官不早些處決他。叫他坐在獄中受悶。你道天下有這等不怕死的亡命之徒麼。故此連弟也在這裏疑惑。心中却有些憐他。你說奇也不奇。年兄反應也知他古怪呢。琪生纔記得是數年前青蓮庵所救之人。暗道他怎曉得我的事。這又大奇。遂勸了人救他之念。便應道。這人與小弟曾有一面。懇年兄怎的爲小弟開豁他纔好。同年道。罪案已定。似難翻改。怎麼處。想了一會道。除非祇有抵換一法。二人再三計較。暗分付獄官將一個多年死囚絞死。却遞個紅鬚身死的報呈。輕輕把個紅鬚救出。帶進琪生官寓。紅鬚一見琪生。喜出望外。踴躍跳道。咱道是那個張爺救我。原來却是恩人。咱不喜得命。倒喜今日得遇恩人。琪生道。何意。紅鬚道。太爺與尊夫人眼也望穿。恩人既做了官。怎就忘却父親妻子。琪生垂淚道。我心幾碎。怎說忘却二字。你想是知道下落。快與我說。紅鬚就把遇雪娥小姐。並劫獄以至殺棗核釘被擒解京之事。從前細說。琪生又悲又喜。感謝不盡。忙問道。老父與那小姐。目今還在何方。紅鬚道。咱解京之時。蒙他二人起來。要隨咱進京。是咱不肯。叫他就住在常州府。想還在那裏。琪生頓足哭道。我也曾在那裏着

實尋訪。怎偏不遇。早知如此。就不做官。只在那裏訪着他相會。何等不好。豈知當面錯過。我真是天地間大不孝。大不義之罪人也。遂呼天大哭。紅鬚勸道。不須煩惱。既有着落。自有相逢日子。明日待咱去接他。到京何如。琪生謝道。多感厚情。生死不忘。二人正在談論。忽一個衙役投送報單。進來道。廣東山賊竊發。連破惠潮二府。官兵殺敗。巡撫陣亡。今又圍困南雄。本府鄭爺百計死守。信息甚緊。方纔又是三報。奏請救兵。閣裏同九卿六部老爺。出了會單。不論文武翰林有司。俱於午門會議。請老爺就行。琪生驚道。鄭兄有難。安可坐視。我當爲朝廷出力。替知以死難。正此時也。遂換朝服。急急進朝。原來嚴嵩拿問。凡事當初被他削逐官員。盡皆起復。鄭飛英也當起復。就選了廣東南雄府知府。帶着家眷赴任。到任纔一月。就被賊兵圍住。屢戰屢敗。外無救兵。內無糧草。破在旦夕。命在須臾。故此差人突圍星夜進京求救。這琪生曉得是他。所以着忙奔到午門。只見衆官會議出一人領兵去前救援。衆人聞巡撫也被殺死。聲勢兇勇。那個敢去。俱面面相覷。各不出言。琪生大聲言道。朝廷高官厚爵養士。原在分憂。今日這等畏首畏尾。俱是坐視累卵。則朝廷要我們何用。今日正是事君致身之秋。卑職雖屬文臣。惹提一旅之兵。解南雄之圍。替君分憂。說罷。遂同衆大臣面聖自舉。龍顏大悅。把御筆欽授廣東巡撫。兼提調各省兵馬都督。又加贈一道御勅。琪生謝恩。連夜帶着紅鬚起程。這番兼管各省兵馬。一路人馬擁護。好不威赫。琪生與紅鬚坐着一大船。這些兵馬執事。却排在岸上。曉夜趲行。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節分解。

第十九節 勦梟寇一士爭雄

(詞曰)巡方纔得返星轡。又把從戎節鉞叨。何苦獨賢勞。不因救友。那得會多姣。

右調菊花新

話說祝琪生自領兵馬出京。一路人馬隨從而行。多美威武。直到常州地界。忙差人往母親處報信。自己隨即上船來與母親道及朝廷又差孩兒往廣東勦賊。則不日往長江過梅嶺關了。一則記念母親。併探父親下落。二則不知鄒平二小姐消息。何如。三則要借馮義。同往廣東建此功業。以報知己。故此由浙江福建而進。但好友鄭飛英被賊圍困南雄。正在危急之秋。望孩兒救。援刻不容緩。就此拜別母親。前去。絳玉素梅輕烟亦來送別。就招了馮鐵頭下船。立刻傳令開行。那些常州府所屬的官員。俱來投手。本候見併送下章。琪生一概不收。但要地方官。極夫多撥幾百名。以便連夜趕行。那些府縣是琪生的舊屬。今又見高陞撫院。且不受一文私禮。豈有要幾名夫不竭力奉承的道理。遂傳各方總甲人等。立刻要擗夫一千名。前往廣東撫院大老爺軍前應用。如違重究。只見里遞火滾。同了差人。各處要夫。誰知祝公與鄒小姐自隨紅鬚起解進京。勸他暫住常州府。身邊盤纏俱已用盡。口食尚且不給。正是走頭無路。忽聽得縣吏立刻裏去。左右鄰皆去。祝公與鄒小姐商量道。我今早膳尚缺。如何得有銀錢。只得自去應個名罷。鄒小姐開說。淚如雨下。便道。公公如此老年。焉能受得這個苦楚。若是不去。地方總甲。又是惡狠狠的。決不肯放過。只得隨在祝公邊。同着扯擗而行。此時琪生正別了家眷。下船。馮鐵頭雖然初與紅鬚相會過。

向日已聞琪生口內贊過。一見自然意氣相投。三人說了些閒話。船已行有二三里。紅鬚忽記起祝公并那小姐。尚無下落。便高叫道。咱有罪了。快放咱上岸去。琪生忙問道。兄要往那裏去。却是爲何。紅鬚道。你道爲何。還是爲你。難道你忘了。合尊并尊夫人麼。琪生道。怎敢片刻有忘。只因軍機緊急。已吩咐家下人多方尋覓去了。如再不見時。待班師之後。仍還要借重。正說之間。忽然岸上人聲嘈雜。其中似有婦人號哭之聲。更覺悽慘。琪生偶爾動念。遂立身往舡窗外一看。但見一老者。打倒在地。一女人號哭在旁。不知其故。連叫差役上岸去問。二人情節回話。差役忙過脚舡上岸。問那老者道。因何倒在此間。那女子答道。我公公是倉來捧矣。因年老行走不快。被夫頭打壞的。差役隨來回話。琪生聽了。復想道。既是捧夫。如何又有一個少年女子隨行之。其中必有情契。你可帶那二人上舡來見本院。只差遂立要拿祝公上舡。祝公決不肯去。那小姐道。公公不妨。待媳婦去哭訴苦情。或者還可出得夫頭之氣。二人隨了差人上舡時。琪生先已看見是父親了。慌忙迎出艙門來。就着父親抱住哭拜道。男該萬死。如何累父親受苦。到這田地。祝公道。這也是我的命運。再不想你改了姓。如何使我尋得着。琪生回身見了那小姐。也拜謝他年來伏事父親之勞。紅鬚馮鐵頭亦過來下了禮。祝公一見紅鬚便問道。幾十從何得放。真喜殺我也。外邊又稟道。知縣鎖夫頭在此請罪。求大老爺發放。琪生聞言。正欲前去痛責他一番。被祝公勸道。他只知趕路要緊。那知你我事。若不是他這一番囉唆。我與你等那得相逢。此係無心之過。饒了他。

罷。琪生領命而出。只見知縣驛丞跪在缸頭上請罪。琪生道：「人夫自當選壯了着役。如何差老弱的寒責。此皆該役朦朧作弊。以後當細心料理。姑且一概不究罪。帶叩頭感謝而去。」琪生進艙來。祝公便問道：「你母親曾下落否？」琪生道：「母親已在此居住。男令奉命討賊。刻不容緩。父親可同媳婦。且與母親暫住此地。待男班師之日。一齊進京。隨叫轎子送太爺小姐到衙。即時點鼓開船。不須半月即到福建。探報日日雖有。琪生又暗差精細軍士前往賊營探其虛實。隨取廣東全省地圖一看。何處可以進兵。何處可以埋伏。何處可以圍困。何處可以屯糧。何處係藏好之所。細細籌畫已定。一入境內。便傳惠在南雄三府地方附近官進見。着他速備糧草。軍前聽用。且不到省行事。病忙整賴兵馬。竟依潮州而進。一邊與焦紅鬚馮鐵頭密議道：「我若先去解南雄之危。恐賊兵全力俱在南雄。急促不能取勝。不若先攻惠潮。他必無備。乘其無備。狠打一仗。則不能全勝。立時恢復二府。諒有二將軍威勇也。斷不輸與他。南雄賊若聞得大兵取惠潮。必將南雄之兵來改惠潮。則南淮不戰而圍自解。我兵那時在。即往南淮會同鄭飛英。再相議滅賊之策。有何不可？」紅鬚道：「恩主事言之有理。以我二人去征惠潮。原非難事。琪生遂擇日祭旗發兵。將人馬分作三隊。前隊以焦紅鬚爲大將。率領一千人馬。密摺以方略先行。後隊以馮鐵頭爲副將。率領一千人馬。亦授以方略。隨行。琪生自領二千人馬。後中接應。并不許一兵沿途擾害良民。奸淫婦女。所過地方。除

狼草應供之外。雞犬不驚。但見

旌旗蔽日

劍戟如林

不數日已到潮州地界。探報稟道：賊兵因文南雄不下，徑將景昌之兵盡去攻南雄。賊了，惠潮二府止存千數老弱兵在內，着他守城池，不可亂動。倘有官兵討戰，速來通報，不可輕出。所以惠潮不能即攻就下。我開城買放薪米蔬菜之外，即緊閉不出。上城守宿不停。琪生聞得此信，果係不差，便對焦馮二將道：「看此光景，只可暗中用以智取，不必交戰。」紅鬚道：「如此毛賊，何須智取？隨咱力量砍去便了。有何懼哉？」馮鐵頭道：「恩主所見極是，倘只固守不出，何時得下？若有妙計，自當領命而行。」琪生道：「別人行兵多以先聲示人，只得三千報稱十萬，使之畏威投順。今番逆賊擅能殺死總督巡撫，連下二郡，正在猖狂得意之際，安能望其投誠？我今寂然而至，略不示以之進勦之威，則城內無備。我今將親勇四十名，隨了馮副將，扮作客商，待午時混進城去，伏至更初，聽城外炮响，便放開城門殺出，與焦將軍合兵殺進，自無不克之理。二人依計而行，果然迅雷不及掩耳，裏應外合。那老鴉兵無從招架，各皆逃生去了。那焦馮二將趕殺了半夜，并無敵手，遂請琪生進城，出榜安民。再將府中倉庫細細查點，一番委任一督糧官，署了府事。次日起兵，竟往惠州。琪生在路對紅鬚道：「此番又不是前日局面了。以前要寂然而至，如今要耀武揚威，大張聲勢，方才有濟。」紅鬚道：「一樣兩府，何故又要變局？」琪生笑道：「賊人必知我裏應外合之計，此番斷忽死守城門，不放面生之人進城，以待南雄救援之兵到來，則此計不行矣。惟四路大張招撫榜文，云我雄兵數萬，戰將百員，已駐于此，憐你輩原係良民，不過爲賊人所陷，若肯改逆從順，一概免死不究，原係守土之官。」

仍還舊職。特此曉諭。速速投誠。此時城內城外已知榜文所諭。那府縣自料力不能勝。即會同總兵官計議道。汝見潮州三日內已被大兵所破。我軍卒微將寡。如何是他敵手。不若明早投誠。還可保我舊職。道猶未了。來報張巡撫大兵已滿山寨野而來。圍困城池。是正是。

一路霜威凌草木 千軍殺氣貫旌旂

守城百姓一見便皆驚倒。就欲開門迎接。適值官軍皆有此意。遂一齊出郭迎接。塘報立即傳進中軍。紅鬚聞報大笑道。好個主帥。料事不爽分毫。果然來投誠了。即便壓軍入城。探其虛實。一面請主帥發放投誠人衆。就在幸中坐下。出了安民榜。查此倉庫錢糧。仍令該屬官軍管理地方。即日拔營往南雄。賊寇已知意潮有失。火速前來。却與大兵途中相遇。不能前進。使札住營頭。就在此決個勝負。琪生來見賊兵到來。即傳令且在此札住。命焦馮二將乘機進勦。那些賊衆見我軍聲勇猛勢。也使胆寒。及至對壘。戰有五十合。殺得紅鬚性發。趕上一刀。賊頭一閃。跌下馬來。被我軍衆捉住。細解轅門。那副將見賊首捉去。奮勇前來。與紅鬚死戰不休。馮鐵頭見紅鬚不能取勝。便躍馬橫槍隨來接戰。直至天色漸晚。各自收兵回營。次早復來討戰。琪生道。賊首已獲。餘該駭散。何以還來討戰。二位將軍今日決要擒得此賊。方可無虞。焦馮二人道。如此毛賊。只須一人殺了。今有我二人在此。怕他飛上天去。不消半個時辰。包管取他驢頭。來獻恩主。就是二人便整頓軍威出戰。只見賊衆不因頭自己已被擒。兵威消滅。紅鬚大聲問道。賊首已被

我拿下。汝等何不早降。可免得一死。那賊將道。主將被擒。我軍中豪杰甚多。難道再立不得一個的麼。衆得誇能。放馬過來。雨下又戰有五十餘合。馮鐵頭在後看清了那賊的刀法。冷地趕上前來。斜刺一鎗。即時跌下馬來。被紅鬚一刀砍死。賊皆落荒而走。焦馮二將儘力砍殺一番。方傳號令。如有感降者免死。你皆倒戈乞命。遂收兵回營。正是

忽聞戰鼓震山林

劍戟交如神鬼驚

黯淡愁雲渾似夢

二雄捉賊顯威名

但見得勝回營。珙生來迎。焦馮二將道。權其大馬。隨往南營。道。鄭飛英探知張巡撫到來。已先出郭跪接。珙生一見。連忙扯住道。弟與兄真情同手足。何必行此大禮。遂請珙生到察院衙門住下。鄭飛英就隨在後。京。珙生也不坐堂。扯住飛英手往內使走。二人坐下。飛英深深又打一躬。感謝道。自被賊兵圍困數月。料無生理。忽然解散。深爲詫異。又聞張巡撫親來進勦。誰知就是台兄。若非台兄雄鷹。弟焉能有今日之重生。莫大之恩。何時可報。日來老伯伯母與尊嫂還是在府。還是在京。珙生道。承蒙及老父老母弟真名教中之罪人。自被平賊遇害。俱各流落天涯。一直至巡方之日。始接老母奉養。老父是行兵路過。至今未及兩月。至子家室的一事。尙未有期。飛英道。若未曾恭喜。弟借爲兄作月老。何如。珙生道。這又不敢當。有的了。但不能全美耳。飛英道。何爲全美。何爲不全。珙生笑道。這難盡說。弟因潘佛會捨得鳳釵。與鄒小姐有約。吾兄所知者也。然後又有子婉如小姐之約。不料默兄君贊。竟將妹子送入樁門。小姐

爲我守節而亡。至今懸懸。飛英道。台兒既知平小姐已死。何不再續膠。琪生道。還有一疑案未釋。弟在常州府關帝廟。見婉如詩一首。又像未曾死的。故此還要細訪。飛英道。台兒果有心于他。亦是一件易得的事。遂作別回署。說小姐出來道。恭喜祝琪生已做本省巡撫。因勦賊至此。少聞琪生來拜時。你可相與會。婉如道。聞記巡撫張的。廣東抑是有二姓巡撫麼。飛英道。巡撫只得一位。祝兒。知有兩姓。小姐不必多疑。待他來時。自見分曉。一面分付整備筵席。道猶未了。衙役飛報。巡撫張老爺已到門首。飛英連忙迎接進來。琪生下了轎。就往內衙便走。飛英仍要行屬禮。琪生笑道。若要行此禮。我要不該來看。是下。遂扯飛英手一同坐下。茶罷。琪生即問道。兄所說平小姐。果還在麼。可以通復一信否。飛英道。信是容易通信。但聞張宇便不通了。台兒若真心念他。弟之月老。定得做成了。連忙請小姐出來。此時平小姐在內。已認得果是祝郎了。聞請相會。連忙出來。琪生一見。果是婉如。雨下悲喜交集。飛英就將投河源由說明。琪生成謝不盡。方纔商量奏凱還朝之事。遂將地方政事交轄部院掌管。把鄭飛英亦叙有軍功。邀他同行。一路地方文武護送。一日到京。上本候旨。榮封。且看下節分解。

第二十節 酬鳳釵五鳳齊鳴

(詩曰)一番離別一番逢。轉眼當年似夢中。終是金釵作巧合。大家齊謝鳳頭翁。

再說琪生修起本章。將陷軍囚了賊首。着兵防護。先解京。又着紅鬚與鐵頭至宣州宅內。內信。然爲帶

領婉如。飛英領着家眷。另備一舡。也問起身。一路逢府逢縣。官官遠接。送禮請酒。起夫馬。備供應。熱鬧不過。一日已到常州。飛英自泊舡馬頭。琪生却坐着獻轎。八抬八插。前呼後擁。來到宅中。拜見父母。與鄒公雪娥小姐。領着素梅輕煙絳玉也相見過。又有韓氏與陳氏也過來拜見。琪生就着人打轎將婉如小姐接至。婉如先拜見公婆。與鄒公又與衆人相見。絳玉見了小姐。喜從天降。二人互相眼淚。絳玉要行婢子禮。婉如垂淚不肯。也以平禮相見。婉如又向陳氏洒了幾點淚。次日飛英也上來拜祝公與鄒公。留住飲酒。自不必說。琪生遂擇日就將韓氏配了紅鬚。陳氏配與鐵頭成親。各官粉黛奉贈。韓氏錯賜處防賢德。陳氏那念也。發真節。這也是近來者。近墨者黑。天理至然耳。祝公與和氏夫人相敘道。孩兒媳婦俱各長大。不若過個黃道吉日。與他成了親。一同進京。豈不更妙。老夫人甚喜。擇了吉期。就與紅鬚爲雪娥小姐之媒。却與鄒公主婚。央鐵頭爲婉如小姐之媒。就是飛英與陳氏主婚。琪生與二位着人成其花燭。次日又是鄒公飛英二人替素梅輕煙絳玉三人爲媒。立爲側室。素梅輕煙却是鐵頭與陳氏主婚。絳玉却是紅鬚與韓氏主婚。這兩日連鄒飛英家眷也接上來。大吹大擂。好不熱鬧。好不風騷。只便宜了一個琪生。如此前苦後甜的光景。是怎麼個模樣。

第一夜與雪娥小姐成親

鐘鼓喧闐琴瑟調

關雎賦罷賦桃夭

袵衣在昔開雙嫁

銅雀而今鎖二喬

第二夜與平婉如小姐成親

樓上紅絲鴛月繫

門前金樹倩花邀

仙郎得意翻新樂

不擬周武與舜韶

琪生連日新婚。樂而忘返。那些遠近官員。登門拜賀。連絡不絕。門口竟擁擠不開。不消細說。一日婉如小姐將出鳳釵對琪生笑道。他真你我的媒。如今該酬謝他了。琪生就笑向雪娥小如道。這鳳釵原是你的。那知竟與我斂了兩次冰。人先暖你。後暖平夫人。又笑指素梅三人道。且搭上這三位星君。其功甚大。當封他個什麼官職。五位大小夫人齊笑。雪娥他取出琪生舊日所題汗巾詩句。還他。琪生看了。忽想起廟中之詩。對他五人道。你我六人俱遭一番磨難。却俱在關帝廟題詩。今日復入空聚。豈非神聖之力。還皆齊去拜謝。才是。輕煙接口道。果然神聖顯應。妾與婆婆當時進退無門。欲尋死路。求得一籤。妾還記得。是第十三籤。詩上道。彼央此去兩相迎。咫尺風波淚滿襟。休道無緣鄉夢永。心苗直待錦衣歸。恰好我與婆婆同那馮義士要往呂城。纔得出門。你就到廟中。這是頭一句已應。我與婆婆出廟門時。就遇着那無賴公子窘辱。第二句又應。直待你能做官。方得重逢。又應了後邊兩句。這籤詩句句應驗。豈不是關帝感應。琪生道。若說起求籤。我舊日在家中。也于關帝廟求一籤詩道。勸君莫坐釣魚磯。直比生涯信不乖。從此頭頭聲價好。歸來方着桂添肥。神聖叫我莫坐在家裏。快些進京。果然進京就中。兩次出差。却遇着爺娘與你五人。豈不句句也應。絳玉也道。我那日同韓大娘還愿。自心暗祝神聖。說若與你有重逢之日。神帳飄

起三次。纔祝完。神帳異然風飄三次。今日果聚一次。豈不也應驗了。衆人驚異。齊道。既如此。不可不去拜謝。就是明日去罷。琪生又道。金鳳釵是我撮合。夫人不可變污。明日何不備下香燭紙馬。大家送他到關帝廟供奉。使他日受香燭。千年不朽。以報他作媒大恩。數人默然。次日果備了許多牲醴。一二十乘大轎。三四十乘小轎。一齊俱到馬頭上。關帝廟中衆和尚出門跪接。琪生領着許多人進廟拈香。取金鳳釵將拜匣盛好。雙手捧着供在神案之上。大家拜他兩拜。分付和尚好生看守。後來這金鳳釵竟做了山門傳世之寶。如今尚在雪娥小姐處。我當初畫的那一幅觀音大士。不知可還在家麼。琪生道。向日我與岳父在家看見。還是好好的掛在房中。可惜不曾差人請來。今日一齊供養。我與你望空拜謝罷。遂同向空中拜了四拜起來。祝公與鄒公飛。紅鬚馮鐵頭一班男人。都到兩廊遊玩。和氏老夫人倍着飛英家眷。並韓氏陳氏一班女客。在後殿隨喜。琪生却攜了雪娥小姐。婉如小姐。與素梅輕煙絳玉五位美人。到前殿來看舊日詩句。只見那詩句俱是紅紗罩好。看上半點灰塵也沒有。止不得舊時那樣冷落。却是這些和尚曉得巡撫老爺與五位夫人之筆墨。遂將牆上搨得干干净净。用數丈大紅好紗糊成方架。將詩句粧好。琪生與衆位夫人將紗架揭起。見詩句宛然。字跡仍舊。琪生與五位夫人將念了一遍道。

竟盡天涯何處着

恍恍姑息向誰啼

若還欲問題詩女

便是當初花底送

不記當年月下事

緣何輕易向人啼

若能萍帶逢聊日

可許蕭郎續舊迷

定海鄒氏輕煙題

又和一絕

孤身浪跡倍悽慘

恐滯鶯聲不敢啼

腸斷斷腸空有淚

教人終日被愁迷

定海琪生和題

超超長路弓鞋綻

妾爲思君整日啼

予抱丹青回日改

前行又恐路途迷

定海鄒氏素梅和題

一人候門深似海

逢宵挨盡五更啼

知君已有知心伴

愚負柴門煙霧迷

定海平氏絳玉和筆

身在東吳心在越

滿天霜雪聽烏啼

近來消瘦君知否

始悔當初執看迷

定海平氏婉如步和

父逐飄蓬子浪跡

班衣翻做楚猿啼

柔腸滿注相思淚

只爲痴情妾自迷

定海鄒氏雪娥泣和

一。遍。琪。生。復。又。重。新。再。看。向。輕。煙。道。我。那。時。詳。你。詩。意。却。疑。你。另。適。他。人。那。知。爲。我。老。母。致。你。一。番。梅。詩。道。彼。時。却。不。知。你。改。粧。賣。畫。直。到。定。海。家。裏。遇。老。蒼。頭。告。訴。方。才。知。道。看。絳。玉。之。詩。那。時。